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项目 (AoE/H—01/08)

“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漕运史视角下的江南”

工作坊手册



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2015 年6 月20—23 日

江苏扬州·镇江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
计划项目（AoE/H—01/08）“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漕运史视角下的江南”
工作坊手册**

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2015年6月20—23日
江苏 扬州·镇江**

“漕运史视角下的江南”工作坊活动日程

6月19日

报到地点：扬州迎宾馆（扬州市邗江区瘦西湖路48号）

线路选择：①下午2点，南京禄口机场，有专车迎接

②镇江高铁南站，从附近的镇江南徐汽车站乘大巴前往扬州

③乘火车、汽车或飞机直接抵达

联系人：吴滔（13711165755）、于薇（13928840031）、金子灵（13826495182）

6月20日

8:30—9:00 开幕式（主持人：谢湜）

科大卫教授致辞

刘志伟教授致辞

吴滔介绍办会宗旨

9:00—10:30 第一场讨论（主持人兼评论人：张侃）

赵思渊：清末常熟漕粮征收中的士绅与“士气”

胡铁球：歇家与漕运

周健：折征与海运：19世纪江南的漕务变迁

凌滢：运河、湖田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对地域社会的影响

张笑川：运河钞关与明清浒墅镇的发展

10:30—10:40 茶歇

10:40—11:40 第二场讨论（主持人兼评论人：贺喜）

金子灵：漕河与盐河——扬州水道概况

阮宝玉：转般半天下：盐漕视角下的仪征

张程娟：漕运起点：明清瓜洲的闸坝兴替

张叶：江南漕粮北运的另一选择：白塔河的兴废与商贸发展

11:40—12:10 圆桌讨论（引言人：郑振满、赵世瑜、科大卫、刘志伟）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6.20 (六)	上午	“漕运史视角下的江南”研讨会	扬州迎宾馆
	下午	考察瓜洲古渡、高旻寺、古邗沟	扬州市邗江区 瓜洲镇
6.21 (日)		考察镇江西津渡、金山寺、焦山	镇江市
6.22 (一)	上午	参观仪征博物馆、考察仪征鼓楼、天宁寺塔、古清真寺、拦潮闸遗址、两淮盐务总栈旧址	扬州市仪征市
	下午	考察平山堂、大明寺、普哈丁墓、运河文化公园	扬州市区
6.23 (二)	上午	考察嘶马牌楼街、关帝庙、五圣庙、圣容禅寺、嘶马通江闸、大桥镇白塔河	扬州市江都区 大桥镇
	下午	考察邵伯镇及其船闸	扬州市江都区 邵伯镇

目录

第一编 图录.....	5
一、当代扬州市及周边区域地形图.....	5
二、民国扬州府图.....	6
三、1935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局部）.....	7
四、当代扬州市区地图.....	8
第二编 扬州.....	9
一、瓜洲镇.....	9
1、舆图.....	9
2、概况.....	10
3、现存遗迹.....	11
4、资料汇编.....	12
二、仪征市.....	18
1、舆图.....	19
2、概况.....	24
3、现存遗迹.....	25
4、资料汇编.....	26
三、大桥镇.....	33
1、舆图.....	34
2、概况.....	35
3、现存遗迹.....	36
4、资料汇编.....	37
四、邵伯镇.....	39
1、舆图.....	40
2、概况.....	41
3、现存遗迹.....	41
4、资料汇编.....	43
附录一 刘文淇《扬州水道记》卷二	
附录二 郭子章《仪瓜工部分司志》	

第一编 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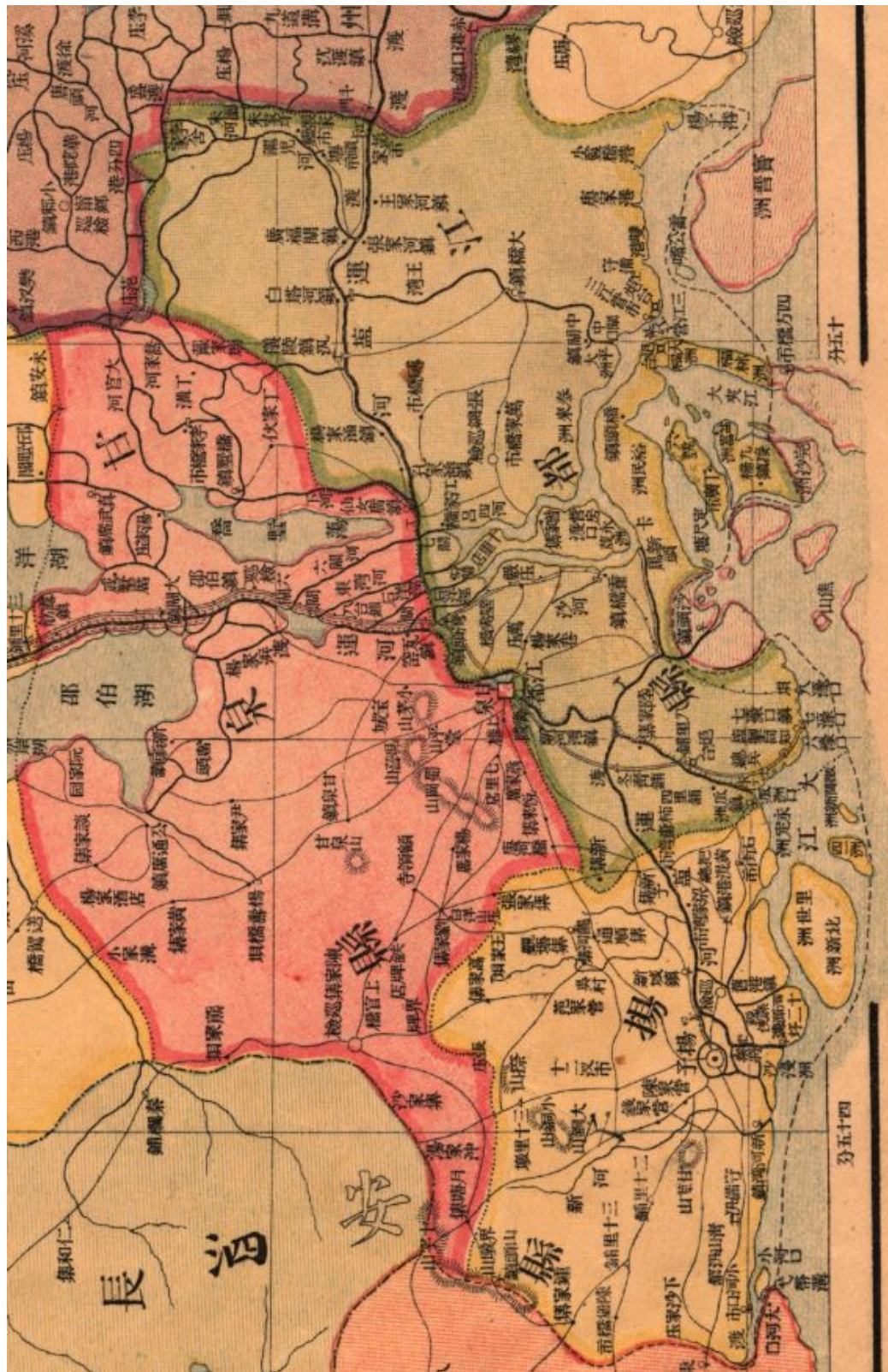
一、当代扬州市及周边区域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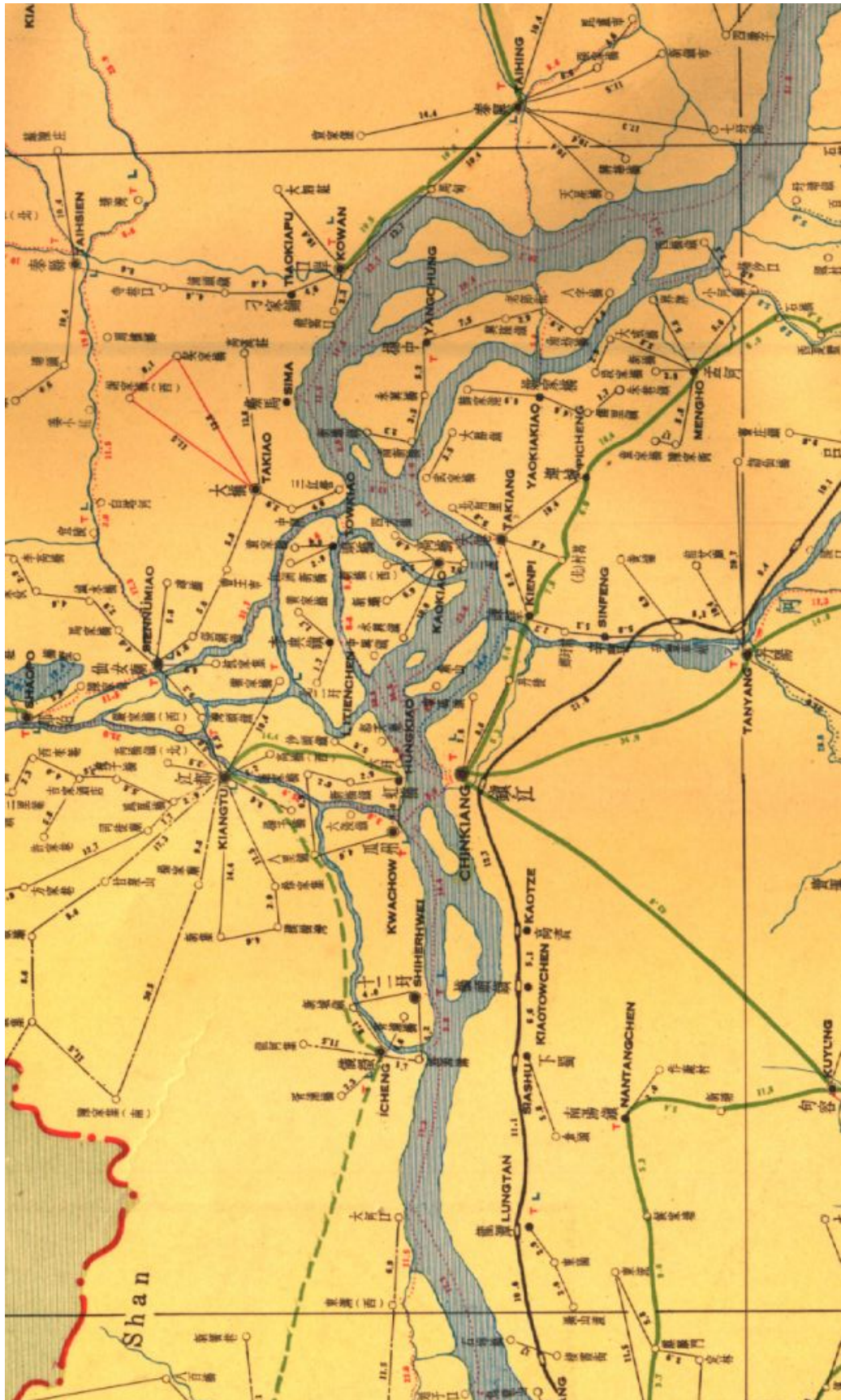
按照日程，我们将去的地点有：

- 6月20日：①邗江区瓜洲镇
- 6月21日：②镇江市
- 6月22日：③仪征市区
- ④仪征市十二圩
- ⑤扬州市区
- 6月23日：⑥江都区大桥镇嘶马社区
- ⑦江都区大桥镇
- ⑧江都区邵伯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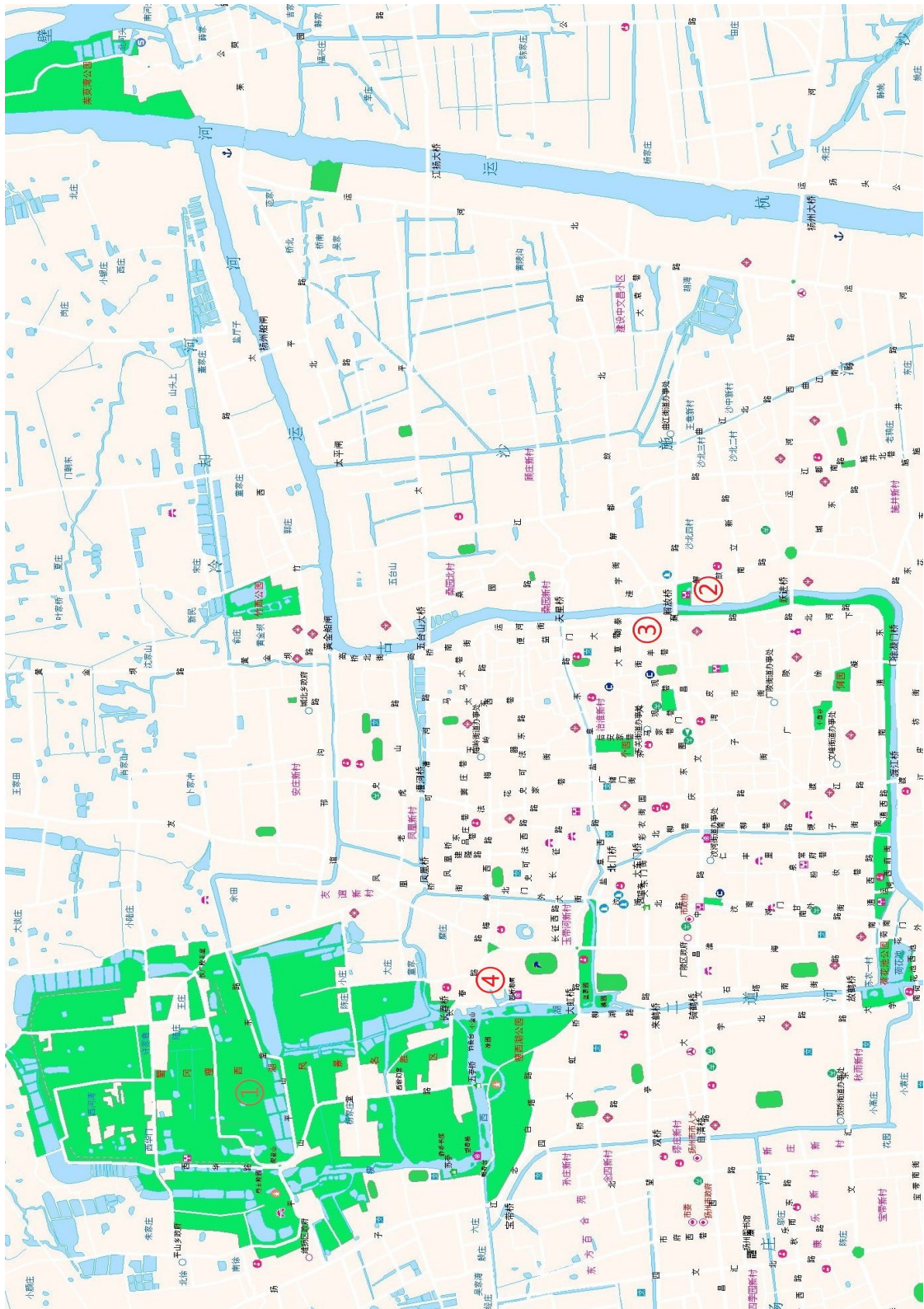
二、民国扬州府图



三、1935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局部）



四、当代扬州市区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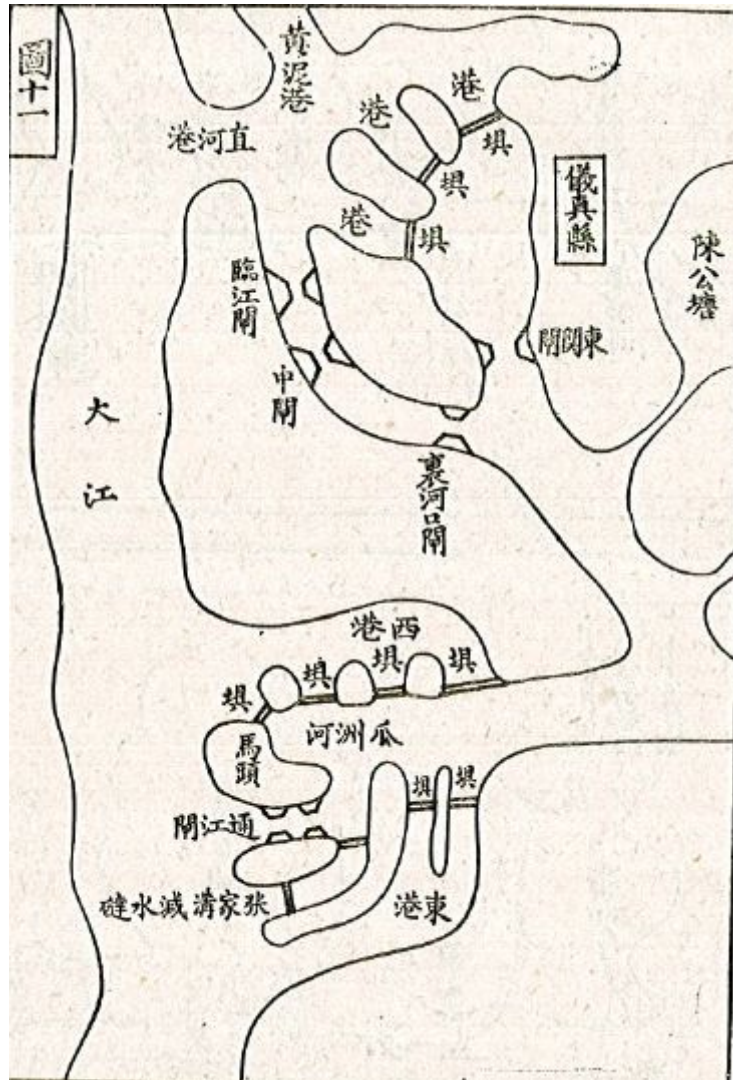
我们将去的地点有：①平山堂、大明寺；②普哈丁墓；③运河文化公园
(④扬州迎宾馆)

第二編 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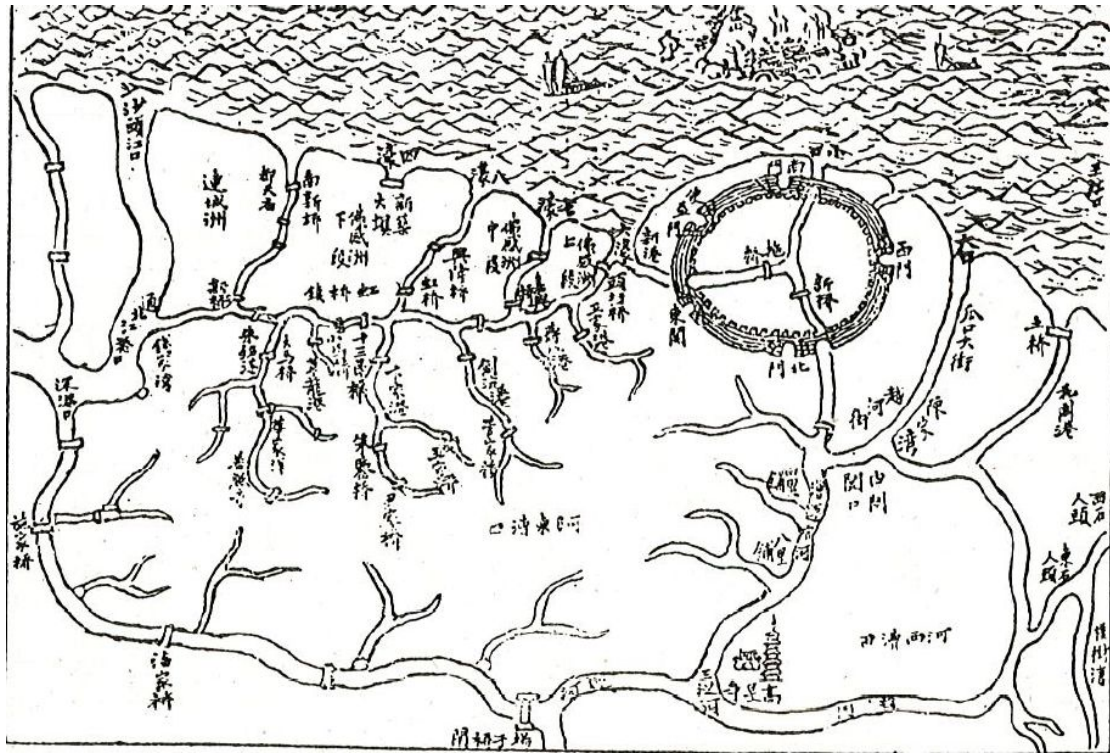
一、瓜洲鎮

1、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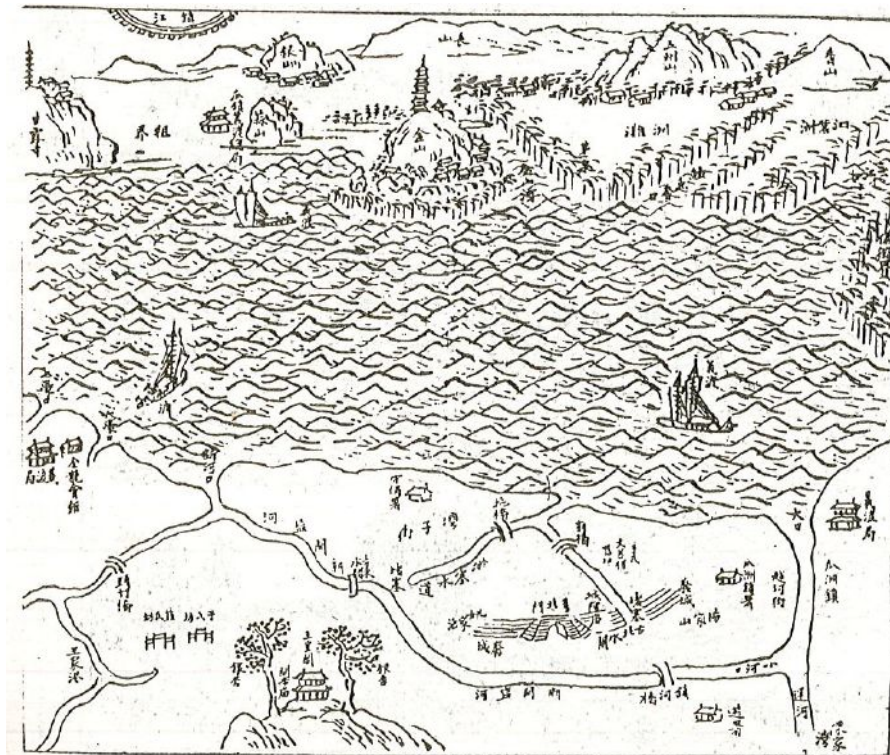
瓜儀閘壩圖（《漕河圖志》圖十一）



瓜洲全境图（民国《瓜洲续志》）



瓜洲坍余半城图（民国《瓜洲续志》）



瓜洲坍餘半城圖

2、概况

瓜洲镇是历史文化名镇，隶属于扬州市邗江区，地处长江北岸、古运河入江口，是历代联系大江南北的咽喉要冲，北望扬州市，南与镇江市隔江相望，与对岸镇江的西津渡同为古代航运交通要点。

瓜洲始于晋，盛于唐，素有“江北重镇”、“千年古镇”之称。南宋乾道四年，瓜洲开始筑城。明代，在瓜洲设置了同知署、工部分司署、管河通判署，嘉靖年间为抗倭筑瓜洲城。清代设瓜洲巡检司署、操江都御史行台、都督府、提督署等。康熙末年之后，长江北岸开始不断坍塌，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瓜洲全城最终全部坍入江中。民国初年，兴建新城，即如今的瓜洲镇。

瓜洲镇镇域面积 46.18 平方千米，人口 5.8 万人，镇区沿古运河两岸依南北向布置。瓜洲镇辖 11 个行政村：瓜洲、冻青、红庙、运西、明星、蒋庄、东石、戚桥、建华、鞠庄、军桥，和 3 个社区居委会：陈家湾、四里铺、西八里铺。

3、现存遗迹

（1）高旻寺

现位于扬州市南郊古运河与仪扬河交汇处的三汊河口（江苏扬州市邗江区瓜洲镇冯巷村三汊河），是驰名中外的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一。它与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全称我国佛教禅宗的四大丛林，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而且影响远及东南亚各国。1983 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正式将高旻寺列为全国重点寺观之一。传高旻寺创建于隋代，屡兴屡废，且数易其名，清初重建为行宫。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康熙第四次南巡扬州时，曾登临寺内天中塔，极顶四眺，有高入天际之感，故书额赐名为“高旻寺”。康熙第五、六次南巡，乾隆的六次南巡，均曾驻蹕于高旻寺行宫。

今寺庙山门嵌有康熙手书“敕建高旻寺”，汉白玉石额。现存建筑有老禅堂、念佛堂、藏经楼、玉佛堂、西楼、水架凉亭和寮房等。1990 年新建禅堂一座，高 18 米，呈不等边八面体近圆结构，建筑面积 365 平方米，外观雄伟，内室宽敞，集古今建筑特色于一炉，系香港陈鸿琛居士投资 50 万元兴建。缅甸洞缪观音寺住持惟静法师赠送坐式、卧式玉佛各一尊，为古刹生辉。于 1996 年 6 月全部完工的大雄宝殿，长 40 米，宽 33 米，高 30 米，面积 1320 平方米，气势不凡。

高旻寺面积 147000 平方米，寺内主要建筑为大殿五楹，殿后左右建御碑亭二座。再后为金佛殿，后院内为天中塔和藏经楼、念佛堂等建筑。以上建筑多数为同治到光绪初年建。中轴线上四进，从北朝南，中轴线外七座建筑，均为 20 世纪 90 年代重建。清遗物尚存二碑。王羲之心经碑，位于高旻寺接待室前，原碑首、座已佚，碑身高 0.86 米，宽 0.34 米。

高旻寺内现存吴惟华《天中塔碑》，碑立于清顺治乙未（1655 年）秋九月，碑方首抹角，方座，通高 1.95 米，宽 0.95 米，右下角略有残损。高旻寺内天中塔落成，捐资建塔者吴惟华立碑。吴惟华，顺天人，明末诸生，降清后封恭顺侯，官至户部右侍郎，碑文《天中塔记》为吴惟华手写草书，竖排 12 行，满行 25 字。

（2）瓜洲古渡

位于扬州城西南，瓜洲古运河入江口。唐高僧鉴真曾三次从瓜洲渡口入江东渡日本；宋高宗赵构于扬州南渡临安时，也从瓜州古渡渡江。清康熙、乾隆南巡，往返均经瓜洲古渡。

清光绪年间，因瓜洲城坍入长江，而使古渡消失。瓜洲古渡口还有杜十娘沉百宝箱的故事流传，“沉箱亭”位于古渡公园园区西南角。1980年，为了纪念鉴真东渡，在今瓜洲闸区小岛南端立“瓜洲古渡”碑。“观潮亭”位于古渡公园山岗之巅，高12.8米，分三层，南眺可将镇江的金山、焦山、北固山尽收眼底。

（3）其他现存遗迹

瓜洲乾隆御诗碑：石碑原置于瓜洲镇实验小学（原来锦春园遗址内），后移至宝石工艺厂，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立。碑高0.98米，宽2.25米，厚0.33米。右上角缺损。碑边线阴刻，饰以八龙戏珠图。诗文行书阴刻，竖排14行，70字。有御印两方。乾隆帝第三次南巡，途经瓜洲，游私家园林吴园，盛其景，赐名“锦春园”，作锦春园即景一首，园主勒石建亭供奉，咸丰年间园亭俱毁。（原为大观楼，明万历江防同知邱如嵩建，至清代，大观楼为徽商吴家龙别墅，取名“吴园”，乾隆南巡，改名“锦春园”，咸丰年间，锦春园毁于兵火，碑尚存）。

瓜洲镇新庵碑：置于瓜洲镇瓜洲村沙田组，清康熙四年（1665年）修建新庵时立。碑高1.85米，宽0.85米，刻有“瓜洲镇新庵记”和“新庵记碑”两篇，《瓜洲续志》全文记载。

4、资料汇编

（1）高旻寺

《高旻寺碑记》康熙四十三年

茱萸湾者，乃维扬俗称宝塔湾也，居三岔河之中，南眺金焦诸峰，北枕蜀冈之麓，足为淮南胜地，凡上江由仪征，下江由瓜步，至此皆会归运河，而北上也，朕比岁以来，躬临河干，咨询经画者屡矣，每抵一处，未尝不怀保编氓，施惠工商，故两淮盐课，永减额征，停输赢羨，又闻往来迎送，费用私派者甚巨，特颁严旨，尽为禁止，从此商民得以安席，渐皆获所，则朕之巡幸者少有益乎。朕三十八年，奉皇太后銮舆，偕行晨昏侍养，视河既毕，勉从舆请，济江而南，周览吴会民生风俗，见茱萸湾塔，岁久寝圯，朕欲颁内帑略加修葺，为皇太后祝厘。而众商以被泽优渥，不待期会，踊跃赴公庀材协力，惟恐或后，不日告竣。旧刹式廓鼎新，庄严宏敞，兼以翬飞杰阁，凭高四眺，临大江通南北，因书额赐之，曰高旻寺，勒文于石，垂示久远。惟是雨暘应时，河海清晏，一时其臻于仁寿之域，斯四十余年，宵旰勤民之念，所厚期也，即此塔工葺事，具见群情爱戴之谊，出于至诚，是亦有不可泯者，爰为书之以志始末云。康熙四十三年秋九月重阳日书。（《两淮盐法志》卷八《王制门》）

高旻寺，在城南三岔河西岸，有塔曰天中，康熙三十八年，圣祖仁皇帝赐御书。四十二年淮商恭建行殿，翠华临幸，赐御书扁，复撤大内所金佛，遣学士高士奇等赉送于寺。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先后叠赐诗文法物，雍正八年众商重修，九年置田，收其岁入资香火，十一年修其塔，及十五楼、五云楼。高宗纯皇帝六次南巡驻蹕，历赐诗章联扁法物。嘉庆六年，运使曾燠请于盐政书，鲁重修碑亭前后殿，及实塔照壁。同治间绅商捐资修葺。（《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五十《杂纪门》）

谨案高旻寺行宫，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天宁寺行宫建于乾隆二十一年，法驾驻蹕，先莅天宁，今首高旻者以先经圣祖仁皇帝临幸，高宗纯皇帝法祖所自始也，盖不以恭建之先后

为次序云。高旻寺行宫，在城南十五里，茱萸湾寺额、塔额皆圣祖仁皇帝御赐，高宗纯皇帝六次临幸。（嘉庆《扬州府志》卷四《巡幸志四》）

高旻寺，安江门外十五里，三汊河西岸，有塔名天中。国朝康熙四十年，两淮商人于寺内建行宫，翠华屡幸，龙象增辉，宝翰奎章，千龄永镇，详见巡幸志。（嘉庆《扬州府志》卷之二十八《寺观志一》）

高旻寺，在南门外三汊河西岸，寺有天中塔。国朝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御书赐诗绫一幅，四十二年，两淮商人建行宫，赐辛驻蹕，御书赐高旻寺额，又云表天风塔额，后复撤大内所供金佛，遣学士高士奇、内务府丁藻保赉送于寺。四十四年，御书赐龙归法座，听禅偈鹤，傍松烟养道心，又殿洒杨枝水炉焚栢子香二联。四十六年，御书塔图并晴川远适、菴荫轩、禅悦、凝远四额，又赐临米芾书《桃源行》手卷一轴，春日诗一幅，诗扇三柄，金刚药师经各一卷。（乾隆《江都县志》卷之十七《寺观》）

城南近郭各地义阡共十三所

桂花村地一坵，归高旻寺僧管理。初六濠口坍卸滨江一带，棺骨暴露，经地方官筹款僱夫，检拾遗骨，迁葬于此，海州分司徐绍垣亲往督工，并建幽冥所，设立牌位，捐置祭田，扬州知府程仪洛有示勒石。光绪三十三年尹绅捐助经费，置南乡焦姓田十五亩，又刘恒丰布施机家桥田十一亩六分，每岁所入作为修理祭费，仍归高旻寺僧管理，稟请扬州知府袁给示勒石。白骨塔，在桂花村义园南，光绪三十年高旻寺僧惟宝募，邑人刘世廉，陈德椿等捐资建筑，塔中所藏，系人畜禽三种骷髅羽革。（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卷二下《建置考下》）

放生河，即三汊越河，在高旻寺对岸。

乾隆《县志》：三汊越河在三汊河迤上，乾隆五年总督河道高勘发库帑，委江都县承挑长五十一丈。嘉庆《续志》：三汊越河，乾隆十五年闭，仍开高旻寺前旧河行漕，其越河中的一湾，筑塞两头，为今高旻寺之放生池即此。（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卷三上《河渠考上》）

高旻寺，在南门外，三汊河西岸，为扬州八大刹之一，寺有塔曰天中，顺治间南河总督吴惟华建。有碑记二通，康熙三十八年，两淮盐商捐金重建。四十二年建行宫于旁，名曰茱萸湾行宫，一曰培湾行宫，御书赐高旻寺额，云表天风塔额，仁庙纯庙，翠华屡幸，宸翰奎章不可殫纪，见旧府县志巡幸志。道光二十四年，塔燬洪杨劫火，寺亦燬。同治间寺僧严明及其徒理伦相继建复。光绪中叶，僧月朗复增拓之，并建御书楼二层，其未复旧观者，仅天中一塔耳。李斗《扬州画舫录》言：寺僧照月守律，戒阐宗风，与无锡南禅寺僧静菴称为南静北照，规制之严，至今未替。寺多名人碑碣，兵燹后多残缺。（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卷十二《寺观考》）

吴惟华《天中塔记》 顺治十二年

清朝吴惟华题书天中塔碑叙

伏以迦文理邃，摩宝辉腾，教起西方，化流中夏，人天瞻仰，恒思满月，金容神圣，皈依实睹，青莲妙相。九部十二之真言，尽撰述而秘藏，龙藏八万四千之舍利，虽灭度而留散，娑婆弟子华自兜率降生灵鹫受记以来，心遵释法，志切宗源，念尘劳之最苦，痛业障之难消，终日惭愧，竟夜提撕望切，慈光照覆，拔有漏之凡躯，甘露频霖，超无量之浩劫，从来佛法难闻，佛恩难报，尘缘缚体在尘，而离尘幻海漂萍知幻而不幻，五十载拟心已差二六，时动念即忏知有作之法，非实相之真，追思多宝佛之分座，听法岂是无因阿育王之全力瞻承故满

斯愿。弟子华不虑世途有阻，宁肯鞅掌相羁，于辛卯之春，在维扬之境，特购地亩，欲建浮图，一则补造化之缺陷，一则完夙生之本怀。筑基培地，九龙之势少纾锁水关风，三汉之流渐缓，故尔鸠众捐金，宝莲从地涌出，驱神役鬼，舍利自天飞来，竟七级而合，尖周四年，而功毕，将见广荫慈云，则国无兵戈之扰，普施法雨，则民无旱潦之灾。巍巍梵宇，矗尔香台，苾刍僧观心入定，雪飘禅院，水晶宫阿罗汉杖锡，遥临月挂树梢，如意宝阐明佛性开众生本有之源，直悟涅槃，合如来归宗之妙兹也。江北之区，转杀戮而弦歌人文由之蔚起，化饥馑而丰稔，则财用自此余饶，民歌化育，国庆升平，更使枉狱之冤魂听钟声以解脱，沟渠之饿鬼受施食以超生，仰仗神力之大，觉天人而共证，菩提再邀威德之弘拔幽明，而同登彼岸，通身拟白毫之光，极顶严紫金之像，万亿万年而不灭，照三千大千而无遗。

顺治乙未春二月吉日，时雨霁初晴，天光爽朗

调御子吴惟华薰沐题书

吴惟华《天中塔后记》

嗟哉人事之不齐也，七省东吴，虽接触舳之缆数区，淮海多成水涝之乡，嗷嗷黎庶因改折而少苏，汹汹朝臣构流言而致毁，所以九级浮屠之建功，……古今相移道乃天一，致捐金赍宝，诸商人何吝施财运水搬泥，群庶无妨舍力且道作么。生是无缝，又作么。生是玲珑，岂得无缝。无缝却是……予谨此发心供养，顺治十二年乙未秋九月重阳后六日

(2) 瓜洲古渡

瓜洲渡，在瓜洲镇渡口，与镇江相对，江面周二十里。

义渡，在由闸关。

中摆渡，在北门外。

杨家渡，在杨柳港口。

余家渡，在新桥东。

姚家渡，在南水关侧。

头闸渡，在西门外。

海西渡。（以上见前志，久坍入江）

扬子桥渡，在城北，旧设船一。乾隆四十年，民人孟联芳募修，岁给银十二两。

瓜镇义渡，设大口，详载《衙署》义渡局下。

吴公渡，一在大河口，一在火星庙，一在陈家湾，一在接官厅，一在四里铺。

运河旧渡，一在八里铺关帝庙北，一在六浅镇，一在八里铺镇南，一在三汉河关口。

瓜关渡，在三汉河关口。

高旻寺渡，在寺旁放生池河边。

（民国《瓜洲续志》卷一《疆域》）

《瓜洲西津渡重建马头石堤记》 胡澐

扬子大江自岷山道巴蜀，过九江势已弥漫，至扬州镇江之境而益浩瀚滋大，渊深莫测。瓜洲西津渡在扬州江都县南三十里，与镇江京口相对，古有马头石堤，莫详所始。盖江中之潮盈缩有时，盈则舟可附岸，缩则舟胶于涂，去岸且数百步。马头石堤出于江中，以为登涉者之便，固不可无者也。岁久堤坏，凡登舟者遇潮缩，必解衣徒跣，提携负担于泥淖中。坏堤之石散列浅水，舟行弗戒，辄言触损之患。况兹渡实东西要津，凡两浙、甌闽入京者必由于此，而京口细民以负贩为生者，毕集瓜洲，旦暮往还，无顷刻之隙。江面险远，风涛莫测。曩昔附江趋利者徒为轻舫以济行旅，中流遇风泊覆溺死者岁常以百十计，叫号于江许者无日无之。

宣德八年，左侍郎庐陵周公恂如巡抚江淮，悯人病涉，始措置区画，鸠集匠料，造巨舰二支，以为渡舟。每舰可容五百人，令有司选善操舟者四十人籍为渡夫。前之轻舠逐利之人自是屏去，十余年间无一人溺者，往来称便。惟马头石堤因工力浩大，欲重建而未果。

正统九年，瓜洲镇士民赵珣廷瑞仗义轻财，奋然告于众曰：“巡抚大臣暂经此处，尚能悯人覆溺，造巨舰以济渡，吾侪世居此镇，目击石堤之坏与往来者之病涉，安可坐视而无恻隐之心乎？况吾于永乐宣德间以公事历西洋诸蕃，涉京波之险者三次，往返无虞。且年踰五十未有嗣，而天与一子，此皆出于望外，盍相共成此隄，以答神天之赐，以愜巡抚大臣之志乎。”众皆曰“善”。廷瑞首捐白金三百两以购石材。周公闻之，亟以其经略公用羨余之钱二十万补其费。扬州知府韩侯弘率其僚佐及江都县之长贰各捐俸资，广集工役，以助其不给。经始于正统十年正月，落成于十一年十有二月。堤长三百二十尺，广三十六尺。用石以丈计，三千三百二十有八，石灰以石计，一千三百，木以株计二千三百四十五，铁三千四十斤，僦工之钱一十五万六千四百有奇。堤成，完密坚致，往来行旅免徒跣泥淖之苦，罔不欢悦称便。廷瑞乃覆以周公之命，于堤岸之上建高楼五楹，以为行者休憩之所，而周公扁之曰：“江淮胜览”。……

（明·王琮《漕河图志》卷六《碑记》）

江淮胜览楼，在瓜洲镇，明正统十三年侍郎周忱建，尚书王英为之记

《江淮胜槩楼记》 王英

正统十三年戊辰冬十月，予陞秩尚书，赴南京，过维扬。知府韩侯语予曰：“瓜洲江淮胜槩楼，工部侍郎周公作也。肇工岁丁卯秋，踰年而成。瓜洲东南大镇，闽、浙诸郡与海外番国遣使贡献、朝廷差遣使臣暨漕运商旅之舟，皆由瓜洲济江，逐利者渡以小舟，风涛汹涌，多致覆溺。公出在官钱造二巨舰，以民之善理舟楫者载以渡之，且蠲其民徭役。又属耆民赵珣作石隄，凡三十余丈，瞰出江岸以舫舟，登岸者便之。然舟无候馆，或风逆雨暴，水涌潮溢，行者丛立于隄以待，临不测之渊，遭遇险阻，相视愕然，咸有忧色。公又出官钱市材木、募工匠，具百费，建楼五楹，枕于石隄。楼高三十有八尺，上辟窗牖，中置几榻以处使客贵游之士，下通其中为路，其旁以息行旅，其后，置厨爨，以便其饮食。凡渡江者遇险则止，无复忧愁，而登楼者可纵目一览江山之胜，遂名楼曰：江淮胜槩。敢以请记。”予诺而未敢执笔。

明年己巳，今上皇帝嗣登大宝，予走朝贺。既还，与巡抚淮甸吏部尚书赵公，巡按监察御史蒋公相遇于扬。同往镇江及瓜洲，登楼四望，大江南来，浩渺无际，金山峙乎中流，而京口诸峰罗列如屏障，景物之胜举在目前。赵公曰：“楼名胜槩固宜，而游息于此者盍知所自乎？此周公之功也。”予曰：“然，于是窃思古之君子善于为政者，凡利民之事无大小必为之。三代之时，道路津梁，舟车馆舍，宾客之所寄寓，举皆有备。其法之详，《周官》谨书之。近时，仕者于学不讲，古法废弛。周公巡抚南甸，经理财富，国用充羨，生民安富，上下蒙其利凡二十年矣，而造舟作楼特余事耳。人大受其惠如此，君子哉，善于为政者也。”赵公曰：“子之言可书以示后人。”是时，扬之官属咸在。韩侯进曰：“尝以楼之记烦执事，今幸二卿相登览，目睹其事。敢请书以记于楼。”不可辞，遂为之书。公名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乐甲申进士，以翰林庶吉士，擢秋官主事，升员外郎，累升侍郎，今拜工部尚书。赵公名新，富阳人，自工部主事累官至尚书，刚直有为。蒋公名诚，大庾人，自县令升御史。韩侯名弘，闽中人，为贤太守云。

（明·王琮《漕河图志》卷六《碑记》）

瓜洲，镇名，《一统志》云在扬州府城南四十五里，盖扬子江之沙碛，其状如瓜，居民稠密，商贾毕集，镇有瓜洲渡，以通镇江。（宋·朱熹《通鉴纲目》卷五十一）

瓜洲渡，在江都县南四十里江滨。昔为瓜洲村，盖扬子江中之沙碛也，沙渐涨出，其状如瓜，洲接连扬子江口，民居其上，唐为镇，今有石城，介于江淮之间，南之潇湘，北走秦陇。（宋·祝穆《方輿胜览》卷四十四《淮东路》）

宋时瓜洲渡口犹十八里，今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渡口与江心金山寺相对；自瓜洲而东十八里为沙河港，其东南与江心焦山寺相对，亦谓之沙坝河，旧与白塔、芒稻二河俱为泄水通江处；又东五里曰深港；俱东面设防处也。又东五十余里曰宝塔湾，为盐盗渊藪，其南岸汉港可进圖山。又东南四十五里曰三江口，亦曰新港。又东至周家桥四十里，正与江南圖山相对。中有顺江洲，江面稍狭，水流至急，此处扼守，则瓜、仪可保。此为金陵门户，江心要会。有一字港，上按圖山十里，下接三江口十里，官兵可以驻扎，贼繇通州狼山而西，宜于此泊守。若一入新港，登岸为卞家坟、周家坟，稍西则扬州矣。此新港为可以登岸可以入海之要口，江防最切处也。《旧图经》：“扬子江自黄天荡西牛步沙与建康为界，繇瓜步下小帆山经仪真境内，东下至铁丁港、鹅翎蘸与镇江分界，东北趋江都迳通州入海，所谓扬子江也。”《江防说》：“大江南岸圖山，北岸三江口，为第一重门户，而镇江瓜洲则第二重门户，仪真天宁洲为第三重门户。”余见大川大江及川渚异同。（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三《南直五》）

《里道记》：“金山北岸为瓜洲渡，南岸直西津渡口，俗所谓西马头也。其西去仪真县高资港不过四十余里，实为中流之险。”（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

《太平寰宇记》云：江都南对丹徒之京口，旧阔四十余里。今瓜洲渡江仅阔十里，对岸已是银山，是则古之阔四十里者，凡今之高旻寺，扬子桥诸地，皆在江心，其扬州江岸当距法云不远，而步邱亦当距法云不远矣，志云甲杖楼在步邱。（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

瓜洲渡，在江都县南四十五里，渡口与镇江府相对。《寰宇记》：扬州南至大江三十里，渡口至润州七十里。《通鉴地理通释》：真州东行五十里，可至瓜洲，以向镇江，西行六十里，可至瓜步，以达建康。蔡居厚诗括，润州大江，本与扬子桥对岸，瓜洲乃江中一洲，故潮水悉通扬州城中。李绅诗：扬州郭里见潮生是也。今瓜洲以闸为限，不惟潮不至扬州，亦不至扬子桥矣。又仪征县西南四十里，亦名瓜步渡，接江宁府六合县界。（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九十七《扬州府二》）

瓜洲，在府南四十五里，《名胜志》云瓜洲渡。昔为瓜洲村，扬子江之沙碛也，沙渐长，民居其上，唐为镇，今其上有城。——（乾隆《江南通志》卷十四《輿地志》）

瓜洲 在城南四十五里，即今瓜洲镇地，江中积沙为洲，形如瓜，因名。又云漕河至此分为三支，形如瓜字。《名胜志》云，瓜洲渡昔为瓜洲邨，扬子江之砂碛也，沙渐长，接连扬子江口，民居其上，唐为镇，今有城。（嘉庆《扬州府志》卷八《山川志》）

瓜洲渡，在府南四十五里，渡口与江南镇江府相对，江面阔二十里。（嘉庆《扬州府志》卷十七《津梁志》）

（3）瓜洲主要建置

瓜洲镇府馆，在便民旧仓前。

漕运府，在便民仓南，在瓜洲镇分府右，今改为漕储道。

屯船坞，在南门内，昔时盐船拥塞，小艇无所容，悉屯于此，亦名夹翦脑。

砖厂公馆，在瓜洲新坝北。

工部分司馆，即砖厂，在通济闸西北。

瓜洲坝公馆

瓜洲仓，明总漕陈瑄主其事，景泰二年，因漕运不继，始命副都御史王竑督运兼巡抚淮扬事，添建此仓。

新坝，在泗桥西北，即新桥旧址，其地已成闹市。

瓜洲税课司，在瓜洲镇通江桥西

瓜洲镇巡检司，在（江都县）南四十五里，洪武三年，巡检莫善开设，设弓兵五十六名。

江防同知分署，别建于瓜洲城。

木税分局，前设大口，现设运河西岸。按，木税未详专章，系按照扬、由两关联合并征，创自何年已无可考。

由闸关，现设三汊河。

江防同知署，在大街泗桥西北。

工部分司署，永乐七年建，在十一坊，嘉靖七年重修，戴鲸有记。

管河通判署，弘治间，工部右侍郎某出为淮扬等处漕河，时奏分扬州管河通判驻瓜洲，使军民有所统。

瓜洲闸官署，前明于广惠闸设官一员，专管闸夫一百五名。国朝乾隆十一年堵闭，仍开由闸之上清莲菴旧越河行漕出江，原设闸官于二十一年移驻丹徒县，专司横越二闸，裁留闸夫十二名，交巡检衙门董率。

操江都御使行台

都督府

瓜洲协镇署 即提督署在南水关

瓜洲营守备署

瓜洲河营下营守备署

千总百总署

市镇：

国初镇载旧志者三，曰瓜洲镇，曰宜陵镇，曰邵伯镇。维扬志增者十，曰在城市，曰东南北关三市，曰河中市，曰田家巷市，曰口巷口市，曰钞关市，曰杨子桥镇市，曰瓜洲镇市，曰湾头镇市，曰邵伯镇市，曰大仪镇市，曰宜陵镇市，曰大桥镇市。

瓜洲镇：周六里，陆志云江都宋有三镇，瓜洲、杨子桥、大仪是也。瓜洲濒江，人以牙侩为业，今仅漕艘輓输，商贾不复云集矣。

杨子桥镇

施家桥镇：桥跨深港，为杨子桥闸之下关桥，制地平，乃税课盐荚杜绕越私贩船只始螫，今易以石，镇环桥之南北，皆尔靖卞公遗泽也。

邗阳镇：原名横桥镇，在瓜洲东门外八里。

陈家湾：在由关右，临河，先为陈姓所居，今成市。

猪市：在四坝北。

驴市：在济运桥南，乡民余谷休憩之所。

桥：

通江桥，一名下闸，在瓜洲镇东，西跨官河，近已颓圮。
新桥，在瓜洲镇南，北跨官河，洪武三年社长陆子成等造。
白梢桥，在瓜洲镇白梢门外，景泰五年，工部主事郑灵造。

祠庙：

江海潮神祠，在瓜洲镇，岁以八月十八日，景泰六年知府王公恕修，大学士高谷有记，成化十九年知府杨公成重修。

龙祠：在瓜洲镇八港屯船坞祠，面金山，土人谓之金由龙王庙。

江水祠

瓜洲镇城隍庙，在泗桥之东，明天启间镇人魏榆建。

瓜洲城门存名备考，曰东门，曰南门，大观楼在其上，曰西门，曰北门，曰便门，一名通惠门，明嘉靖壬戌郡守沈栋修，有碑记，曰聚宝门，乾隆四十七年辟，曰小南门，曰盐坝门，在两南门之间，即南水关，明初掣盐于此，曰白梢门。

（以上出自民国《瓜洲续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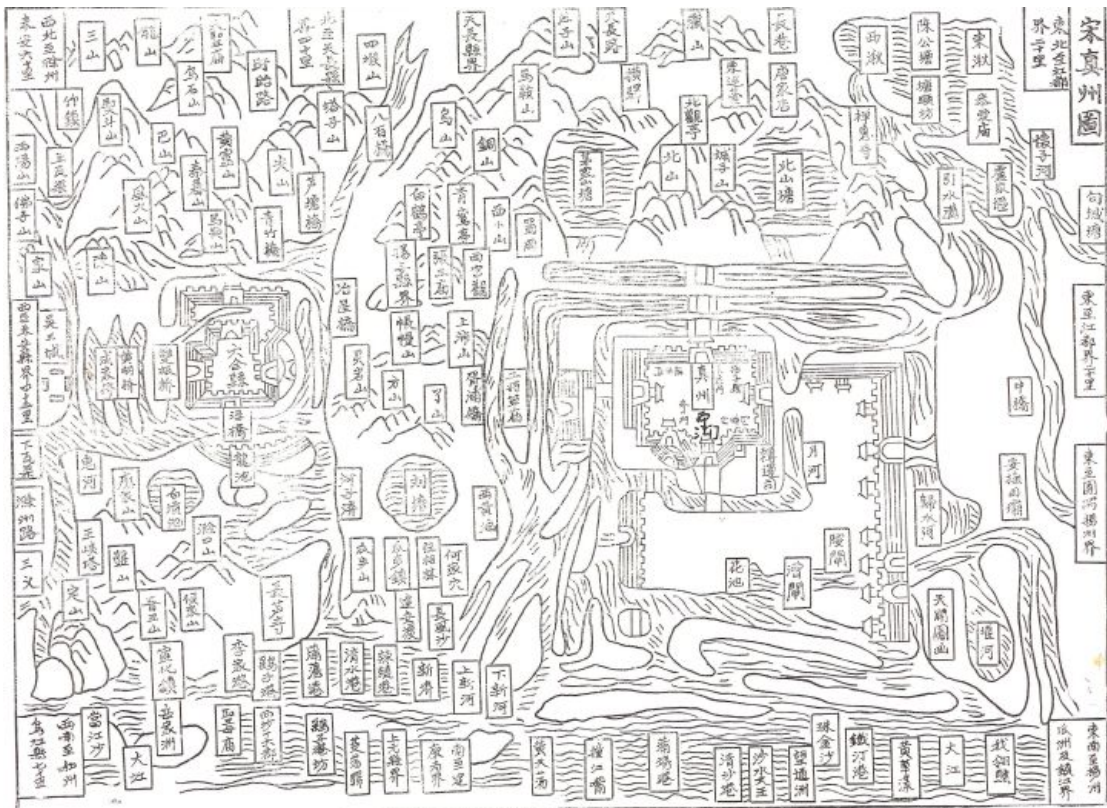
二、仪征市

1、舆图

唐扬子县图（根据陆师纂修：康熙《仪真志》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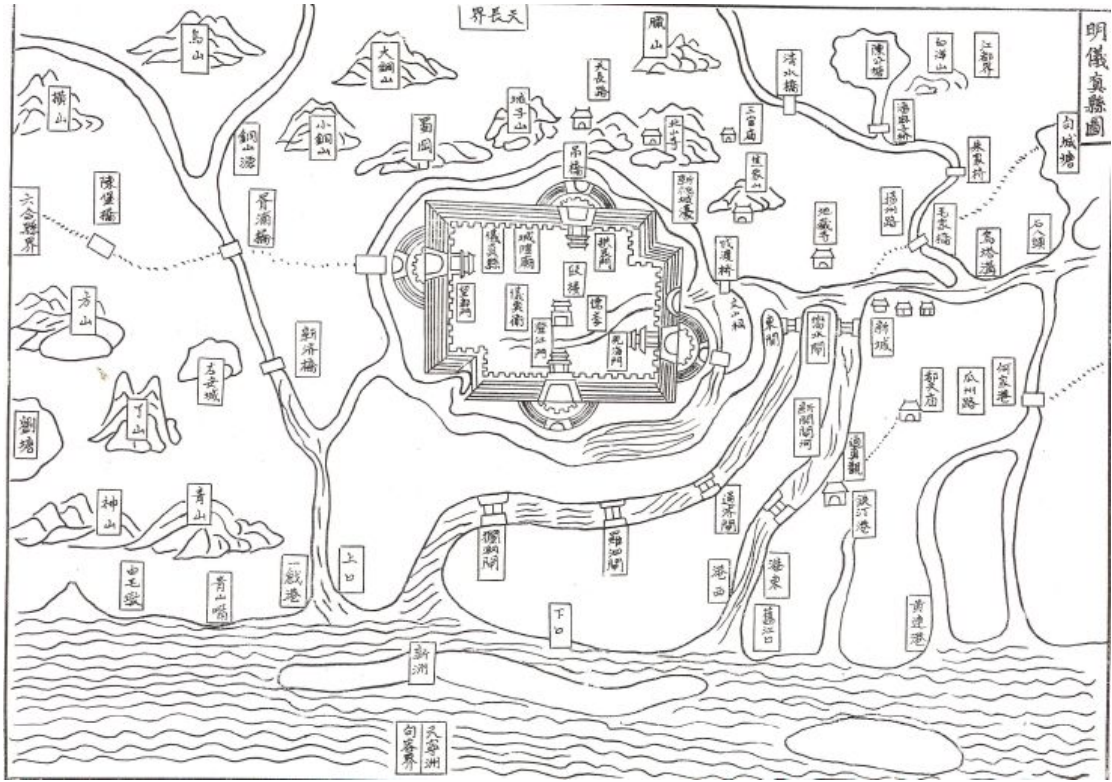
宋真州图（根据陆师纂修：康熙《仪真志》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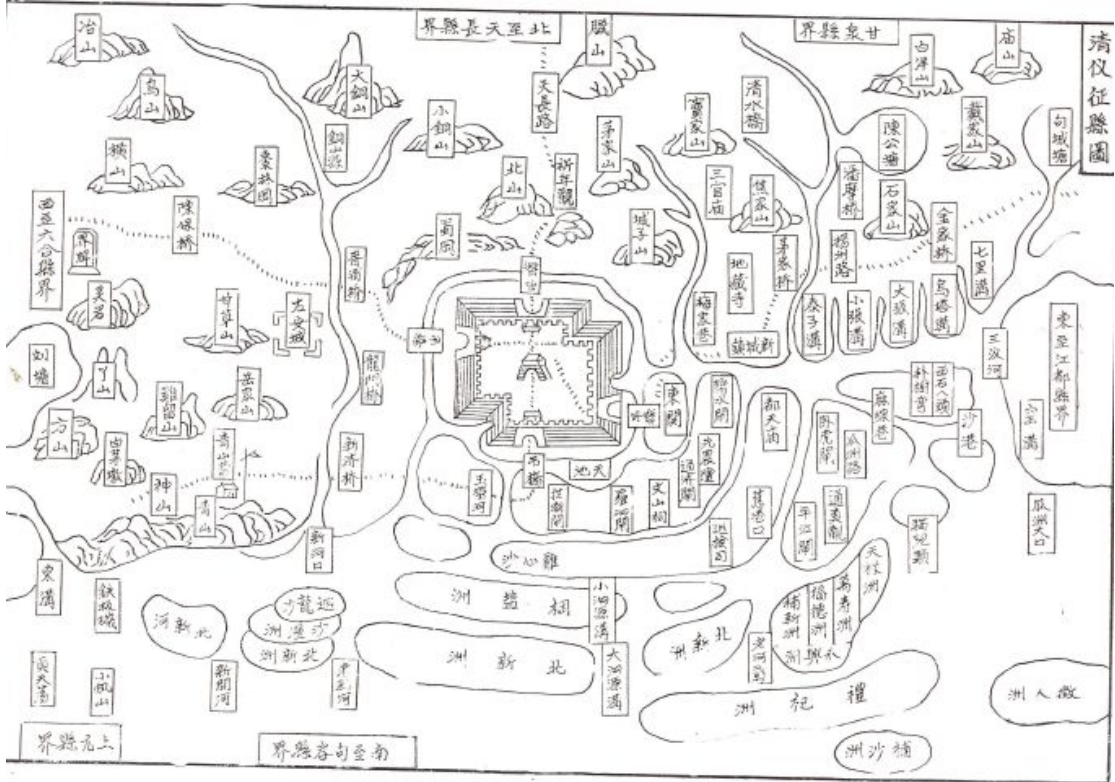
元真州图（根据陆师纂修：康熙《仪真志》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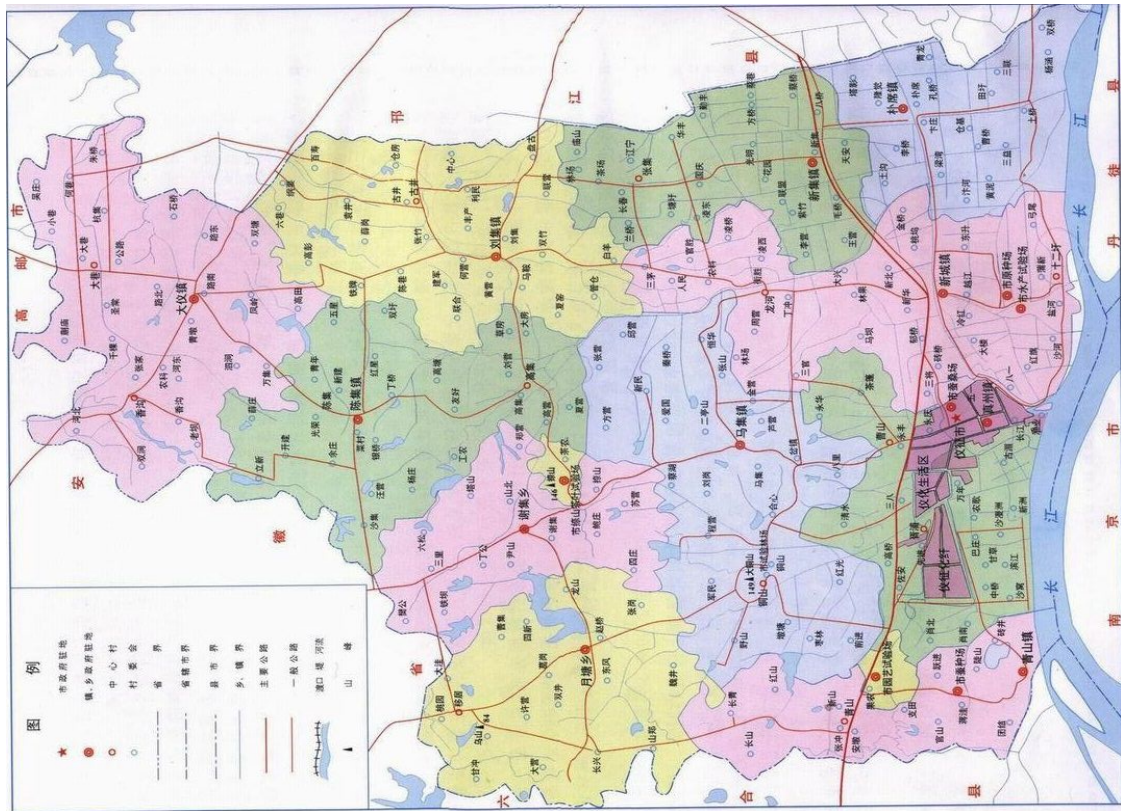
明仪真县图（根据陆师纂修：康熙《仪真志》改绘）



清仪征县图（《江苏省仪征县地名录》，仪征县地名委员会编，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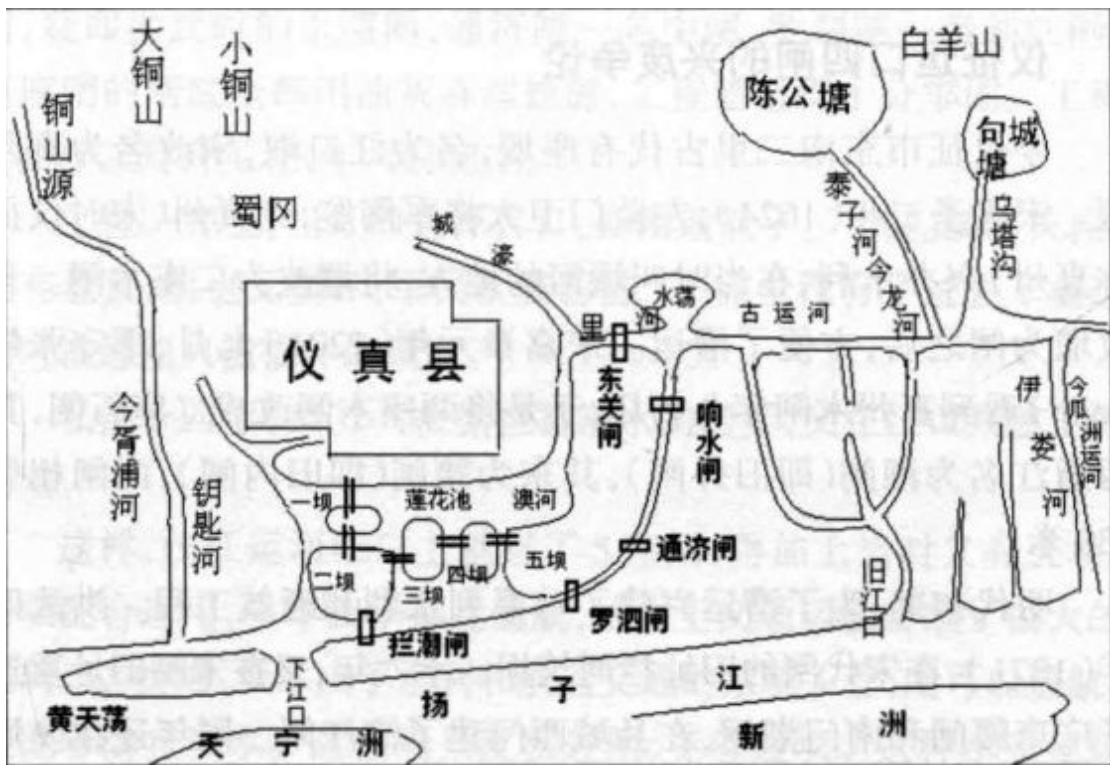


当代仪征市行政区划图



仪真运河简图

(徐炳顺：《扬州运河》，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



仪征闸坝图（仪征市博物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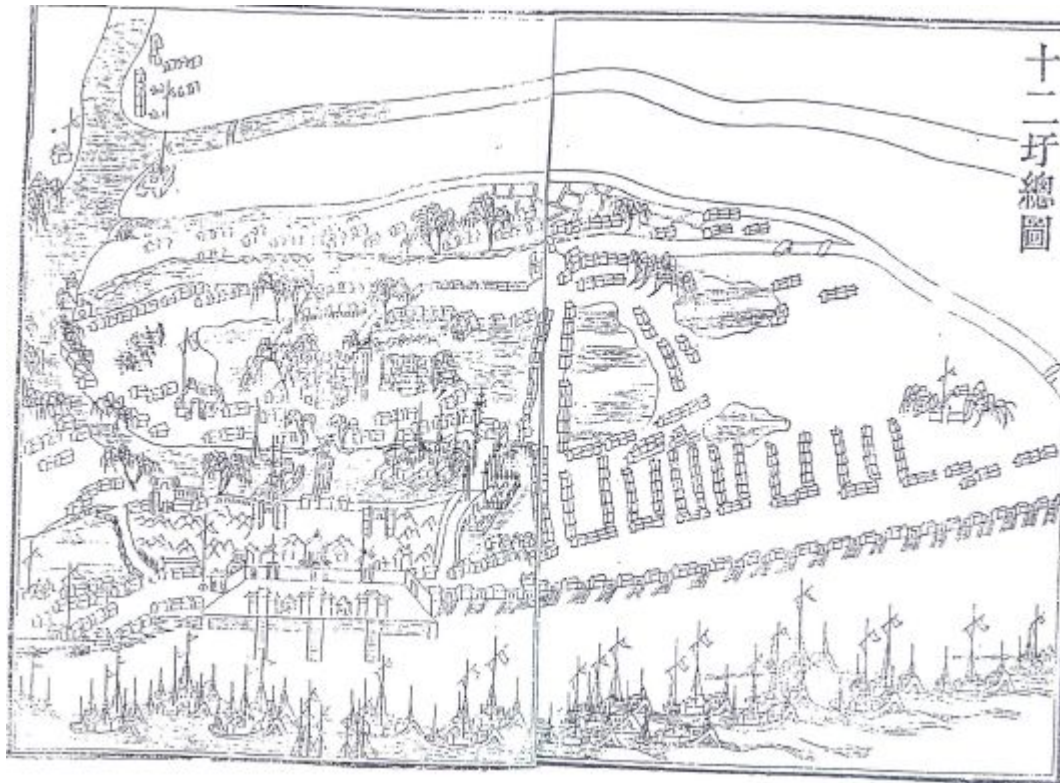


东关闸遗迹





十二圩总图（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9）



2、概况

仪征市隶属江苏省扬州市，位于江苏省中西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顶端，是宁、镇、扬“银三角”地区的几何中心，西接南京，东连扬州，南濒长江，与镇江隔江相望，北部与安徽省天长市接壤。

仪征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吴、越、楚、秦诸国。秦属东海郡。汉初为广陵、江都 2 县地。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始置县，为舆县，后撤销。唐永淳元年（682 年）复置县，为扬子县。五代吴顺义四年（924 年），扬子县的白沙镇（今仪征城区）改称迎銮镇。宋乾德二年（964 年）升迎銮镇为建安军，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改建安军为真州，赐名仪真郡。仪真之名始于此。军州治所始设于今仪征市区。此后真州曾被改为县、路、继又恢复为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 年）置江淮行中书省于扬州，同时立真州安抚司，隶属于江淮行中书省。十四年，改真州为路，置总管府，并设录事司；之后又恢复真州。明洪武二年（1369 年），撤销真州，设仪真县。清雍正元年（1723 年）避帝名讳，改为仪征县，仪征之名延续至今。民国初期，仪征县先后属江苏省淮扬道、第九行政区和第五行政区。民国 26 年（1937 年）12 月，日军侵仪，县政府解体后又在月塘重建。民国 29 年（1940 年）4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仪征抗日民主政府在月塘成立。抗日战争期间，今仪征县境内曾同时分属冶山、甘泉、仪扬 3 个抗日民主政府。民国 34 年（1945 年）8 月后，国民党在城区成立县政府，县境大部农村地区仍分属仪征、甘泉县民主政府。民国 37 年（1948 年）4 月南下恢复解放区，相继成立东南县、仪扬县。民国 38 年（1949 年）2 月，仪扬县改名为仪征县。同年 4 月 7 日仪征县城解放，国民党县政府倾覆，仪征县人民政府迁进县城。1986 年 7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仪征县，设立仪征市。

3、现存遗迹

（1）**拦潮闸**：明代仪征连接仪扬运河和长江，河道宽阔。先是洪武十六年，兵部尚书单安仁以宋代张顛石闸故址重建清江闸、广惠腰闸和南门潮闸，后废；成化十年提河郎中郭昇建议于仪真外河置罗泗、通济、响水、东关（亦称首闸、里河口闸）四闸，后复废；弘治中撤去响水闸，仍复三闸；弘治十四年漕运都御史张敷华建议创置，扬州府同知叶元督造拦潮闸；之后虽有废有重建，但基本仪扬运河上四闸，从里向外依次为首闸、通济闸、罗泗闸、拦潮闸。而成化二十三年，工部主事夏英创建东关闸，位于当时城东门外澳河之南，盐船抵达首闸后过东关闸，停泊天池等候批验。

上述几个闸中，现在保存较好的有拦潮闸，位于仪征市真州镇城南社区商会街中段老闸口。拦潮闸被誉为“江北第一闸”。解放后河道渐渐湮塞，闸废。目前闸址已被填埋，东侧河道被填，西侧河道曲折向南至江边油库（下江口），长约 400 米，宽度为 5—6 米。闸址地表尚存有旧时用于过往船栓绳石柱以及北岸一段青石板路等，青石板路长 20 米、宽 2 米。同样还有东关闸，东关石闸地点在今前进路东岳庙前小桥处，距河口闸直线距离 300 米，过去直通大运河，西边河道以前有 20 米宽，曾经通城中停船港，河道又通大码头，有马驿巷古石桥为证，以前水关处设小型排水站，桥面由古条石铺盖，雨水和污水由水泵排到仪扬河。2008 年 7 月创建卫生城市时改建排水沟，损毁严重，后有关部门认为是古迹，底层回填，现仅剩底层。

（2）**仪征鼓楼**：位于仪征市真州镇中心，为江苏境内仅存的三座鼓楼之一。鼓楼坐北朝南，为墩台楼阁结构，台基面阔 26.8 米，进深 20.9 米，高 6.1 米，正中筑券门，台基上部为歇山顶的楼阁，楼面阔三间 8.2 米，进深 5 米，该楼通高 14.85 米，占地面积 518.8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74.67 平方米。鼓楼于明代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由当时的知县陈吉建置。有碑记两方，一方《鼓楼关神碑记》立于嘉靖甲申年（1524 年），记载鼓楼被辟为关王祀祠的情况；一方《守备李公邑人盛立碑记》立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记载倭寇侵犯东南沿海的史实。

(3) **天宁寺塔**: 位于仪征市真州镇工农南路与前进东路口。天宁寺始建于唐代景龙三年(709年), 建塔是为了镇压白沙, 并在塔后建造永和庵, 后毁于五代十国的战乱; 宋崇宁年间, 永和庵重建, 初名报恩光孝禅寺, 政和年间改为天宁万寿禅寺, 塔以寺名, 从此便称为天宁寺塔。后又毁于宋元战火; 明洪武四年(1371年)又重建, 属于砖木结构塔身。明代修成后历经战火, 多次维修。清光绪三年(1877年)遭寺内炊火之灾, 塔刹、腰檐、外廊、平座等被毁。现存为砖木结构塔身, 是在明代天宁寺塔的基础上修缮的, 典型的明初建筑。

(4) **十二圩两淮盐务总栈**: 位于仪征市新城镇十二圩街道人民路47号。十二圩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的运口, 因优越地理位置, 同治十二年(1873年), 清朝“两淮盐务总栈”移建于此, 而成为全国最大盐运中转集散地, 当年十二圩仅江船就有2000余艘, 盐工5万人, 居住人口达20万人, 史载沿街所注册老字号商号有400-500户。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各地区江船转运食盐时以地区为纽带, 结成船帮, 在十二圩有“十八帮”(实际有22帮)之称, 十八帮有总的会馆, 各帮亦有自己的江船会馆。且十二圩极盛时期, 拥有西门、中门、东门、杨家、金凤楼、大兴、中镇、衡山、潇湘、安益、湘乡、如意、洪都、吉安、江西等30座码头。十二圩淮盐总栈是一个庞大的衙门, 总栈的衙署今天是“扬子中学”所在, 大堂的正中, 挂着当时曾国藩书写的“东南利浦”匾。总栈下设多个机构: 淮南盐监掣同知署、淮南盐引批验所、楚盐、西盐查舱局、总栈浦委厅、盐务警察总局、毛盐局。十二圩从清同治十一年至民国26年, 虽在仪征境内, 但行政关系不属仪征县, 同治年间总办由知府调任, 品秩高于知府, 光绪年间则以正四品道员担任。

目前十二圩现存遗迹仅存总栈门楼及码头各1处。门楼坐北朝南, 南面临通江盐河。门阔3间19.6米、进深七架6.65米, 硬山顶, 正中为3.7米宽的雕漆大门, 门楼前设廊置廊轩, 两根圆形廊柱, 花岗石柱础, 雕花雀替、斗拱保存完好。门楼南侧20米处有一青石板铺的码头, 现存16级台阶, 长8米、宽3.3米。

(5) **仪征古清真寺**: 位于仪征市真州镇奎光巷。江苏仪征伊斯兰教史起源于元朝, 发展于明清, 鼎盛时有清真寺四座。至正十年(1350年)红巾军起义爆发时, 真州也发起反元暴动, 回回人纳速刺丁率兵驻扎镇压。明清时, 仪征盐运事业发达, 大批盐工、船民和商贾来仪定居和商贸, 穆斯林亦逐渐增多。明崇祯元年(1628), 仪征人谢幼亭在城内纸坊桥创办清真寺, 清雍正八年(1730), 安徽寿县人马金堂在城外大码头河西街浴龙巷建礼拜寺。清光绪初年, 安徽凤阳人赵晴初在十二圩衡永镇建清真寺, 陈集寺位于现今陈集中学校内, 其它不详。

现存古清真寺为明末谢幼亭所建, 位于早期建寺旧址城内纸坊桥, 后更名为文山镇一保, 今真州镇奎光巷228号。该寺历经战乱, 曾先后三次被毁均重生, 其中清雍正四年(1726年)重建一次, 建筑面积3亩多, 大殿5间两进外加窑殿1间, 共有房屋30多间。现占地面积为1470平方米, 寺院内有棵百年银杏树。清代中期为区别其它教派而制“遵守圣制碑记”, 寺内有石匾3块, 分别为“礼拜寺”、“古清真寺”、“遵守圣制牌记”匾。

4、资料汇编

(1) (宋) 真宗乾兴中, 左监门卫大将军陶鉴掌真州水利, 始易堰为通江木闸二。(隆庆《仪真县志》卷七《水利考》)

宋通江木闸记

沈括笔谈真州复闸记(以上两者可参见附录《扬州水道记》卷二《江都运河》)

绍兴十四年，陶鉴四世孙直龙图阁权知鄂州军州，愷言于权，真州军州事张昌重刻记于室，自为之题曰：高祖左监门卫大将军乾兴中，作真州木闸，枢密胡文恭公记其事，旧刻石闸上，后不复存。愷窃惟高祖以善计事，真宗朝为三司属。是时驾幸亳，有司计食货供亿无虑五十万，方冬汴涸，漕议者谋陆转而不胜其费，主者未决，公请堰濠之涡水，浮舟以馈，州县屡沮其役，公矫以便宜，行之上曰：“小班行敢尔可任大事，监信州铜场活者数千人，迄今所活不啻以亿万计，其易堰为闸也。”曰：“减堰兵五百，岁省财费二百五十万，今淮浙置闸，实本诸此。”范公道卿铭其神道有曰：“非便人益国久而不可变之利不为也。”又曰：“真州、信州之举，此阴德在人之最深而无穷噫。”自公逮愷，身为五世，愷今复见孙焉。其所凭渊源有自矣。比蒙恩守武昌道，由仪真郡守张师言语及置闸之因，愷所藏家集，实载其事，求为镌诸石重揭于闸之侧。夫为入子孙汲汲于发祖考之德善功烈，盖礼之所许而前修之善，亦贤者之所乐闻也。况高祖之行事，得胡公为之记，范公为神道之碑，又内翰沈公存中载其事于笔谈，足以信后世矣。（康熙《仪真志》卷九《山川志下·闸》）

宋嘉泰元年，郡守张頔以木闸岁久而腐，乃易以石闸二，其西通江涛曰潮闸，东曰腰闸，相望百九十余丈。

吏部尚书张伯垓记曰：水莫大于海，而江实次之；源发于岷，澎湃奔放，万里东注，仪真实当其下流，至是与海，相为吐吞，骇波洪澜，汹涌尤甚，不为之防，则襄原野漂，室庐农桑之业尽废，其为害甚巨。古尝筑堰，以捍水怒。然遇有旱乾水溢，江不能注之河，河不能泄之江，复病，其窒而不通。乾兴中，陶侯鉴始去堰而置闸焉。于是江河相入，舟楫无阻，人皆以为利，闸木为之阅岁久，日以朽腐，潮涨于外，颓决罔测；水滞于内，走泄弗留，补罅苴漏从事一切不暇为远虑。樵李张侯頔作丞兹郡，目其敝而叹无其力，赍志久之。庆元六年，分符戾止，顾而喜曰：吾其遂所欲为乎？镇抚之暇，经理钱谷损略，燕饷罢不急而吝所出，郡计以饶期年政成发帑庾之羨而经营之，谓不如石之寿，乃凿他山之坚，悉更其旧，磨礲之初，铿然一声，甃砌之。余苍然一色，二柱特起，渴虹倒吸，两岸夹扶，劲翻旁舒，无峡之险，有塘之崇波，不可啮蠹，不可攻其功利，视昔夔乎不同矣。门之广二丈，高丈有六尺，复为腰闸，相望一百九十五丈。规模高广，大略如之。始于嘉泰九月，成于明年孟冬，糜缗钱三万有奇，不勾费于朝，不加敛于民，屹然砥立，恍如地设，缙绅行都者具能言石闸之状。张侯貽笺致图，属伯垓记之。余谓天下之事有因有革，因革之际，利害随之，大抵利多生于因，害多生于革，是以为政者不难于因，而每难于革，是举也。以竖易腐，以新易固，以可久易苟且，于革之中不失其为因，是可记也。侯学通世务，一再典州，所居可纪，有政事以足财用，举惠心以及民物，今且代矣。其功名当与是闸并传不朽云。嘉泰二年十一月记。（康熙《仪真志》卷九《山川志下·闸》）

明洪武十六年，兵部尚书单安仁请浚开河道，于城南重建清江闸一，即宋张頔石闸故址；广惠桥腰闸一，南门潮闸一，以潴水利，分济漕挽，上达运河，以入扬楚之境。

清江闸、广惠桥腰闸、南门潮闸，申志水利云：洪武十六年重建，即宋张頔石闸故址（详载水利，胡志同）。陆志（即康熙五十七年刻本的《仪真县志》）云：单安仁奏开河道，乃于县治正南三里城外，即宋张頔闸基，重建三闸，以蓄泄水利，以分行漕舟，盖宋故道也。永乐十五年，工部札令县丞陈孚先重修之，张槩曰：“今临江四闸既通行，故清江、广惠二闸漫不复用，南门里闸，余少犹及见板桥其上，今实以土民居其旁，并水关塞之。”（道光《仪征县志》卷五《水川》）

永乐五年，诏平江伯陈瑄督浚真扬运河。（道光《仪征县志》卷十《河渠志》）

运河，即官河，自县治西南迤东行四十里，过乌塔沟入江都界。按旧志，唐兴元中，淮南节度使杜亚，自江都西循蜀江之左，引渠入漕，以通大舟，至今传云北山寺旁，旧有运河纤路。宋天禧中，发运使贾宗始开扬州古河，绕城南，接运渠，毁三堰，以均水势，此唐宋以来运河古道也。唐由城北，宋由城南，明洪武初，即张頔石闸，建清江闸，犹循宋之故道。

成化中，工部郎中郭昇，乃浚通济河，置四闸，即今之闸河也，由闸河以入内河。崇祯间，因江口沙涨，漕舟纡迟，总河刘荣嗣建议浚新坝河，由旧江口入，以达新城，中为二闸，重运难于逆挽，舟辄坏河，寻废。国朝初，转漕瓜洲。康熙中，知县马章玉重浚闸河、内河，通行无滞焉。

明蒋山卿《河渠论》云：旧志载河渠事甚略，且与陂塘各出散漫，无所统一。余因考舆图得以究观江淮之间通漕之故，因而论次自古以来通渠之利，使后之君子得以览焉。春秋时，吴城邗沟以通江淮。汉以淮南封诸王，是时仅仰给关东之粟，而未漕江淮，故视淮南为轻。魏正始四年，邓艾言于司马懿，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自此江淮为漕渠矣。鲍照《芜城赋》曰“引以漕渠”是也。后魏自徐扬内附，仍代经略于兹。隋大业元年，引河通于淮、海，广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以利转输。唐初，江南租庸皆由扬子入水门，以渡淮入汴，裴耀卿为转运使而漕事讲求始详；迨刘晏，则几乎尽矣。当汉陈元龙之开塘，与唐李袭誉之筑句城也，本以溉田而已。贞元以后，引陂穿渠，以灌漕河，卒赖其利。宋之转运，则尤以扬子为要区，乃置发运使治其地，以总天下之漕，其堤堰疏浚之功，趋避康济之术，益加详密，至以主管塘事，系之官衔其重如此。异时，郡守方信儒、袁申孺、吴机诸人，先后开浚北山、茅家山二塘，为防御固守之计，其智虑固岂浅哉。今黄河变迁，由济州以南，至于清河水，皆壅塞，而吕梁竭矣，漕运水利诸司，自都御史以下使者，冠盖交道，发卒数万人，穿浚引湖及川谷，以灌注之，然随注随涸，漕舟日滞，太仓之粟不足以支岁计，而钱谷之司亦急矣。惟江淮多雨，渠水颇通，稍省其患，诚使司国者预虑其难而早图其备，则夫浚陈公、句城塘以复旧规者，是宜无急先也。开靖安河，避黄天汤之险者，亦宜所量度也。夫淮南小弱而实当四方之冲，往者盗贼之起，尝有意窥伺之矣，一旦卒然有急，将何以备之，是故循方、袁之古迹，凿山塘以为防御计者，亦不可不为未然之思也。语曰前事之不急后事之师也。宋之往事已可知矣。呜呼可不惧哉！

国朝潘祈庆《修浚通江闸河内河记》（可见附录《扬州水道记》卷二《江都运河》）

陆师《挑浚运河详文》曰：查得江、仪二邑，河路关系漕盐运道，三年两浚，本年正系届期。旧例并无正帑可以动支，类皆商民派捐，兴工挑浚，业经江都县照例详明在案。惟仪真之势，又与江都迥异。查江都，自塔湾起下至三汊河，江、仪石人头交界止，河道止二十里，而仪真自石人头起下至拦潮闸，河道有四十余里，是仪真之河道视江都而加倍也。江都额征地丁正杂银七万六千九百两有奇，而仪真额征地丁正杂银二万三千三十两有奇，是仪真之民力止有江都十分之三也，以三分之民力而浚两倍之河道，兼以去岁旱荒，民困未苏，新旧正供输纳不前，欲再敲扑饥寒之骨而役使之，亦万难之势也。乃民力既苦易竭，图政尤须实心，若但循派捐成例，而又应三年两届之具文，是假公事以腴民膏，而前役未竣后役复兴，且挑河必先筑坝，舟楫不通，驾船小民无计谋生，商贾往来，艰于跋涉，受病不小，可无怪乎商民叹为畏途，而官役视为乐业矣。查康熙三十年，前令马章玉实心办事，募劝商民，积有多金，四十余里河道挑浚深广，漕盐通行，永无淤患，父老口碑，至今啧啧。嗣后隔岁一挑，随挑随淤，上无实心任事之官，下有侵渔入橐之吏，计其筑坝岸水桩木器具之需，所费不貲，而欲如马令之一劳永逸，不可复得。职身任地方，值此预期挑浚，思恤民则恐其悞运，而欲利运又苦于困民，窃于万不得已之中，权其上下相宜之计，与管河县丞金玘遵奉宪檄，亲行打探运河水势。自拦潮闸至石人头，水深或八尺、七尺不等，将来即冰冻水消，尚有三四尺可以济运。惟朴树湾一带，地系伏沙，时有涨漫，带子沟一带山水冲决，流沙易淤，二处急宜挑浚，其余犹可再缓一年，河流浅深，大较指掌。至于商民派捐之法，应依缙绅所呈，不征银而征谷。盖以今岁雨暘，时若幸获有秋，又有谷贱伤农之患，商民应捐人等照依所认分数，皆令捐谷贮仓，俟来岁谷价稍增，即行发粟，以为冬间挑浚之资，转移之间，贱收贵卖，今岁之捐派，不苦其多，来岁之经费，不忧不足。职传集邑人公议，俱已允从。其朴树湾、带子沟等淤浅之处，职自行设法雇备人夫器具捞浚深通，庶盐漕运道通行无阻，而民力

犹易，于轮将俟来冬，经费既足，大加挑浚，将使十年之内，可无淤浅之患，一劳永逸，有裨商民匪浅矣。（康熙《仪真志》卷七《山川志上·河》）

李昭《治捞浚运河详文》曰：查勘得仪邑河道，系属漕盐船只经由要津，凡遇淤浅年分，恐致挽运阻滞，关系重大，以此历奉宪行查勘挑浚。其筑坝挑浚之费，并无额设，开销之顷，遂有商三民七派捐之例也。但利运固属重大要务，而商民之困苦亦当体恤，使河道水势果实淤浅，纵竭商民之力亦可无怨。今仪邑河道，职逐一探量，俱水深七八尺不等，间有一二最浅者，亦有水六尺，以现在论重运经过，竟可通行无阻，即虑冬尽春初，水势减浅，止须于最浅处先期捞浚，务使一律深通，自可无悞重运。盖仪邑河形径直平坦，与江邑之三汊河曲折水溜处原有不同；况三年两浚，乃近年之事。查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每隔七八年始一挑浚，则原当探量水势之深浅，何如不应循三年两届之具文明矣。此五十六年轮届挑浚之年，升任陆令亦曾酌量水势，详请免挑，是年重运并未浅阻稽延，此其成验也。职身任地方之责，深悉闾阎艰难困苦之状，如以不必挑挖之河道，循例兴工，妄拟派捐，使通县之人咸受追呼之扰，置拮据捐输之苦不顾于心，实未安因思，不若休息民力，以俟水涸年分必须挑浚之时，与绅士商民确为酌议，设法分外加工挑浚深广，使一劳永逸，能如从前七八年或十年无淤浅之患，诚有裨于商民匪浅。今将查明河水稍浅，须当预行捞浚之处，计费二三百金，职自愿捐资，雇觅船夫，亲历河干，督令捞浚深通，既无挽运之悞，亦得免于派捐之累矣。（道光《仪征县志》卷十《河渠志》）

成化十年，工部提河郎中郭昇建议置仪真外河罗泗、通济、响水、东关四闸。（道光《仪征县志》卷十《河渠志》）

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钱溥《新建四闸记》（可参见附录《仪瓜工部分司志》）

吏部尚书王僎《复闸记》（可参见附录《扬州水道记》卷二《江都运河》）

成化十四年（应为弘治十四年），总督漕运都御史张敷华建议创拦潮闸。（隆庆《仪真县志》卷七《水利考》）

吏部尚书兼大学士杨一清记（可参见附录《仪瓜工部分司志》）

北新洲，与北岸相连，在县东十二里，新洲之北又长一洲，故名横亘，拦江闸河口冬月水涸，舟楫阻塞。

蒋廷章《江沙说》曰：予闻故老云：“隆、万间，由拦江闸至江口可十里，其间民居稠密，土田膏腴，后为江水所啮，日侵月剥，以底于兹而风气寢坏。”以余度之，真邑濒乎大江，无高山以为屏蔽，所赖内水交襟，出口纡曲，堪舆家所谓阴沙也。侵剥若此，真民曷有幸乎。自万历中年，江上有沙，起青山以迄旧江口，勋贵之家，争课佃焉；昌、启间遂有洲可植芦蒔谷矣，当时谈风水者，谓此洲无益于真，后果以舟不利泊，凡商贾重载，辄望望然扬帆而去，转徙镇江，而真民大困，是江沙之为害也。然昔日江岸日崩，而今日江岸日固，未必不赖有此沙，所可恨者，江水既顺流，淮水复顺出，终无济耳。且盐商转输，岁集盐艘数千，旧江口不可泊，往往泊于外江，难免风涛之险。考上流沙漫洲内，南北可里许东西六七里，风静浪恬，利于屯泊，但夏则水涨可舟，冬则泥涂可步，若挑去浮沙，深浚彻底，数千盐艘藏之甚便，因而辟开上口以通往来，不惟盐艘便而商舶亦便，则凡川广之货、荆楚豫章之产，有不麇至辐集于真哉？商舶既利，而粮艘亦因以免旧江口转尖之难，更为便也。迨粮艘通行，然后闭塞，下口俾淮水尽出，上流而浮沙日见冲刷，自无胶浅之患矣。诸生吴明德尝曰：“国家大计，惟盐与漕，一河成而利盐艘之屯泊，利漕艘之往来，其裨益地方又其余事耳。”虽然位卑言轻，何敢议此，姑存其说，以俟世之留心地方者。（康熙《仪真志》卷八《山川志》）

东关闸，即东关浮桥，旧名通津桥，明景泰五年工部主事郑灵造。成化二十三年，工部主事夏英更为东关闸。国朝康熙四十九年，盐漕御史曹寅重修。按成化中郭昇所建四闸，其首闸曰东关闸。弘治中，施恕撤去响水闸，而东关仍旧，其详见王僎《复闸记》，自夏

英更东关浮桥为闸，因有两东关闸，俗名以郭昇所建者为头闸，或以为即响水闸，非也。

翰林检讨庄昶记略曰：仪真东关闸，工部主事夏公育才之所建也。公以上命来督仪真，谓仪真，京师喉襟之地，转输漕运之所必由，朝覲商贾之所必涉，有京师不能无仪真也。然仪真五坝，又非取给于东关不可，五坝盈则蓄东关以待其涸；五坝涸则泄东关以济其急，有五坝又不能无东关也，是五坝者，用于仪真，东关者用于五坝也。公之急急于此，岂为仪真计哉？京师计也！天下计也！公之用心，朝廷可谓至矣。

曹寅《重修东关石闸记》曰：仪真介在淮水之南，濒大江，唐为扬子，宋为真州，故水陆转运之地。爰自神京北奠，荆湖、江广、瓯闽贡道皆入，而盐漕岁运往来为要区。盖隋开古邗沟，至扬子桥入江，以沙尾纾汇，唐齐瀚乃穿伊娄河，二十五里达京口，而扬州官河由带子沟通，分淮水以出于江。故淮水分行三百余里，运舟所经真州江口，始为斗门筑堰，后易堰为通江木闸。宋宁宗时，张颢乃易以石。明洪武中，单安仁即张颢闸故址重建清江、广惠二闸。成化十年，郭昇始奏置外河拦潮、罗泗、通济、响水四闸，以便漕运。二十二年，夏英又建东关闸于东翼城外，即今所修之闸也。城之东南为堰河，与莲花池通，即天池，今文山祠前河水阔处，北有归水河，又名澳河。先是，池、河之南筑土坝五，各疏支渠以达江河，漕舟抵坝，则辘轳过之上下，万艘不无病壅。于是开广渠河，径由江出，仍建屋寮垣于坝隙，为憩息之所，曰厂。然自漕舟由闸首里河，中有通济、罗泗，至尾拦潮，相距五里，为利既溥，五坝遂废。惟盐艘在淮南者万槁矗立，商经二三百里从都转运使，分司于通泰，催办于停场，至是通赴仪真批验过所，始抵里河口闸，则由东关闸入仪，泊天池。御史躬亲临按秤掣，复验割没，后乃解捆运行，俾商载往江南、江西、河南、湖广四省户口运销，立法至为综密，视河东、两浙转运尤重地焉。是此一闸区淮水而分漕，于平地为岩险，候潮汐盈缩，设版进退，城之内，外，轮蹄络绎，须置浮梁以通往来，计其劳逸，可无坚工实料用垂永久也与？康熙四十九年，余奉命四视淮鹺，徘徊河关，屡念乘暇重修之。以仪真县丞金玠，职属河员，谙工务，乃檄委估计整饬规画，砉巨石以瓦其下，筑疆堤以御其冲，凿河开奥，制水立防，外界漕渠，中平置塾，舟人牵挽皆履高岸，始行砥道，至于中围敦丘物地之宜，可为编町区亩，亦水之利也。是役也，冬春之交庀材胥作，二三之月倨工大毕，不漫一力弃一钱，思克垂永，商民交请，因为记焉，俾刻于石，以告来者。按拦潮闸非郭昇所建，记误。（康熙《仪真县志》卷九《山川志下》）

正德十三年，工部主事杨廷用重修诸闸。

翰林编修、邑人景昉《修闸记事碑》（可见附录《扬州水道记》卷二《江都运河》）

(2) 成化二十三年，知县陈吉创鼓楼三楹于仪门直道前。先是县治厅事，唯仪门横其前而门外纵横衢道，人无屏蔽，自吉建楼于前，即以其下为正门。（隆庆《仪真县志》卷三《建置考》）

《皇明鼓楼记》 夏瑛，吉水人，工部主事。

事有涉于急而实缓，嫌于缓而实急者，君子当知务也。仪真县治在其城之西隅，旧有鼓楼，岁久就圯，厅事至与街相望，前宰邑者多以漏鼓置之厅，而此楼略不究心，遂使居民上下懵然，长夜不先时而误事，则后时而失事矣。成化丁未夏五月，武城陈吉来知邑事，乃曰国朝郡邑遍天下，而鼓楼无处无之。况仪真为邑，途路四达，一值僦迫，或中夜以兴，或戴星而入，其在军民亦然，凡若此者皆有关。于是楼也，岂非嫌于缓而实急者哉。乃计丈数，揣高卑，量事期，计徒庸，虑财用，书糗粮，区画百，周其工。乃作台本，高一丈二尺，四面相距一十三丈六尺，楼高一丈六尺六寸，其广称台，肇工于丁未秋七月，讫工于戊申春三月。噫！官之宰真者，每因民寡财乏，使客络绎，其催科应酬尚多不暇，何暇及其他耶？吉有事建作，民不告劳，财不甚费，而事亦就绪，如此然特一事耳。若夫东关闸、大忠节祠、

济民桥、行春、迎喜等坊与各街之修葺，虽皆出于英之处分，然而赞襄成事，吉力居多，英素嘉之，以为使凡牧民者皆如吉焉，政其庶乎？然特一邑事耳，吉当益进修焉，俾大有设施而后愿，相与勉之。弘治元年春正月记。（隆庆《仪真县志》卷十四《艺文考》）

关王庙，在城南一里，十字河东北岸，永乐二年巡检郭义建。正德间，刘贼舟过江上，我军列阵守江，贼遂西去，后闻贼见阵中有巨人红袍若王者，乃不敢登岸。初弘治乙丑秋，江中有数木像漂近，帅臣张瑾官舟命起之，乃王神及侍从像也，别建祠于小教场祀之。嘉靖甲申，祠圯都指挥毛纬，改祀于鼓楼。（隆庆《仪真县志》卷十二《祠祀考》）

嘉靖三十五年，倭夷由江入寇，乃议沿江增设海船戍兵，本县两江口耆民水兵一百三十名，春汛每兵一月给银一两二钱，汛毕，留兵七十名，每兵日给银三分，管兵耆民日支银四分，系本县商货载船梁头税银动支。然比年人浮于食，议者又泥于撤兵之难矣。

（嘉靖）三十五年春三月，彗星见，河水变黑臭。四月倭贼至何家港朴树湾，大肆杀掠焚庐舍，居民夜惊逃避，多践踏堕水死者，野迹被盗劫财杀伤者亦然。（隆庆《仪真县志》卷十三）

（3）天宁万寿禅寺，申志云在县治东南澄江桥西。始自唐景龙三年，泗州僧建佛塔七级，以镇白沙，创永和庵于塔后。宋崇宁中，僧道坚复建，赐名报恩光孝禅寺。政和中，改天宁禅院，后有楞伽庵，苏子瞻尝于此写经，故名。（陆志作绍兴中，更今名）西有井，名慧日泉。南渡后，迭经兵火，寺塔俱毁。明洪武，僧法刚复建。永乐初，智韶继葺宝塔，道常增建殿堂、塔廊。嘉靖中，僧会复衡重修（胡志复作佛），增饰重门，巍然丛林之胜。嘉靖四十四年，浮图灾，僧法成、法晟重加修造，易以金锥，后渐颓落。顺治间，众商江汉吉等重修（陆志云国朝顺治十二年重修，康熙二十三年塔又焚，二十七年重建，五十六年程志伐重建佛殿）。

颜志云乾隆十七年，僧性善暨邑人方嶠、方元鹏等建藏经楼方丈室。三十五年，知县卫晞骏新拓山门地基以肃，岁时朝贺，僧圆智募修观音殿，并增建楼五间。三十八年修塔。四十七年募建大悲楼、地藏楼。四十九年重修佛殿及廊庑，塔亦新之。嘉庆九年，僧慧白募修塔及山门。按道光十九年，李玉禄、郑兆颖等率僧昌持募，众绅商督修宝塔前后殿宇，张式均装，塑佛像金身，寺内又并收水月庵作下院。（道光《仪征县志》卷二十《祠祀志》）

城守营守备署，在县前纪寿宫东。国朝雍正十年，守备刘祚隆详请，即马公废祠创建。十二年立石志之。按陆志云在县治南马神庙右，即马厂也。明永乐间虽置守备而官廨未立，寄居天宁寺。宏治间马政既变，遂以马厂为寓，厅事厢室皆仍其旧。正德以来，始加修葺。嘉靖初，守备田茂创为门垣，久渐倾。崇祯十年，守备陈宏达重修，今复圯。颜志又云后屢加修葺。今查房卷，乾隆五十九年修。道光十七年，守备王嘉福重修，计署房大门三楹，二门三楹，库房三楹，大堂三楹，二堂三楹，西厅三楹，土地祠三楹，东厅三楹。（道光《仪征县志》卷二《建置志》）

僧道会司，僧会司在天宁寺，道会司在玄妙观，俱洪武初开设，今玄妙观废，入学宫，其印记以各祠庙羽流轮署，僧会亦然。

广实仓，在澄江桥东南，洪武间建，澄江即天宁桥仓，有官攒斗级，收掌卫军屯子粒。

州常平仓，旧在附郭扬子县西南，即旧船厂，居前有大池，天宁寺塔影倒浸于其中。靖康后废。淳熙间运判钱冲之奏徙于竹架巷。开禧间尽毁于兵火。（隆庆《仪真县志》卷三《建置考》）

（4）吴人谓堤曰圩。十二圩本名普新洲，民筑圩而居，以次第析之，曰十二圩，统其数也。今尚有头圩、二圩诸名，而亡者数圩，又有所谓十三圩者，盖稍易其旧矣。厥地当仪征县治东南十二里，东北四十五里至扬州，水程曲多二十里，南临大江，北枕福德洲，隔河旧港，

东倚新胜条洲，又东一片柴洲，西接沙河，又西白兴洲。初仅耕氓，编芦为舍，苦亦以之，地势卑下，水涨常侵榻。自设栈，稗贩逐利者日集，沿江泊船处立码头，分为十三帮，岸上纵横设肆，建公所，造神祠，迤邐断续至旧港，居然一小会矣。依水植杨柳，荒地自生蒹葭，腴壤种稻，上下一碧，风日妍娱，表里江河，帆樯林绕，亦一胜也。前因六濠口江水坍塌，移栈于此，盐艘聚泊，始无虞焉。

仪所为准盐总汇之区，语具前志。同治四年，盐政曾国藩改于瓜洲设栈，委派大员经理，商贩便之。九年，瓜栈西北岸为水所啮，至十一年八月，岸大坍，盐皆移堆泰州。十二年十月，始建今栈迁焉。栈在仪征之十二圩，自东门直入，凡七正，正各三间，并左右厢，凡四十间。东前为盐捕营房，在仪门外，内则望江楼，又内为东花厅，又内为厨，又内为余屋，约七正，正皆相隔，凡东大小屋四十七间。西前为巡勇房，连内六正，又西前为筹房司，筹码者居之，连内六正，又西五正后置更棚，凡倚后者为内宅，中除厅事外，皆幕友委员及司事者居之。凡西大小屋九十四间，都共一百八十一间。（光绪《两淮盐法志》卷十九《图说门》）

同治八年以后，江流北移，河岸圯堕，栈仓不能立，乃浚仪征盐河。十三年遂移栈于仪征十二圩，其掣售章程一如在瓜洲，时夫设栈售盐之策，由就场征税变而通之者也。（光绪《江都县志》卷五《盐法考》）

设栈售盐，掌之以官，所以整轮保价，戒搀越，示均衡也。淮南总栈，初设于瓜洲新河口，同治八年以后移至仪征十二圩。盐船抵圩，掣储于栈，依轮递售，其法以二万五千五百引为一轮，泰属一万五千引，通属七千五百引，开明场分盐色，榜示栈前，听江贩与场商凭色自相交易，官为核定其价，悬牌晓示，毋许涨缩。江贩与场商交易后，即取交单，赴扬州淮南总局按引缴价，局员发给护照，持赴圩栈，请筹发盐。淮北售盐则于西坝广设官栈，而以公所为之籍，盐船抵坝，发盐，上栈，堆存何栈，先报明公所备查。售盐时，由栈随时知照，公所派人监秤，遵照牌价交付，不得私相授受，如不遵定价，私行增减者，查出后，勒令该栈闭歇。（民国《甘泉县续志》盐法考第五）

初捆掣盐在仪征之天池，疏河以达，曰盐河。嗣设栈瓜洲，与江滨，频遭水患。同治十二年，移栈十二圩。凡通泰场盐，皆改运赴圩。圩故有河，曰内河，西分二道并达仪征县城南与东及东北隅，皆注于江道，尤岐瓜蔓而绮交栈，四面水相环也。栈地去河差远，因稍稍开凿之，自旧港即旧江平江闸，引水过栈，前至东仓，后止命曰新河。栈前别曰坞河，都长六百四十五丈，自平河闸至三汊河，长六千六百五丈有奇，水亦浅，不足运，复加疏浚，谓之旧河。凡费银七万二千余两，顾地衍水平，潮汐日荡，山沙水泥，动易淤滞，大涨沟一带尤甚，故每三四年须一浚焉。（光绪《两淮盐法志》卷十九《图说门》）

运河旧由瓜洲城北水关穿城，达南水关出江，道光二十三年南门塌陷，其近南城垣民居、河道悉入于江，仅余北水关外河道里许，上接运河，无以避风涛之险，海运既兴，运道遂不由江沂淮，其纲盐转运，向由仪征出江，亦不經由瓜洲。同治四年，以仪河未能修复，改道瓜洲，疏济运桥之河，掘通新坝，达六濠口，名曰后河。五年乃于北水关之东开河入城，迤城而东出东水关，达六濠口，即新河也。嗣以江岸塌卸，栈仓难立，再改道仪征之十二圩，然新河通舟楫如故，前志载瓜洲越河道光间塌于江。（光绪《江都县志》卷三《河渠考》）

运河至高旻寺北西向，开一支渠曰仪征运盐河，凡盐艘西驶出江者，逾东石人头即出江都界，入仪征界，至十二圩出江，故曰仪征运盐河也。（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卷一《地理考》）

仪河即仪征运河，旧为上江运道所经，乾隆后为盐艘出江之路。同治四年，以河道淤塞，改由瓜洲开新河，于六濠口设栈掣盐过坝，嗣因江岸塌卸，于十二年移栈仪征十二圩地方，始挑复仪河通江故道。

今仍之，此河由三汊河西南至东石人头界，牌港属江都境。《江防厅册》江都县县丞分

管，汛地自湾头闸南起至三汊河迤西石人头镇仪征县界，止计四十三里。

咸丰十一年改并万寿司巡检兼管。（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卷三《河渠考中》）

（仪征）土地瘠薄，农产不丰，故文化亦落后。居民所操语言为扬州语，与南京语之混合语，南部平原多圩田，农产物以稻为大宗。西北丘陵，地多山田，以麦豆杂粮等为大宗。工业品以织席为着原料，取自宁波及苏州，年产额约三十余万元。而以朴树湾为中心，交通以水路为主。仪河系舟运要道，自南京至扬州口岸，自镇江至六合之小轮航路，皆经泗源沟及十二圩，而十二圩且为长江大轮船停泊码头，商业很盛。仪征县城面积小而商业不振，人口三万二千，以泗源沟为其外港，十二圩为淮南北盐之集散地，工人及船户多依运盐为生，多两湖、赣、皖客民，有轻便铁道专为运盐，故繁盛远过县城。（民国《江苏省地志》第四编《地方志》）

历届十二圩准盐总栈总办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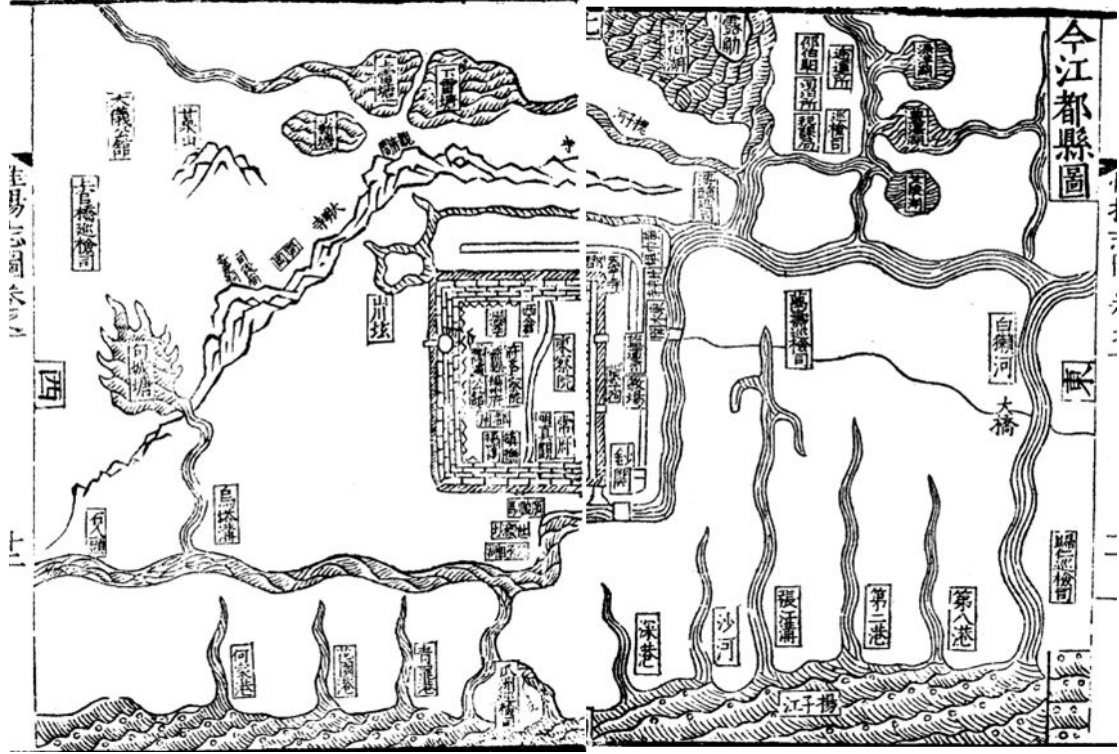
时间	姓名	籍贯
同治年间	庞际云	直隶宁津
光绪年间	徐文达	江西南陵
光绪年间	黄祖络	江西卢陵
光绪年间	周崇清	甘肃
光绪年间	李家骅	湖南长沙
光绪年间	吴敬鼓	江西
光绪年间	冯帮棣	湖南
光绪年间	蒯光典	安徽合肥
宣统年间	李瑕一	安徽合肥
民国年间	余贤跃	浙江
民国年间	叶希贤	湖北
民国年间	沈本强	浙江

（资料来源：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盐业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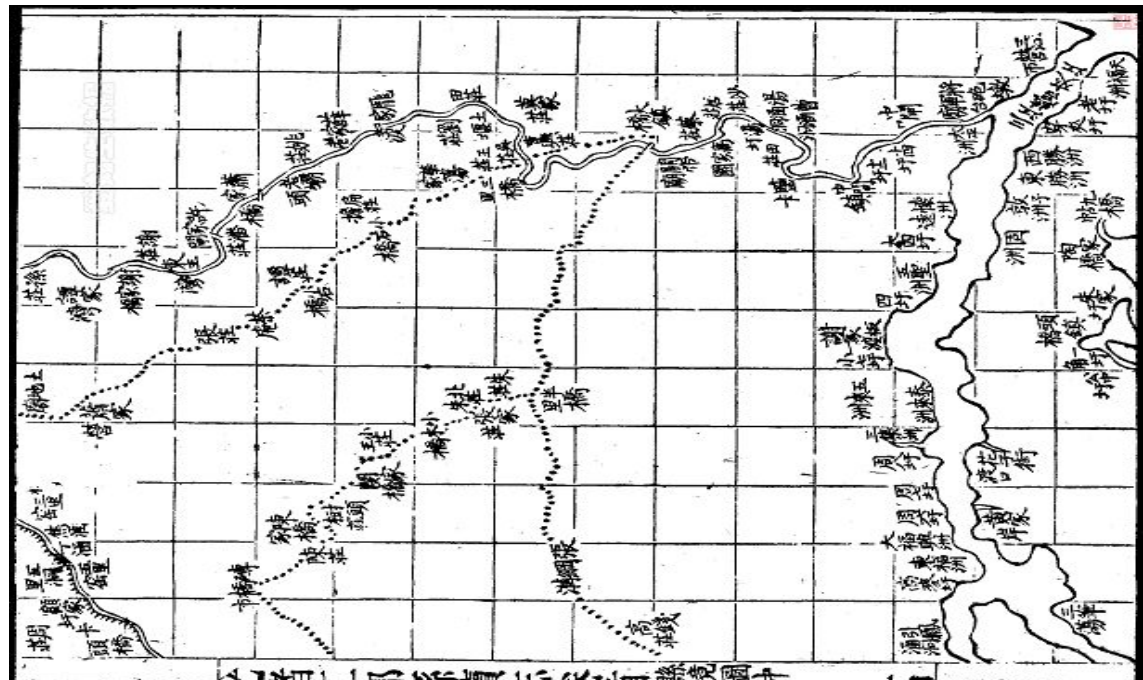
三、大桥镇

1、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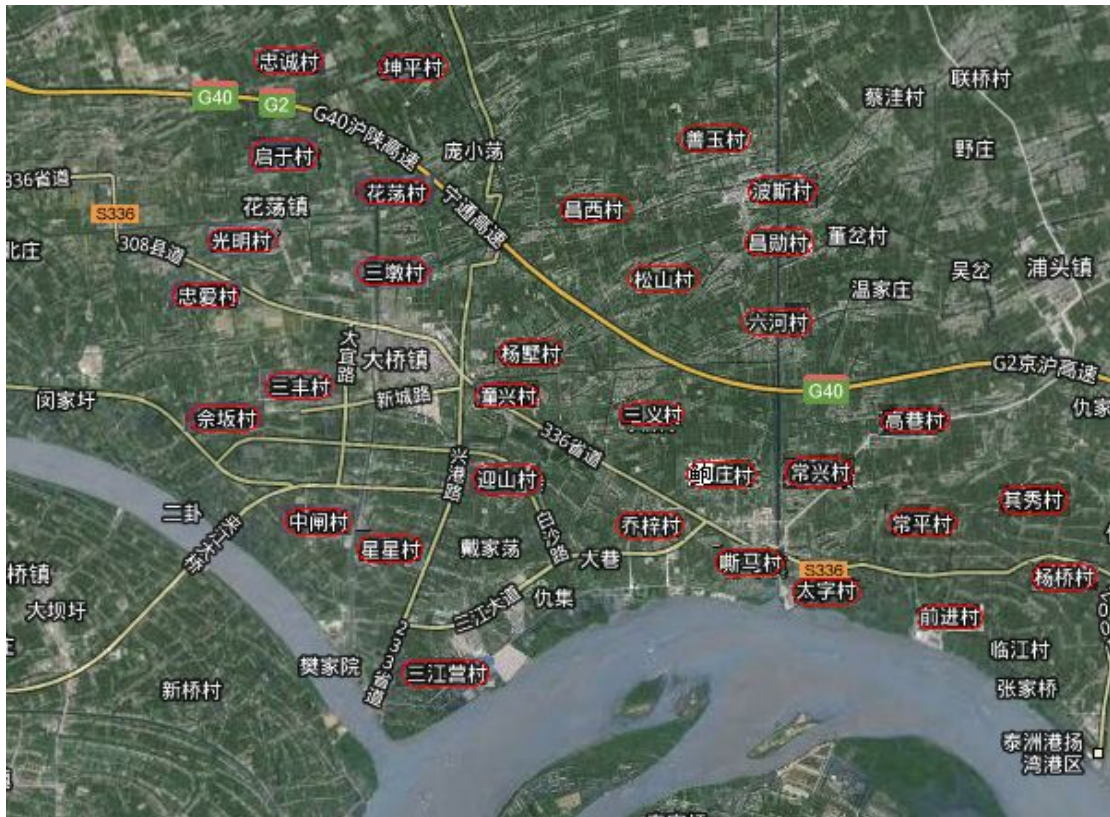
江都县图（嘉靖《惟扬志》）



江都县四乡图（局部）（光绪《江都县志》）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卫星图



2、概况

(1) 大桥镇

江都大桥镇地处江都东南部，东至泰州高港区，南至长江，西至仙女镇，北至宜陵镇。大桥镇古名白沙，旧时念“带”桥，因三百年前白塔河上的一座名为永济桥的石拱桥而得名。白塔河是明永乐七年（1409年）开浚的，穿镇而过，其形如一条带子，便称之为“带水”，又名玉带河，因此大桥又名带水。永济桥是横跨白塔河上的单墩独拱石质亭桥，清康熙年间，名士朱江独资“造桥以济行人”，人们有感于其善举，便命名为“永济桥”。1966年因行人推车上下很不方便，在开拓河床时，石桥被拆去，重新建造了一座宽阔平坦的钢筋水泥桥，成为大桥镇老街上的东西通道。

宋淳熙二年（1175年）大桥建镇，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元时大桥镇为扬州东乡的重镇，成了兵马驻扎区与农产品集散地。明清时期，大桥镇一直是江都县的重要镇市，闻名遐迩。民国后称大桥市，民国十八年（1929年）撤市称镇，其后曾经将大桥镇划分为大桥、青龙、仁寿三镇。1942年江都县分为江都、邗东两县，大桥镇属邗东县谢桥区。1943年江邗两县合并，大桥镇仍属江都县谢桥区，同年谢桥区撤销，大桥改属曹王区。1947年仁寿、青龙、大桥3镇合并为大桥镇。1948年冬，大桥镇解放。1958年改设大桥人民公社。1959年析出中闸区域另建中闸人民公社。1961年析出花荡区域另建花荡人民公社。1964年析出新塘大队另建杨墅人民公社。1973年杨墅公社划并大桥镇籍。2000年中闸、昌松2乡，2005年花荡、嘶马二镇并入大桥镇。大桥镇现面积160平方公里，常驻人口约20万人。镇政府驻大桥东园路，辖8个社区，32个村和1个果木良种场。

（2）嘶马社区（原嘶马镇）

嘶马南临长江与扬中县隔江相望，北依波斯，东与泰州市高港区交界，西傍大桥果园。省道江平线，宁通一级公路，县道嘶华线穿其境而过，交通发达。2005年，江都进行乡镇合并，嘶马镇建制被撤销，嘶马作为一个社区，整体并入大桥镇。现有大桥镇嘶马村（长江社区）；乔梓村（合并圣容村）；太字村；前进村；杨桥村（合并临江村）；鲍庄村；常兴村；高巷村；常平村；其秀村。

传说“嘶马”镇名与南宋末岳飞在此抗金有关，百姓为纪念岳家军大胜，将原名郭家村改为“嘶马”。嘶马镇作为镇市最早见于康熙《江都县志》，乾隆五十三年改属泰兴县（嘉庆《江都县续志》）。

3、现存遗迹

（1）大桥镇

塌扒街：大桥镇塌扒街南北走向，占地面积550平方米，长262米，宽约2米，清代建筑，是一条繁荣的老街。始建于元大桥山寨，东边有商铺店房，南北有寨门，延绵向西到东大街，白塔河边亦有寨门，历经明清后逐步成为商业街。地面用石质条板铺成。现在周围还保留相当多的店铺，至今仍在使用的。

联盟街东面古井：位于大桥镇仁寿社区联盟街8-1号。石质圆形井圈，井面上采用乱石铺就，有方形、圆形的柱础石、条形石，其中一块是珍贵的火星庙土地契约碑。井圈上有两道旋纹，分成两层台阶，井采用小青砖砌成，形状为上小下大。该井为大桥镇原火星庙使用，水质较好，至今仍在使用的。

开元寺：大桥开元寺遗址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位于大桥镇三丰村境内。因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得名，开元寺寺名由大书法家李邕题写。开元寺由山门、大雄宝殿、观音阁、南楼等组成，高大宏伟、凝重端庄。大诗人刘长卿、卢纶、罗隐等曾登临赋诗抒怀。清顺治十八年迁移至镇西三丰村，寺貌依旧。1958年寺废圮。1994年开元寺重修。寺内供奉释迦牟尼大佛像等，佛身高大，气魄非凡。2000年大雄宝殿竣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赠书，茗山法师题写寺匾。

（2）嘶马社区（原嘶马镇）

嘶马牌楼街：街呈龙形，整条街有5条支巷，喻龙五爪。有由东西向、南北向两条组成的石板街，占地面积750平方米，东西长240米，南北长123米，皆用长条石铺成，石质大部分为花岗岩，少部分为青石，条石长平均为1.2米，街两边为商铺及民宅。龙眼井，位于牌楼街西尽头，大早年不干涸。

关帝庙：位于大桥镇长江社区（原属嘶马镇）牌楼街63号，现为江都区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宋，原为魏王生祠，清代重建，改为关帝庙。原有关公殿（大殿）、万年台（戏台）、东西配房、圣母殿、三义殿、龙王殿、山门等建筑。现仅存大殿，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30平方米，建筑面积110平方米，面阔三间11.8米，进深七檩8.52米，脊檩高6.3米，硬山式结构，青砖小瓦，部分梁架用楠木，柱头装梁垫，柱下方形石础垫木欂，南檐有轩廊。前有厢房，并有砖铺月台，四周有石制栏杆，题记显示为清咸丰元年（1851年）重修。

庙内主供关圣塑像，有楹联二副：“数定三分扶汉室，削吴吞魏，辛苦备尝，未了平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朝，伏虎降魔，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逐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圣容寺：现为江都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原嘶马镇圣容村，坐北朝南。南临长江，北靠

大桥沿江开发区三江大道。占地面积 3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该寺原名地藏庵，始建于宋，清代重建。原主体建筑有四进，北一进为天王殿，第二进为大雄宝殿，第三进为地藏殿，第四进为观音殿，两侧有道隔墙，外围有侧房五进，分别为花厅、方丈室、寮房、禅房、斋堂等。现存大殿为面阔三间 15.2 米，进深九檩 11.88 米，脊檩高 7.6 米，庑殿顶回廊式，梁架明构，保存较好。殿后有一对神兽柱，右侧上端已损坏，左侧上端完好，上有阴文竖写，右上侧为“大明国直隶扬州府江都县”，落款处为“天启乙丑年”（天启五年，1625 年）。殿前存有正八边形古井一口，百年银杏树两株，高 10 余米，门前有明天启年间青石炉瓶一对。是一座宋式风格的建筑。

据说，圣容寺开山始祖寿峰和尚原是苏州某寺院方丈，一日到镇扬一带名刹朝拜，途经双江口（在圣容寺南约三华里，为一个沿江停靠码头）登岸，发觉这里是块龙地，便随缘发愿买地建了此庙。

五圣庙：位于大桥镇鲍庄村（原嘶马镇）东，红旗河西岸，坐北朝南，建于明末清初，占地面积 369 平方米，大殿于 1972 年拆毁。该庙西院墙上嵌有一块砖雕碑刻，保存基本完好，碑文字迹清晰可辨。因年代久远，砖雕边框图案已部分风化，朽坏脱落。此碑立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碑文中有“本庄之五圣庙乃一方之古刹”。旧庙规模很大，占地约 30 余亩，前后五进，建有山门、前殿、中殿、后殿、厢房和配殿，还有文昌阁、痧疹菩萨殿等。主殿内供五尊大菩萨，何为“五圣”，无考。庙内长有一株古银杏，经鉴定树龄为 400 年以上。现存建筑有前后两进十三间，后进八间及两厢。后进西首两间两厢为后殿及方丈用房。后进用整木木桩 8 根，门前系直棂纹隔扇。

4、资料汇编

《扬州府重修白塔河记》 王璠

维扬郡治东北两舍许，宜陵镇侧，有河名白塔，盖古运河支流，以南属于江，北达于淮者也。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陈公瑄酬浚旧道，建新开、大桥、潘家、江口四闸，以蓄泄水，以便江南漕运。历岁滋久，中多壅阏，舟既不通，闸亦随毁。迺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升以为言，上其事于总督漕运都御史李公裕，以询于众，得修河事宜，以属郭君，而总其成焉。郭君于是召集旁近兵民二万人，疏旧河二十里，筑东西捍水堤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闸，其大桥、新开闸之故存者，咸修复之。又增建土坝三。夏月潮涨则由闸，冬月水涸则由坝。又建减水闸五，以防泛滥；浅铺五，以备疏濬。至于莅事有厅，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检司，凡有益于河者，无不为之。经始于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毕工。通判鲍克宽具事颠末来请记。予尝考之吴城邗沟昉于《左传》，渠通江湖，载之迁史。唐漕江淮，撒闸置堰。宋至绍兴，易堰以闸，则漕河之出于扬境者最为切要。漕法之讲于先儒者最为详备，漕数之给于县官者最为丰溢。大抵建国于西北为不拔之基，取材于东南供不贲之费，由今视昔，初无少异，兴事劝功，有待于人，此白塔之所为濬理于今日也。虽然古人尝谓润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遂涉漕路，由京口埭沿伊娄渠以达扬子，岁无覆舟，且减运钱数万。今京口埭既淤浅，不胜重载，则由常州孟渎河入江，溯流而趋伊娄，回还百八十里，视六十里既两倍之，而大江风涛之险，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岁中见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则江南漕舟出孟渎者，可径投断腰洪入夹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达扬境。脱不测之渊以即安流，忘盗窃之虞而游乐土。蒸徒欢呼，无事转挽，篙工柁师，枕卧而至，其为省费又奚翅数万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经略，郭君之筹划，而欲望其力排群议，茂纘成迹，施加当时，敷被后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

（《皇明经济文录》卷 16《工部下》）

（宣德七年）开扬州白塔河。

置新闸（开）、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江南粮船由常州府孟渎河过江，由是河至湾头入漕河，以省瓜洲盘坝之费。正统四年，河淤泄，粮船不行，反泄漕水，河口遂闭。十年，因御史吴镒言，于大桥插筑坝车船，后亦废。成化十年，会议挑濬河口淤泥，拆去旧闸，改造通江、留潮、新开三闸，又筑软坝三座，随水涨落，以时启闭，后因水涸仍闭。

（《漕运通志》卷8《漕例略》）

东北六十里曰白塔河。

宣德间，平江伯陈瑄所穿，南入扬子江，北际官河，建新开、大桥、潘家、江口四闸以蓄泄水。漕舟由常州西北孟渎河渡江，自运盐河至湾头入口（漕），不经瓜洲，得免大江百八十里之险，道甚捷而便也。岁久湮塞，舟既不通，闸亦随毁。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公升复疏之，为筑堤增口（建）闸坝及浅铺，制更详善，皆为漕计也。不知何年复移漕瓜洲，河遂再废。嘉靖三十年，郡守吴公桂芳开浚故道，官民称便焉，置巡检司，属两淮运司，以防与贩私鹾者，而漕道竟不由河入矣。

（万历《江都县志》卷7《提封志》）

开元寺 在城东五十里（康熙《江都县志》卷7《寺观》）

大桥镇 在城东六十里。明永乐间，陈瑄穿白塔河通运，由此达江，商舶亦由此出入。后运道复由瓜洲，河存未湮，居人日众，遂为大镇。

嘶马镇 在城东七十里，其地濒江接洲，与泰兴县接壤。

（乾隆《江都县志》卷3《疆域·镇市》）

开元寺 在城东五十里，唐时建。国朝顺治十八年迁于傅李桥。（乾隆《江都县志》卷17《寺观》）

大桥永无关钞碑 康熙三十三年立，在大桥中街三圣庵前。（嘉庆《江都县志》卷8《碑目》）

大桥镇 在县城东北，张纲镇东，镇跨白塔河东西岸。丝布业最盛，其南十余里即中闸镇。距城陆路四十五里，水路一百十五里。

嘶马镇 在县城东北，大桥镇东南数里，其南十余里即三江营，距城陆路五十里，水路一百二十余里。

中闸镇 在县城东南，大桥镇南，白塔河下游东岸，当白塔河出江之口，口外即夹江也。距城陆路四十七里，水路六十八里。

三江营 在县城东南，夹江北岸，东北与嘶马镇相直，距城陆路五十五里，水路七十余里。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1《地理考·市镇》）

白塔河受运盐河水，旧建石闸一座。（《扬军厅册》：白塔河石闸一座，金门宽一丈。乾隆九年建造，闸下引河长五千四百丈泄水，由刚王庄、焦家荡、大桥镇归江，现在倒卸。）南行三里聚宝桥，五里沙子桥，折而西二里谈家湾，复折而南约八里至谢家桥（在东岸），二里王家湾，少西四里许家闸，迤东三里焦家荡，一里老坝，秦塘河自西来会（详见前），一里网子桥，白汊河自东来会（详后），一里庞家渡，五里田家洼（在东岸），五里萧家湾

（分支东达波斯庄，详后），折而西三里吉家庄，二里莫家庄，三里三墩桥，迤而少南，复折而北，五里至石家庄，又南迤而东，复折而南，三里大桥镇，二里南圩，一里关帝庙，三里杨家涵，三里漕涵洞，迤西三里濮家湾，迤北五里顾家湾，复折而南约四里，迤东三里中闸镇，折而南三里姚家院（分支西行一里红桥，三里至老圩，北迤南二里田家圩，一里中二圩，二里冯小圩，又南二里由港头入夹江）又南二里经下闸口入大江。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3《河渠考上》）

大桥地产桑苗，江北各地购者甚众。豆饼靛青运销江南，岁为大宗。土人织縲布缣丝，及酿大麦秫为酒，颇销行。产药品甚多，以荆芥为良，岁售银币三千枚以上。竹工所制竹器亦佳。（民国《江都县续志》卷6《实业考》）

开元寺 在县东五十里大桥镇。唐时建，刘长卿、卢纶、罗隐皆有扬州开元寺诗，载旧志。顺治十八年迁于傅李桥，其地去镇西南里许，寺已荒废不修。（民国《江都县续志》卷12《寺观考》）

法源寺 在县东五十里大桥镇。明时建，相传即唐开元寺旧址，信否俟考。今寺僧可立扩充屋宇，规模颇盛。（民国《江都县续志》卷12《寺观考》）

三圣庵 一在大桥镇，庵前有康熙三十三年谕大桥永无关钞碑。（民国《江都县续志》卷12《寺观考》）

【附：三圣庵旧址位于大桥镇仁寿社区水巷口15号，清建筑，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平方米，面阔3间12米，进深8.4米。底层五架抬梁，木楼板，木板壁；二楼也是五架抬梁，七架梁，外走廊，走廊有格扇装饰，两边有厢房的连体结构，都使用格扇装饰。初为朱姓家庵，后为寺庙，前后五进。第五进大楼三间，下供佛像三尊，此即西方三圣，故名“三圣庵”。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圣庵曾设为小学，抗战前印尼曾有道长来此讲学。民国政府曾设警察分局于此。解放后，部分改为旅社。现存院落及院门，古柏树两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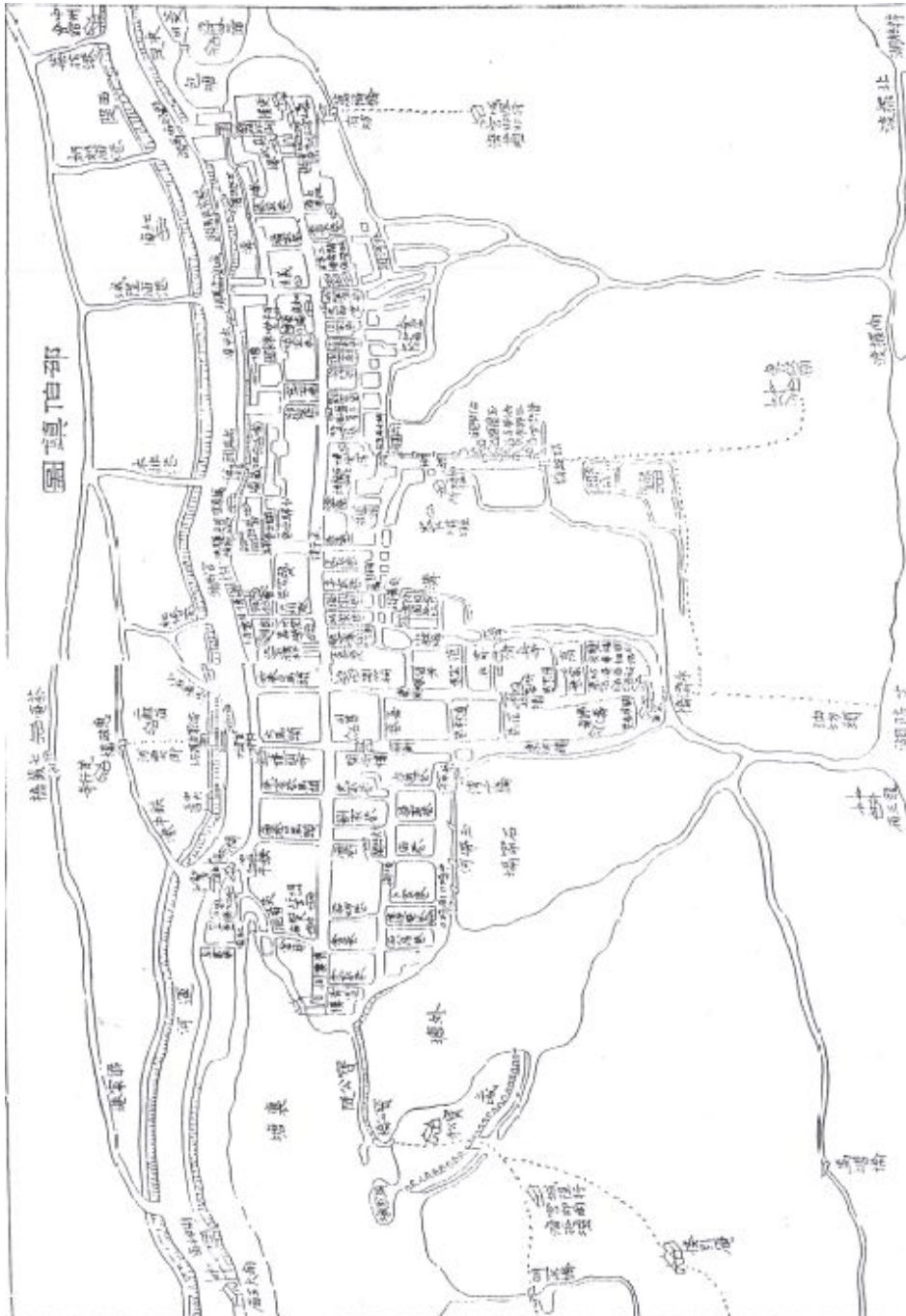
龙华寺 在大桥镇，寺东有魁星楼。（民国《江都县续志》卷12《寺观考》）

四、邵伯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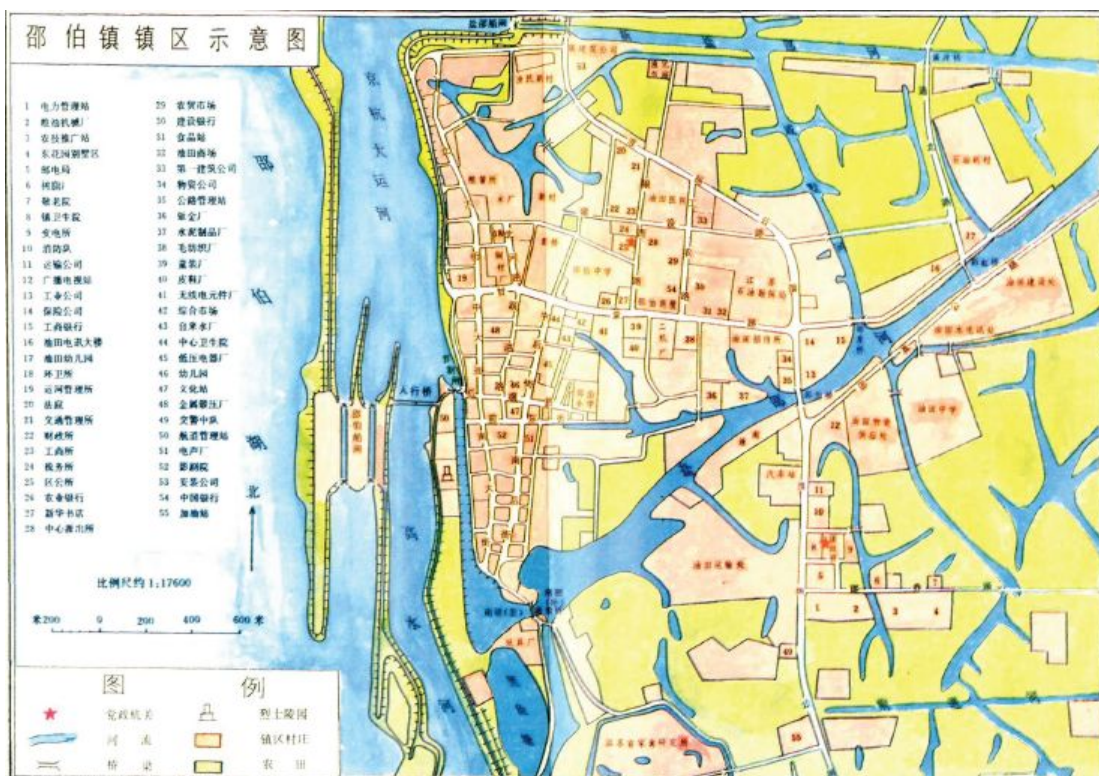
1、舆图

《邵伯镇图》

(《甘棠小志》图版,《邵伯镇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现代邵伯镇镇区示意图
 (《邵伯镇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概况

邵伯镇地处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东邻丁伙镇、真武镇，西傍邵伯湖与扬州市邗江区相望，南接仙女镇，北与高邮市的车逻镇、八桥镇接壤。

邵伯古称甘棠和邵伯埭，因东晋太元十年（公元 385 年）官封太保太傅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于此筑埭而得名，唐宋以后日益兴盛，是京杭运河线上闻名遐迩的繁华商阜。明清时期设邵伯巡检司，辖 24 坊 8 铺；民国元年（1912）至 23 年，设邵伯市，辖 15 庄 5 镇；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12 月至次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在邵伯建立政权，初置区政府，后建市政府，领辖邵伯、青云、蟾宫 3 镇及昭关、永桥、两渡、孙桥、水西 5 乡；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邵伯再次解放，初设邵伯市政府，后设镇政府；1952 年 9 月邵伯镇政府升格为邵伯区政府，辖原邵伯镇及公路村；1954 年 6 月恢复邵伯镇机构，改称为邵伯镇人民委员会；1958 年 9 月建立江都县第一个人民公社——邵伯人民公社，为政社合一的行政机构，基层设 8 个工区；1959 年 5 月调整公社规模，划出丁伙地区，1961 年再次调整，辖 5 个居委会，2 个大队，另建艾菱公社，辖 18 个生产大队；1964 年 11 月改邵伯镇人民公社为邵伯镇人民政府；1968 年 9 月，建邵伯镇革命委员会；1973 年 4 月，乡镇合并，艾菱、邵伯并为邵伯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1981 年 5 月，改公社革命委员会为公社管理委员会；1984 年 5 月，复名邵伯镇人民政府；2005 年 5 月行政区划调整，昭关、邵伯镇合并新建邵伯镇。

3、现存遗迹

江都段大运河

（江都区邵伯镇露筋村至邵伯镇六闸）

江都段大运河自扬州市西北昭关镇露筋村入境，自邵伯镇六闸花园滩出境，境内流程约16公里，最宽处450米，最窄处75米，清初修筑。隋开皇七年（587年）开山阳渎，多取邗沟东道，途径茱萸湾（今湾头镇）至宜陵镇，过樊川镇入高邮。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筑重堤于宝应、高邮、邵伯、白马湖老堤之东，基本形成里运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及二十五年（1686年），先后开凿中运河，使黄运彻底分开。

邵伯船闸

（江都区邵伯镇甘棠社区邵伯闸南边）

邵伯船闸横跨于南北流向的邵伯湖上，占地面积500平方米。邵伯船闸由陶馥记公司建于1934年，是用英国减免的部分庚子赔款建造，共用87万余银元。蒋介石曾亲自题“邵伯船闸”四字。闸西是南水北调的源头河高水河。现遗存原上游闸首。

邵伯保卫战遗址（大王庙）

（江都区邵伯镇邵伯保卫战烈士陵园）

邵伯保卫战遗址为解放战争时期苏中七战的重要战场之一。旧址原为大王庙，现已成为邵伯保卫战烈士陵园，建有纪念馆、六棱柱纪念碑和烈士墓。（大王庙碑文附后）

邵伯罗君生祠记碑

（江都区邵伯镇甘棠社区新大街邵伯中学）

院内罗君生祠记碑占地面积约4平方米。原碑北宋元丰年间立，后遭毁，现碑为明嘉靖年间重刻。碑石质为青石，面东而立，方首抹角，下配须弥座。碑身高1.76米、宽0.81米、厚0.21米，座高0.55米、宽1.15米、厚0.4米。碑额篆书“罗君生祠记”，正文楷书计525字，记江都令罗适为官利民善政、民置生祠祀之一事，文末落款为“淮海居士高邮秦观撰”。此碑为明代遗存，碑文为高邮文士秦观所书，碑整体保存较好。（碑文附后）

江北运河复堤记碑

（江都区邵伯镇甘棠社区运河西堤六闸处）

青石质地，方首，方座，高2.0米，宽0.86米，厚0.22米，刻楷书24行满行58字，计1360字。记载1931年8月大水灾的灾情及运河大堤高邮至江都段堵口、复堤程情况。仪征陈延华撰文并书，1933年4月淮扬士绅公立，江都王纯泉镌石此碑，是反映运河历史重要实物。（碑文附后）

邵伯铁牛

（江都区邵伯镇甘棠社区斗野亭）

邵伯铁牛位于邵伯镇斗野亭内北端，时代应为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制，整体浇铸，长1.98米，高1.10米，呈俯伏昂首凝视状，腹部铸有文字，“淮水北来何泱泱，长堤如虹攻金汤。冶铁作犀镇甘棠，以坤制坎柔克刚，容民畜众保无疆，亿万千年颂安康。”现已漫漶不清。原为镇水之物，置古运河边，1965年冬移至文化站保护。斗野亭建成后又移至此。此物为研究当代的水利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邵伯镇巡检司旧址

（江都区邵伯镇甘棠社区大马头15号）

邵伯巡检司旧址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50平方米，建筑面积55平方米。房屋五架梁，中堂有天窗，硬山墙，墙面木板陈旧失修。房屋面阔三间11米，进深五檩5米。文化站院内有当时明碑一方，上刻双凤朝阳图案。设立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首任巡检张仁开，1912年废巡检司建邵伯市公所，20世纪50年代改为邵伯文化站。

4、资料汇编

（1）江都段大运河

运河上自高邮三十里铺入露筋为甘泉邵伯镇司境，下过本镇，南抵湾头闸北壁虎桥东岸入江都境。又南抵缺口西岸亦入江都境。扬州运道创自邗沟，称名不一，徙复无常。嘉庆《府志》：扬州运河上自山阳县黄浦与宝应县交界起，下过郡城少折而西至三岔河南行，至瓜洲入江止，为粮运正道。又自三岔河西南行至仪征县入江止，为盐船入江之路，按此通宝应、高邮、甘泉、江都、仪征五属境内运河言之。

晋谢太傅安于步邱迤北筑埭蓄水，而邵伯以名。绍兴间，向子諲尝言，运河高江淮数丈，则欲通运路，不得不资堰闸以宣节其流。第堰则良断中流，不免烦于剥卸。闸则有口通舟，随时启闭，法以后出而益善。此邵伯改埭为闸，人之所以为利也。《淮安府志》云：宋向子諲言，运河高江淮数丈，则知明以前不独江不能达淮，淮亦不能达江也。中间数百里，藉以济运者，在扬乃太子港、勾城湖、爱敬陂、七里港、高邮湖之水，在淮乃射阳湖、白马湖。故历代皆有堰闸蓄水，堰闸废则走水干涸。至黄夺淮后，湖身淤垫，淮始高而运河卑，淮乃入江。观此可以知邵伯堰闸兴废之故矣。

隋开山阳渎，由茱萸湾历宜陵樊汊，以达淮，去邵伯境益东。隋文帝于扬州开山阳渎，盖由茱萸湾至宜陵镇，达樊汊，入高邮宝应山阳河，以达于射阳。隋文帝始由此道入樊汊，以通往来，炀帝又开广之。艾陵湖在邵伯镇东，宜陵樊汊又在艾陵湖东。

唐于邗沟置堰平水，宋天禧间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邵伯堰与北神独存。《宋史·河渠志》：真宗天禧二年，江淮发运使贾宗言，诸路岁漕自真扬入淮汴历堰者五，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疲于牵挽，官私船舰由此速坏。……（邵伯、北神）至神宗熙宁中，钟离瑾置闸邵伯埭旁，自是用闸，邵伯堰始废不用。

绍熙间，邵伯迤北，筑堤湖东。此实今邵伯三沟闸以北，运河西堤。其时未有月河（月河即今运河。云月河者，向由湖运，特于湖堤之，东创疏一河，故称月河），舟由湖运。今运河之西邵伯等湖堤在湖东，自不得被以西之名。

明万历间开邵伯镇北越河，以避湖险，则今所行之运河也。案东晋于邵伯置埭，历唐及宋皆沿其制，以水不平流故也。明初犹盘坝过船。迨平江伯引淮通漕，自是淮水入湖，邵伯水皆平流，故司事者谓闸坝无所用。此运河之大变革也。淮既入湖而湖遂险。

镇南越河二，一以兴工避决口，一以舟行避掣溜。康熙三十八年，洪水冲决更楼，官堤民屋倏成巨浸。事闻，命都御史寿鼐、侍郎于成龙堵筑决堤，复开月河一道，自仓巷口西向折而南，至大王庙止，筑南北二坝，镇以铁牛。此即于成龙所开之月河也。按康熙之越河成，而正河先已沦为深塘，即今南塘，无复正河之迹。今越河已成正河，亦不复有越河之名。乾隆、道光之越河成，而正河如故。今粮艘商舶水大则绕越河，水小仍由正河，此又镇南两越河之不同也。

（董醇《甘棠小志》卷一《运道》）

（2）邵伯船闸

古邵伯埭一端连接今邵伯湖西北高地，一端连接邵伯镇东南之高地，中间横穿流经邵伯的古邗沟。为解决邗沟通航，特在横穿邗沟的邵伯埭上下两侧多建一个有一定坡比的斜坡，以连接上下游航道，用人力或畜力，绞关牵引船舶过埭，此为邵伯最早的过船设施。

自建邵伯埭，过往船只在邵伯都有一定时间的停留，使邵伯逐步成为商品的集散地。服务于过船的人员、机构也应运而生，渐渐邵伯从一水乡村荡逐步发展为南北水陆孔道，因而留下了不少的名人足迹。南北朝谢安之侄谢灵运过邵伯埭后，撰写的“西征赋”中有“选步邱而长想，钦太傅之遗武”之句。

邵伯埭虽然起到蓄水利农和航运用作用，但船载货物较多时或船较大时过埭十分困难，只能翻坝，劳工繁重，费时亦长，因而建造了更为先进的船闸，即斗门船闸。

在宋代以前，江淮地势南高北低，运河水的流向则是由南而北。因淮水低于运河水，故多处设埭堰，防止运河水下泄入淮，运河水位降低而无法通航。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夺淮后，由于黄河含沙量大，带来大量泥沙，淮河日益淤垫，河床不断提高，水位也不断升高，渐渐与运河水位相平了。“邵伯水皆平流，运舟运来无虞”，原设置的闸坝失去作用，专门设置的牵挽闸夫由230名减为90名，直至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减为40名，精简闸坝的管理机构由邵伯驿监管。

元明两朝，朝廷在沿河方略上重南轻北，以保漕运为主。明嘉靖以后，河道总督潘季驯大筑黄河两岸堤，固定河槽，河床淤垫日甚，江淮地势变化较大，给邵伯即里下河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正常的航运已经无法开展，于是重新建闸建坝，以启航运。

邵伯六闸并列两个闸门，闸的对河建绞关亭一座。船舶上水除用绞关外，闸门两侧还有人齐力牵拉，每当上下水位相差较大时，水流湍急异常，船只逆流而上险象环生。当时为过船诞生一种叫“溜子行”的组织，船只过闸时必请溜子行帮助牵挽。溜子行视船只大小，货物轻重，安排相应的人手，将船牵引过闸，收取一定的报酬。

明清两代对里运河的治理较多，尤其在康、乾时期，几任河督亲临邵伯督修堤坝。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虽然北去，但夺淮期间对尾闾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引起灾害仍然很大。导淮的积极倡议者和推行者，南通的状元张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请速治淮疏》中说“受灾之源，淮水也，淮所以危害者，入海路断，入江路淤，水一大至，漫溢而出”。故张謇所主张的七分入江，三分入海的导淮工程在当时是科学的，限于条件，计划无一实施。

辛亥革命以后，针对苏北地区运河既有航运又有导淮、灌溉、抗旱、排涝的作用，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调查研究后得到结论是在邵伯、淮阴、刘老涧三地建设先进的船闸，用以维持运河的水位，保证常年通航。

1934年，为建邵伯船闸，建立了邵伯船闸工程局，曹鸿基任局长。设计单位是导淮委员会工程处，设计者有沈衍基、林平一、王景贤、胡宏尧、陈和甫。建闸资金系利用英国部分减免的“庚子赔款”。

作为当时先进的船闸建设，采用钢板桩钢筋混凝土浇筑，闸门启用机械均由英国进口，克服施工种种困难，不断改进施工方法，因英国交货迟延，设备安装不能如期进行，所以放水验收时间是1936年8月，同年12月正式通航，原预算大洋60万元，实际耗资87.8万元。中国第一批现代化船闸诞生在邵伯运河上，国民政府对此建造工程十分重视的，在施工期间政府官员林森、陈果夫、孙科等亲临视察，蒋介石还亲笔题写了“邵伯船闸”。

邵伯船闸的主要技术参数是，闸室有效长度100米，宽10米，上下落差为6.5米，两岸门墙分设输水长廊道，直径为2.3米，以圆筒形阀门控制输水，每扇圆筒门引水面积为4.85平方米。长廊道在闸室下部两侧设有短型输水孔14个（1.2米×0.4米），两岸对冲，输水平静，船只稳定，系船缆引力小，输水时间比短廊道缩短2-3分钟，闸室里不需镇静波，但施工复杂，造价较高，采用液压机设备，用4人之力可操纵6吨的闸门。闸室每次可通过载

重 30 吨船 15 艘，载重 40 吨 10 船，载重 900 吨船均可通过。

邵伯新式船闸刚刚建成通航，次年就被日本人侵占，解放战争期间又遭战火毁坏。解放后经过修复才得到利用。1962 年因翻引江水，在老船闸与新建船闸之间开挖一条高水河，故将船闸改通里下河地区。1979 年为扩大向北送水的过水断面，拆除了老船闸。

随着铁路、公路、海运的迅速兴起，大运河作为主要的运输线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然而在治理淮河，充分发挥水利运输的优势方面，邵伯的地理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里运河是淮河入江道组成部分，分为 4 个梯形，沿线设有分淮入沂归海、归江等储泄水闸，除排泄少量区间水外，主要以排泄淮河中上游洪水为主。历史上扬州区域上设有“归江十坝”，每年 4 月桃花汛期来临，视水情大小，便要拆坝排洪，汛期过后又要堵坝蓄水，利用湖水灌溉，有时一年之间筑坝拆坝数次，耗资无数，泥土流失，耗尽当地财力、人力。水利部曾有废坝建闸的要求，在邵伯建立邵伯大控制闸，施工开始后，总工程师林平一等人，发现有了更好方法，即将集中控制方案改为分散控制。控制的主体工程转向下游，新建万福、太平、金湾、芒稻、江都西、江都东、江都送水、宜陵、宜陵北、芒稻、邵仙、运盐、邵伯 12 座节制闸。船闸 5 座：五里窑、宜陵、芒稻、江都、邵伯。

1958 年建成邵伯一线船闸，是建国的第一座大型船闸。1959 年 1 月动工，1962 年 3 月正式投入运行，闸宽 20 米，室长 230 米，年通过量 2000 万吨，可通一艘 3000 吨顶驳船或两艘 2000 吨的机动驳。船闸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了，闸门两分钟即可开启到位。

20 世纪 80 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到突飞猛进的时候，而沪宁杭重要工业区的能源，尤其是煤炭需求量增大，北部产煤区的铁路运输线至徐州段已饱和，海运绕道成本也高，故利用苏北运河分流北煤南运及腹地物质运输势在必行。运河再次得到整治，清淤建闸。1984 年 12 月，邵伯复线船闸又宣告开工，经过 4 年的努力，于 1987 年 12 月竣工，闸室宽 23 米，长 230 米。邵伯复线船闸配备有国内首次使用的微机控制系统和 15 吨运条，启用机用液力倡合传动装置，真正实现自动化、现代化的管理。如今邵伯船闸在大运河上，年通过量达 3000 万吨，是建国初期的 34 倍，年通船舶近 45 万艘次。

（节选自夏根林《京杭大运河上的邵伯船闸》，扬州博物馆文史材料）

（3）邵伯保卫战遗址（大王庙）

据董醇《甘棠小志》记载：邵伯镇“有大王庙三：一在镇南东岸运堤上，南大王庙；一在西岸潘家古渡南，中大王庙；一即中州会馆，在镇北西岸，俗称北大王庙。”现在南大王庙和北大王庙已不存在，只剩下中大王庙了。至于潘家古渡的位置，在今大马头对岸。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前后，因建邵伯船闸，南首筑有土坝，潘家古渡也就废弃，现为船闸职工宿舍区，离中大王庙近在咫尺。

中大王庙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拱顶庙门上书“大王庙”三字。一进庙门就是一座坐南朝北的戏台，正面对着大殿，东面两侧有串楼。戏台与大殿之间场地宽阔，铺以石板，可容千人观剧。大殿内有大王塑像，到解放时殿内已空无一物。大殿为硬山式建筑，面阔三间、12.94 米，进深九檩、11.8 米，轩敞宏伟；山墙饰有磨砖博缝，南檐挑山，单步轩廊，正脊、垂脊都是砧瓦叠砌，屋面铺着小瓦。后殿面宽三间、9.48 米，进深七檩、7.35 米，南檐设走廊。第三进有殿房庙屋二十间。殿宇梁架结构紧凑，殿基以条石砌成，至今没有走动。原西山墙与邵伯老船闸相隔甚近，开挖高水河后，西山墙紧挨高水河堤坝。庙中所祀之神，《甘棠小志》摘引了三种说法：其一，引自明《陈继儒传略》，神名谢绪，钱塘安溪人，为宋谢太后近戚。起初苦读诗书，后来志趣改变，无意进入仕途，乃建望云亭于祖莹金龙山。德祐二年（1276 年）宋亡，谢投苕水死。元末，乡人皆梦见谢绪为神。明太祖夺取临安，见神身披金甲，手执长矛在空中助战。后为保护漕河多次显示灵异。天启四年（1624 年）苏茂督漕运，河中水干，船不能行。神降话说：“为我请封，当以水报。”苏茂刚将请封文书写

好，大水就来了。遂加封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其二，为李笠翁言，谢绪为宋诸生，禀性忠义，闻左丞相陆秀夫抱幼帝昺投海殉国，知宋无望，也就投水而死。明太祖起兵后，绪托梦近臣，许诺以黄河水逆流助战，水果逆流，遂得封。谢绪排行第四，死于金龙山下，故曰金龙四大王。其三，据《邵远平戒山文存》中记载，神父司徒公仲武生四子，纪、纲、统、绪。神居四，故称四大王。以上三种传说，情节虽异，但从前两者来看，神名都为谢绪，第三说，姓虽不同而名相同。

据邵伯老人谈，大王庙是由渔民、船民发起建造的。他们常年在水上活动，都相信神灵，特别是水神能保佑他们平安，于是每年都举行规模较大的祭神盛会。渔民、船民根据行业和规模的不同分成许多帮派，“大船帮”每年要唱三天三夜的大王会，“小船帮”、“渔船帮”、“商船帮”、“拉丝帮”、“网帮”等也都唱大王会。他们认为唱了大王会，这一年才平平安安，不会发生翻船伤人的惨事。否则一旦出事，都归罪于没有虔诚祭神。起初，唱大王会上台，只在河边滩头用船上的篷布搭个棚子，在里面挂个神符，请“香火”来祭神。祭神的词念起来有板有眼，既庄严又动听，令人肃然起敬。还有“甩辫子”（不停地甩头上的辫子）、“翻杠子”（两个人扛着杠子，有人在杠子上做倒立动作）、“咬鸡头”（咬破鸡头，将鸡血洒在地上祭神）等仪式。

原来祭水神，只限于各类船帮，以后各行各业都请“香火”祭神。根据会典记载，凡御灾捍患诸神之礼，可于捍御之地建立专祠，特加封号，饬当地官员每年春秋两季择吉致祭。船帮乃集资兴建了大王庙。

大王庙由道士掌管。祭神时道士“跑方”很为热闹，只见道士披上道袍在广场上疾走，将一只大钹抛向天空，然后这只大钹又回到手中，落在另一只大钹上不停地旋转，屡试不爽，观众无不惊叹。道士还吹起唢呐、笛子、笙等乐器，唱起经文，抑扬顿挫，十分悦耳。民间的宗教活动，有时将佛教和道教的神道、仪式掺合在一起。大王庙的道士将祭水神的时间安排在每年六月十九，这一天相传是佛门观音菩萨的生日。前一天，也就是六月十八夕阳西下，大王庙的道士即请观音下凡。六月十九菩萨出坛，替群众消灾降福。

大王庙建成后，每年腊月初一都举行规模较大的祭祀盛会，有戏班子到这里来唱神戏。他们往往带来十本戏，大小船帮各唱五本。如唱十本可以送一本不要钱，因此一唱就是半个月。唱神戏时，广场中间用门板临时搭的看台上、串楼上坐满了观众。观众越多主办人越感到有面子，“香火”也唱得越起劲，有时能从天黑唱到第二天拂晓。每台戏，开场都是先跳加官、跳财神，然后唱太平戏。《姜太公钓鱼》、《文王访贤》等是经常上演的节目。其中，《瓦车篷》、《莲花庵》这类先苦后甜、最后大团圆的戏，最受群众欢迎。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邵伯保卫战期间，大王庙戏楼、串楼等建筑先后被拆毁，仅存大殿、后殿和小楼。1963年大殿改作水利仓库。1980年以后，大殿经过修缮，改作邵伯保卫战革命烈士纪念馆。

（据董醇《甘棠小志》及江都区政协文史材料）

（4）《邵伯罗君生祠碑记》（碑文）

罗君之为江都，以诚心为主，耻言钩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讼，曲直径决于前，不以属吏。诘误若小过，辄诲谕遣去。视鳏寡孤独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黎明视事，入夜犹不已。或讥其太劳。君曰，与其委成于吏，民有不尽之情，孰若劳己之耳目哉。居数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长者，不忍欺给之，讼者益少。君乃出行诸郊，所过，召其耆老，问以疾苦及所愿。欲而不得者，为罢行之。始复大石湖，改名元丰。广袤数百步，溉田千有余顷。是岁大穰，亩收皆倍。于是远近自陈愿复陂塘沟渠之利者相属，君一切听许。亲至其地，与之经始。筑大堤以却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诸江。凡水利之兴复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顷。而桑之以课种者亦八十五万有奇。徙其治于东南爽垲之地，为屋数百楹，以其赢材，新驿堠亭馆之在境者。

又颇出私钱营制药剂，以给疾病之民，所愈之不可胜计。岁满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谋曰，我民之德罗君至矣，顾无以自效。闻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谢公者，亦其流也。尝于斯城北筑埭，后人因名其埭为召埭。今埭实在江都之北境。盖即其地，堂画罗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罗君之名与召、谢共传而不朽，不亦可乎。众曰善。于是即邵伯之东法华佛寺置生祠焉。罗君名适，字正之。台州海宁人。学术有本末，通于世务，风节凛然，国士也。尝再被召见，皆以不合罢归。其莅官行己，所可书者甚多。书在江都者，以为《生祠记》云。

（董醇《甘棠小志》卷四《祠庙》）

（5）《民国二十年大水复堤碑记》

仪征陈延鞞撰并书

民国二十年八月，江淮并涨。二十五、六日，高邮及江都之邵伯大堤同时漫决二十七处，计八百八十丈。堤东荡为泽国。而鲁南沂、泗同时暴涨，中运亦告漫溢八十六处。于是淮、扬、徐、海二十余县咸被其灾，群情惶然，虑旧观之不可复。何则？凡兴大役必三者具：曰工、曰财、曰人。无财，则工无以兴；无人，则财虽具而事不办。当是时，省府创设江北灾赈委员会，前主席叶公为委员长，泰县韩公为委员，旋推为副委员长。韩公者，昔长江苏省政，首设江北运河筹浚局者也。省议：分堵口、复堤为二。其堵口工事，前水利局长茅以升及段长等与焉。邵伯诸决口，属之前段长邵福宸；高邮西堤，属之俞亨；东堤挡军楼等诸决口，以资西堤保障，故未及塞。是年十二月，报工成。而福宸工多渗漏，其来圣庵决口下积淤惊人，工基不固，再三决平，归于复堤大工而后藏事。凡费银币三十四万余元。其复堤大工事则由委员会设四处：曰工赈处；曰工款处，材料所属焉；曰验收材料处，筹工筹款，购办物料悉于会其成；以委员会隔江在省，去工次远，为不便也，乃设驻扬办事处，韩公主之，全工通受指导进退。于是析全工为两部。下游高、邵部份又分三区：一曰高宝东堤工务所，王委员宝槐长之，下分六决口及高宝平工各段；二曰高宝江都西堤工务所，仍以堵口主任俞亨主之，自北而南，分一、二、三、四段；三曰东堤工务所，鲁元煦主之。其下复分三段，中以露筋段之来圣庵工为最难，以陈覲文佐之。尚有西堤平工，其承修为国府工赈局长胡品元。又疏浚通海港口工程，则须恺主之。凡下游之部署略如此。上游淮邵部份自所长赵履祺斥退，代以陈岳中兼主任，工赈局第四工段中运数百里间，邳运两汛六决口，邳运宿、桃四汛土地均属之。岳中分督各汛，效负责堵修。又接近洪湖之清平堰徐四汛土石工，则万立钰主其事。上游多漫溢，少溃决，是以工较轻，其部署亦较简焉。初，省议分堵口与复堤大工为二。然堵口时率用麻袋贮土石，或草土夹叠砌成之，石棱角相距有隙，则其间过水不能断流，于是复堤必先去此草土碎石，又必清除堤根稀淤，故糜款巨而费时长。大工以还堤为最要，次加厢险工，又次加修平工，插坡加高，率全堤高至二丈。先经王宝槐周历勘估，凡需工料银四百四十余万元。嗣以原估砖石物料非仓卒所能备，乃定议先以土工还堤，后更修改、核减，工需为三百五十二万元。原限二十一年六月底完工，以来圣庵一处埝垫变化，乃延期三月而后全工完竣，呈报验收。较其成绩，大工以高邮六闸口为优，而江都荷花塘、黑鱼塘差可与比。于是江北运河大堤复工事毕。方事之殷也，韩公于催攒巡阅无不躬亲，时乘叶舟、御小辇，或继以徒步，其勤劳非人所能及，而年则七十余也。夫成事者人也，集事者财也，王宝槐明晰河务，尤老于工程，华洋义赈会夙闻之，倡言非王主办高邮六决口则不与助款，顾王自好甚，鲁元煦、陈覲文辈皆廉朴，其自好同于王。数人者，皆不易致而卒致焉。至于财，则省府虽有规划而库空如洗，指拨从赖前主席叶公肩其责，韩公躬其劳，主席顾公协其力，而后公私之款如云而集，绩用告成。通计复堤工程总支银三百四十万余元。分段核计：则江都东堤四十五万四千余元，高宝东堤四十二万五千余元，六十缺口三十二万元，高宝江都西堤四十二万余元，材料八十一万三千余元，事务费十三万二千余元，国府十四区工赈局

办理沿运工赈五十四万一千余元，合符前数。其款所从来：则省府二百三十四万元，国府七十四万一千余元，华洋义赈会三十二万元，亦符前计总数。凡工程、人才、款项三者之难如此，卒能会合而成一大工又如此。皆人事也，非天幸也。我民人出昏垫而登衽席，反啼号而为欢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直书事实以示后世子孙，俾复堤之功垂诸千秋，永永无极。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暮春之月淮扬士绅公立江都王钝泉镌石

（据《邵伯镇志》附录碑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6）邵伯镇里巷

旧邵伯镇街巷相连，历经沧桑，或存或废。据清咸丰年间所著《甘棠小志》载，旧有里巷 57 条，现存 34 条。

老大街西侧通往运河堤由北向南旧有里巷 18 条。

蔡家巷 圈门上端立石书“古蔡家巷”四字，巷内铺 10 块纯青石的石磨，又名十磨巷，现圈门和石磨无存。清道光年间，甘江汛把总驻此巷内。

潘家巷 又名义井巷（现粮库对过），旧有惠民井，相传东晋谢安筑邵伯镇时所凿，此巷已废。

杨家巷 （在潘家巷之南约 100 米），巷道较狭，此巷因民居建房废除。

龚家巷 巷内旧为龚姓住处，故名。

郑家巷 巷西濒河有杨姓木匠住处，俗称杨木江巷。

驿丞巷 位于古驿站，今轮船码头东南南侧运河堤下坎，驿有丞署故以“驿丞”名。此巷因建设废除。

小驿丞巷 循巷北行折西通驿丞巷，故亦以“驿丞”名。巷在今馆驿前北侧。

大坝巷 巷中路北旧有彭城会馆，馆东有一支道，北通馆驿前为龚家巷，馆南有一支通运河堤为小坝巷，西行折南数十步抵今节制闸。

竹巷 西抵运堤，东对后东街，南北接河东老大街。

大马头 旧有潘家古渡，通河西大街，东对前东街，南北接河东的老大街路成十字形，为旧邵伯商业繁华地区。古渡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兴建邵伯船闸和铁牛湾运河堤增筑拦河坝后废除。

朱家巷、庙巷 两巷均西抵运堤，皆设有码头。

仓巷 西北一路曲折至铁牛湾，名夹剪脑，西一路过虹桥，又分二路北行折西出太平巷、晏公庙巷抵运堤。该三巷 50 年代开河废除。

南李家巷 清嘉庆二十一年，户部尚书董醇幼时曾自都天庙对门迁此处居住。此巷 70 年代筑堤废除。

老大街东侧通往后街由北向南旧有里巷 25 条。

安乐巷 位于今三轮车厂，今因建设稍南移。

都土地庙巷 巷与街西蔡家巷正对。巷内有都土地庙，故名。该庙四十年代毁废。

北李家巷 旧有李家大院故名，今被粮库院墙围进，巷废。

城隍庙巷 因庙命名。旧有搜盐所，今已废除。

大侯家巷 巷北有文节堂，该堂于 50 年代拆除。

小侯家巷、范家巷 两巷均狭。

北染坊巷 建北街小学时废除。

北刘家巷 东巷口旧有石门坎，早已拆去。

蟾宫巷 俗称柴火巷，又名北花巷，巷口旧有圈门，上端立石，书“蟾宫巷”三字，此巷被铜材厂围入。巷内旧有博爱堂，兼设义学，刘家巷与蟾宫巷之间，旧有三衙署，早已毁废。

徐家巷 巷较狭，东口旧有徐家大楼，巷西首旧有徐姓祠堂，此巷被供销社采购站围进。

长生巷 巷口有圈门，上端立石书“长生巷”三字，西对馆驿前，东抵今跃进路。

王家巷 位于原供销社生资门市部对面，巷口旧有油店，俗名油店巷，巷东抵今的跃进路。

中李家巷 位于原供销社批发部北壁，旧有剪花样住户，又名剪花样巷，巷道尤狭，被原供销社批发部围入废除。

张家巷 又名天升馆巷，位于原中心医院北壁。相传清帝乾隆巡游江南，路过邵伯曾登岸在此巷店内小吃，故名“天升馆”巷。今已废除。

邱家巷 旧有的森泰钱铺，一名森泰巷。清康熙年间，巷西里人仇之苞武科联捷任守备，门立双旗杆，故又名双旗杆巷。此旗杆分别在清代咸丰和民国期间被风雨折倒，巷址今因居民房废除。

赵家巷 巷口街西旧有永乐茶社，一名永乐巷。巷道极弯曲，六七折始达后街。建国后，因建设变化，巷道稍直，东抵今跃进路，又南达后东街（红旗路）。

史家巷 位于现大会堂南侧，西斜对街西朱家巷，东稍北折入大通巷（原杨公馆北壁，现电声厂门口大路处），东口稍南行入华家巷（金属锻压厂大路处），又南行入庙巷，大通巷和华家巷均因道路建设而废除，史家巷尚存，今统称大通巷，东口直达后街大路。

南刘家巷 又名张藏巷，今名长春巷，清户部尚书董醇曾居此巷。

庙巷 与街西庙巷正对。旧时，自上河历大街，经后街又东抵玉带河三截，同名庙巷，今尚存。

南染坊巷 旧有染坊，故名。巷口街西的旧设泗阳春茶社，巷内设有分座，一名泗阳春街。

古仓巷 又名南花巷。古有预备仓，故得名，古仓巷西口北与仓巷东谢对。庙巷之南，仓巷之北，都天庙对门，清代户部尚书董醇幼时迁居此处。

余家巷 东口接后街南端濒南塘外塘，食品站建房时废除。

留芳巷 位于现低压厂西院墙内外，巷东口有范家巷，一名尾巴巷，后为毛家巷，巷有毛家书房，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共邵伯特支建立于此。

冠巷 一名贯巷，又名蒋家巷（巷内有清真寺），由清真寺折西北行弯曲三四折，入烟袋巷北尾。清真寺东南旧有扬粮厅署。再东南有张家巷和高家巷，又名董家巷，两巷，北并为一。此两巷和扬粮厅署，均在今邵伯小学院内，因建设废除。

龚皮坊巷 巷内旧有龚姓皮坊，故名，此巷被元件厂围进废除。

后东街南侧由西向东，旧有里巷4条：

史巷 一成喜巷（原邵伯镇政府对过），旧有育婴堂，俗称小人堂巷。巷西三官殿斜对面，清户部尚书董醇曾迁居与此。巷西侧今设街道办事处和老年活动中心。

通轩巷 本名蒋家巷，一称东西巷，位于现电声的厂东北侧，巷西为清初太史蒋继轼故宅。

花巷 南通东河头，南巷口的有黄姓饭店，俗名黄饭店港。

关帝庙地 南起东河头的尽处，巷南口稍东旧有关帝庙，故名，此巷江都无线电元件厂建设时废除。

南后街东侧由北向南旧有里巷3条：

卜家巷 东通玉带河，旧址尚存，因建设巷道缩短。

淮提庵巷 东通玉带河，巷内旧有提庵堂，故名。庵房50年代毁废，巷西秦宅，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邵伯保卫战前线指挥所设此。

石八房巷 巷东濒玉带河，西斜对古仓巷。

（引自《邵伯镇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附录一

刘文淇：《扬州水道记》卷二

卷二

江都运河

《宋史·河渠志》：真宗天禧二年，“江淮发运使贾宗言：‘诸路岁漕，自真、扬入淮、汴，历堰者五，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于牵挽，官私船舰由此速坏。今议开扬州古河，绕城南，接运渠，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凿近堰漕路，以均水势，岁省官费十数万，功役甚厚。’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与二堰平，漕路无阻，公私大便。”又，《宋史·真宗纪》：天禧三年六月，浚淮南漕渠，废三堰。四年春正月丙寅，开扬州运河。此扬州运河废三堰，开新河，即今城南有运河之始。

案，《宋史·乔惟岳传》：“太平兴国中，为淮南转运副使，迁右补阙，进为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阳湾，水势湍悍，运舟多覆溺。惟岳规度，开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滢，李焘《长编》：太祖乾德二年，以迎銮镇为建安军。总五堰，运舟所至，十经上下。谓过坝也。其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时坏失粮，纲卒缘此为奸，潜有侵盗。惟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悬门积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横桥岸上，筑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五堰未详其名，然上文云“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下云“建安北至淮滢，总五堰”，则五堰在建安之北、淮滢之南。贾宗谓“自真、扬至淮、汴，历堰者五”，即指此五堰而言。下文言“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即《惟岳传》所言五堰之三堰也，其余二堰或以为即北神、召伯。

案，北神堰在山阳，《五代史·周世宗纪》：“显德五年，上欲引战舰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渡。”注：“北神镇在楚州城北五里。”召伯堰在召伯，即召伯埭。龙舟堰在扬子桥南，《方輿纪要》：“在府南二十里。”引《十道志》：“魏文帝临江试龙舟于

此，因名。”茱萸堰在茱萸湾，《宋史》：“向子諲请于海陵河口作一坝，以复茱萸湾待贤堰。”则茱萸堰在茱萸湾。《通鉴》韩令坤奏：“败扬州兵万人于湾头堰。”胡注：《九域志》扬州江都县有湾头镇，在今扬州城北十五里。《扬州府志》：“湾头镇即古茱萸湾。”惟新兴堰未详所在，以龙舟、茱萸二堰例之，亦当在江都县地。《方輿纪要》以为新兴堰在盐城县，非也。李保泰《江都县续志》：“宋时自瓜洲至淮安皆为运河。天禧间，江淮发运使贾宗以五堰剥卸之烦，建议毁堰。五堰乃北神、召伯、茱萸、新兴、龙舟也。薛奎因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而留召伯、北神。案，北神在今山阳县境。龙舟以魏文帝临江试龙舟得名，则当近瓜洲。在淮扬三百里运河中，两头总扼以贮水者，后复用向子諲议，于瓜洲作坝以复龙舟，于海陵河口作坝以复茱萸等堰，皆在今江都境内。绍兴四年，诏毁扬州湾头港等各口闸，无通敌船。其明年，又诏淮南宣抚司募开瓜洲至淮口运河浅涩之处。其时向子諲所议，谓运河高江淮数丈，则欲通运路，不得不资堰闸以宣节其流。第堰则艮断中流，不免烦于剥卸；闸则中有口门，随时为启闭，法以后出而益善耳。《玉海》引《国史职官志》有运路二十一，堰官各一人，如今闸官者。然《宋史·河渠志》既不载，而瓜洲堰设官之旧，遂莫之纪，新兴今不可考。五堰之设，淮惟一北神，意新兴即在召伯、茱萸、龙舟间。殆扬承淮下流，故堰之设为特密欤。”案，李说是也。《仪征县志》以三堰在仪征县，非也。知贾宗所开之河，即今城南之运河者，贾宗为江淮发运使在真宗时，而今之扬州城始于李重进，说详后“宋三城”条下。在周显德六年。贾宗开古河绕城南接运渠，在重进之后，故知即今之城南运河也。贾宗云绕城南者，即指重进所筑今城而言。当重进之时，运河仍由禅智寺等处，与今之运河不同。

三堰之毁，史有明文。后以运河水浅，复立三堰。知然者，《梦溪笔谈》：“仁宗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始议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副使，表行之。始为真州闸，岁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是天圣前又立龙舟、茱萸等堰，至天圣后又复罢之也。《宋史·河渠志》：“徽宗宣和三年，诏曰：‘天禧中，发运使贾宗始开扬州古河，绕城南接运渠，毁三堰以均水势。今运河岁浅涩，当询访故道，及今河形势，与陂塘潴水之地，讲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济不通。’六月臣僚言：‘比缘淮南运河水涩逾半，岁禁纲舟篙工附载私物，今河水增涨，其令如旧。’初，江淮岁旱，漕运不通，扬州尤

甚。诏中使按视，欲浚运河与江淮平。会两浙有方腊之乱，内侍童贯为宣抚使，谭稹为制置使，贯欲海运、陆辇，稹欲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发运使相度，陈亨伯遣其属向子諲视之。”《宋史·向子諲传》：“初，淮南连岁旱，漕运不通，扬州尤甚。诏中使按视，欲疏浚运河与江淮平。陈亨伯遣其属向子諲视之，子諲曰：‘运河高江淮数丈，自江至淮凡数百里，人力难浚。昔唐李吉甫废闸置堰，治陂塘，泄有余，防不足，漕运通流。发运使曾孝蕴严三日一启之制，孝蕴为发运使在哲宗绍圣时。复作归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达之法，走茶盐之利，且应奉权幸，朝夕经由，或启或闭，不暇归水。又顷毁朝宗闸，《方輿纪要》以为即山阳县洪泽闸。自洪泽至召伯数百里，不为之节，故山阳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于真州太子港作一坝以复淮子河故道，于瓜洲河口作一坝以复龙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坝以复茱萸湾待贤堰，使诸塘水不为瓜洲、真、泰所分。’亨伯用其言，其后滞舟皆通矣。”是宣和时又复龙舟、茱萸等堰，但移易其地耳。龙舟堰旧在扬子桥南，此在瓜洲河口；茱萸堰旧在湾头，此在海陵河口。

《宋史·河渠志》：“高宗绍兴四年，诏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泰州姜堰、通州白莆堰，其余诸堰，并令守臣开决焚毁，务要不通敌舟。又诏宣抚使拆毁真、扬堰、闸，及真州陈公塘，无令走入运河，以资敌用。”是时高宗惧金人南侵，故有是诏。自是闸、堰废，而运河又浅涩矣。故绍兴五年正月，“诏淮南宣抚募人开浚瓜洲至淮口运河浅涩处”。孝宗乾道六年，淮东提举徐子寅言：“淮东盐课全仰河流通快，今河流浅涩，自扬州湾头港口至镇西山光寺前桥垛头，计四百八十五丈，乞发五千余卒开浚。”从之。光宗绍熙时，淮东提举陈损之请于扬州、江都等处创立斗门。至理宗、度宗时，军兴旁午，而闸堰之制又废矣。

又案，《唐书·地理志》：“江都东十一里有雷塘。”是唐初之江都县城在雷塘西十一里，不知何时渐徙而东。温庭筠《乾馱子》云：“王慆宅在庆云寺西，有卖卜女巫包九娘者过之，忽曰：‘可卖此宅。’如言货之，得钱十五万。明年春，连帅陈少游议筑广陵城，取诉旧居，仅给其半价。”是少游时已有改筑之事。《唐书·陈少游传》：德宗建中四年，少游将兵屯盱眙，闻乱归扬州。修垒筑城，想即在此年也。

沈括《补笔谈》：“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扬州府志》：“唐乾符六年，高骈自镇海节度使徙淮南节度副大

使，缮完城垒，时有大城，又有牙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所言里数、步数与沈括《笔谈》合，然亦不自骈始。杜牧之《樊川集》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云“重城向夕”，则已有两城。云“九里三十步”，亦指东西里数而言。惟牧之作九里三十步，与沈括《笔谈》所云七里三十步，微不同耳。所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原注：“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原注：“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南唐书·诸葛殷传》：城陷，窜至湾头，为逻者所擒，既缚入城狱，具刑于下马桥南是也。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原注：“见在今州城北门外。”又南阿师桥、周家桥，原注：“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原注：“今存。”广济桥，原注：“今存。”新桥、开明桥，原注：“今存。”顾家桥、通明桥、太平桥、利国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原注：“今存。”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原注：“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原注：“今有新桥，非古迹也。”东出有山光桥。原注：“见在山光寺前。”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皆在今府城西门外。”盖指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而言，非指上二十四桥也。《方輿胜览》云：“二十四桥并以城门坊市为名，自韩令坤省筑州城，分布阡陌，别立桥梁，所谓二十四桥者，或存或废，不可得而考。”是沈括所纪之桥，乃据唐城言之，至宋已或存或废。元人《庶斋老学丛谈》谓如开明桥之类皆因旧徙置，是沈括所纪之桥，如阿师桥、周家桥、小市桥、太平桥之类，今虽尚存，亦未必即唐时所置，或亦如开明桥因旧徙置耳。然如山光桥，既以山光寺得名，必在山光寺前。徐铉《寄乔亚元》诗：“禅智寺，山光桥，风瑟瑟兮雨萧萧”，是山光桥与禅智寺相近。沈云出东水门有山光桥，则唐时之城已由蜀冈之西迤邐而东。

《方輿纪要》云：“杨行密宫在旧子城之内。”《宝祐志》云：“堡城光孝院，即杨行密旧宅。”是杨吴时堡城已在州城之内。《扬州府志》云：“高骈时，扬州有大城，又有牙城。杨行密据扬州，改牙城南门曰‘天兴’。杨溥僭号，称为‘都城’。南唐又号曰‘东都’。虽有增改，不离旧址。”案，高骈时，扬州有罗城，又有子城。《通鉴》唐僖宗光启三年四月，“秦彦遣其将秦稠将兵三千至扬子助师铎。壬戌，宣州兵攻南门不克。癸亥，又攻罗城东南隅，城几陷者数四。甲子，罗城西南隅守者焚战格以应师铎，师铎毁其城，以纳其众。用之帅其众千人，力战于三桥北。即沈括所云“衙门下马桥直

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是也。师铎垂败，会高杰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师铎。用之乃开参佐门北走。沈括云“河流东出有参佐桥”，以门得名。《方輿胜览》所谓“二十四桥，并以城门、坊、市为名”是也。骈召梁纘，以昭义军百人保子城。”是子城在罗城之内。罗城即大城，子城一名牙城。《方輿纪要》云：“扬州旧有大城，又有子城，一曰牙城。”是也。

《通鉴》：“渥父行密之世，有亲军数千，营于牙城之内，渥迁出于其外，以其地为射场。颢、温由是无所惮。”胡注引《蜀注》曰：“古者军行有牙，尊者所在，后人因以所治为衙，曰牙城，即衙城也。”《南唐书》：“周师袭扬州，景东都留守冯延鲁等，皆弃城走。”南唐以江都为东都。《通鉴》：“周世宗分兵袭下扬、泰，以向训守扬州。训请弃扬州，并力以攻寿春，乃封府库付主者。遣景旧将抚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世宗班师，景遣人焚扬州，驱其士庶而去。”《宋史·韩令坤传》：“世宗亲征，闻扬州无备，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赵晁等袭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骑数百迟明驰入，城中不之觉。令坤继至，抚之，民皆按堵。”又云：“南唐乘胜遣将陆孟俊逼泰州，周师不能守，孟俊遂进军蜀冈，令坤弃其城。世宗怒，命太祖与张永德领兵趋六合援之。令坤闻援至，复入城守，与孟俊兵战，大败之，擒孟俊。《通鉴》载此事于显德三年。世宗乃复幸淮右，次楚州。遣令坤率兵先入扬州，扬州城¹为吴人所毁，诏发丁壮别筑新城，命令坤为修城都部署。”《通鉴》：“显德五年正月己丑，以韩令坤权扬州府军事。二月戊午，帝发楚州。丁卯至扬州，命韩令坤发丁夫万余，筑故城之东南隅为小城，以治之。《旧五代史·周世宗纪》：“显德五年，诏发扬州丁夫万余人，城扬州。帝以扬州焚荡之后，居民南渡，遂于故城内就东南别筑新垒。”则是令坤所筑之城即在故城之内。《方輿纪要》以令坤所修者为周小城，是也。胡三省《注》以为今扬州宋大城者，非。六年秋七月，以李重进领淮南节度使。”《宋史·太祖纪》：“建隆元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以扬州叛，遣石守信讨之。冬十月丁亥，诏亲征扬州。十一月，师次扬州城，拔之，重进尽室自焚。””

《方輿纪要》谓：“周克扬州，使韩令坤守之。州故城西据蜀冈，北抱雷陂，令坤以城大难守，筑故城东南隅为小城，以治之。后李重进镇扬州，复改筑州城十二里。宋绍兴中，郭棣知扬州，以为故城凭高临下，四面险固，

1 “扬州城”前原本误衍“命”字，今据《宋史》删。

重进始夷之，而改卜今城，相距二十里。处势卑濶，寇来袭瞰，易如鼓掌。请即遗址建筑，许之。未几，役竣。与旧墉南北对峙，中夹甬道，疏两濠，缓急足以转饷，谓之大城。”云“故城西据蜀冈，北抱雷陂”，此据杨吴时故城全局而言。云“令坤以城大难守，筑故城东南隅为小城以治之”者，此据令坤所修之小城而言。虽第得故城东南之一隅，而仍据蜀冈，犹得地势，故郭棣谓“故城凭高临下、四面险固”也。郭棣所谓“故城”对李重进所筑之城而言，即指令坤所筑之小城是也，与韩令坤所指“故城”不同。云“重进始夷之，而改卜今城，相距二十里”者，谓重进将令坤所筑之小城夷平之，而改卜今城。自改卜此城后，元明因之。详见下。其所夷之城与所筑之城，南北基址相距有二十里。《庶斋老学丛谈》“扬州城乃后周显德五年于故城东南隅改筑，二十余里”，其说非也。令坤所筑之城甚小，史有明文。即重进改筑之城，周十二里，亦不得云“二十余里”。二城相距二十里耳。云“请即遗址建筑”者，谓即韩令坤所筑之遗址筑之，即堡砦城是也。云“与旧城南北相对”者，谓与李重进所筑之城南北相对，郭棣就令坤遗址所筑之城在北，重进所筑之城在南。郭棣新筑堡砦城，故谓重进所筑之城为“旧城”。云“中夹甬道”者，谓南北两城之间夹筑土城为甬道。云“疏两濠”者，疏夹城南北之两濠也。云“谓之大城”者，以新筑之堡砦城，较重进所筑之城为小，故谓重进所筑之城为大城，即《宋大城图》南至太平桥、北至小市桥之城也。

《宋史·崔与之传》：“主管淮安抚司公事，选守将，集民兵，浚濠疏水，以限戎马。开月河，置钓桥，易土城以甃。”《府志》谓崔与之为权发扬州事，在宁宗嘉定间。与之《重修城濠记》云：“守扬州，登城临眺形势，谓濠河湮狭，褰裳可涉，守御非宜。乃度远近，准高下，程广狭，量深浅，为图。请于朝，许之。河面阔十有六丈，底杀其半，深五分，广之一环绕三千五百四十一丈。濠外余三丈，护以旱沟，又外三丈积封土，以限淋漓；又广地七丈以受土，使与危堞不相陵。复作瓮城，五门，为月河总百十七丈，而南为里河，又八十七丈。以上皆指大城。西北曰堡砦城，周九里十六步。此即郭棣所修之城。相去余二里，属以夹城，如蜂腰，此即郭棣所谓中夹甬道也。地所守尤浅隘，浚之概如州城濠，计七百三十一丈，且甃女墙以壮其势。”《府志》谓州城与堡砦城不相属，旧筑夹土城往来，为易以甃。据与之所言，则扬州大城与堡砦城皆有濠河，其濠并皆深广。是时扬州已有三城，大城一也，夹城二也，堡砦城三也。《府志》谓宝祐三年，贾似道为两淮宣抚使，筑宝祐城于州城之北，扬

州乃有三城，殊失其实。《老学丛谈》载贾似道申省状云：“此城高深广袤，无异一郡。旧名堡城，不当用既废之名，今名宝祐城。”是宝祐城即堡城，亦即堡砦城。盖自韩令坤改筑之后，以其城小，故谓之堡城，后为李重进所夷，郭棣即其遗址筑之，仍名为堡城。贾似道所谓“不当用既废之名”者，此也。宋理宗敕贾似道筑宝祐城，诏虽有“今复增堡城，以壮广陵之势”之语，其实堡城非似道时始有也。理宗诏云：“卿久护全淮，向城宝祐城、通州城，外户既绸缪矣。”下始云：“今复增堡城，以壮广陵之势。”则上所云“宝祐城”，非扬州之宝祐城也。又《宋史·理宗纪》：“宝祐三年二月己卯，复广陵堡城，贾似道以图来上。”言“复堡城”，则修旧可知矣。崔与之重修城濠在宝祐前。崔云：“堡砦城周九里十六步。”《名胜志》云：“宝祐七年敕贾似道筑。按贾似道申省状云：“始于二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理宗纪》亦云“三年”。此云“七年”，非也。周一千七百丈，包平山而瞰雷塘。”似道所筑之城周一千七百丈，与崔与之所云“周九里十六步”者不甚相远，特旧堡城不包平山，似道时始包平山耳。《宋史·理宗纪》：“绍定四年，赵范、赵葵等诛李全于新塘。”《叛臣传》：“全使胡义将先锋驻平山堂，伺三城机便。”是贾似道未筑之前，堡砦城不包平山也。王宗沐《续通鉴纪》：“始，平山堂瞰扬城，敌至则搆望楼其上，张弓弩射城中。李庭芝筑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万余人以实之，号武锐军。”盖自似道筑城包平山之后，又为敌人所毁。故元人得于平山堂搆望楼，而庭芝又筑大城以包之也。

《府志》：“元至正十七年，明人取扬州，令佥院改宋大城筑西南隅守之，周九里，为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门五：东曰宁海，今日大东，又曰先春。西曰通泗，南曰安江，北曰镇淮，东南曰小东，各有瓮城楼橹、敌台雉堞。南北水门二，引市河通于濠，此即今之旧城。”《府志》又云：“嘉靖三十五年，知府吴桂芳以倭变，用副使何城、举人杨守诚之议，请于上官，接东郭建外城，即宋大城之东南隅也。工方兴，以迂去，后守石茂华继之。起旧城东南角，循运河而东，折而北，复折而西，至旧城东北角止，约一十里，为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高厚与旧城等。为门七：南曰挹江，今日钞关。曰便门，今日徐宁。北曰拱辰，今日天宁。曰广储，初亦曰镇淮。曰便门，今日便益。东曰通济，今日缺口。曰利津。今日东关。门各有楼，为敌台十有二，南北水门各一，东南即运河为濠，北筑濠与旧城濠连，注于运河，此即今之新城。”是今之新、旧城皆因宋之大城，特略有移易耳。如宋之小市桥在北门城内，今在城外。

按，宋之三城最得形势，李全之乱，全帅锐师攻扬州，志吞三城，而卒为赵范、赵葵等所败，城得地势故也。

《宋史·叛臣传》：绍定三年，全攻城，南门都统赵胜自堡砦提劲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遣刘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夺之，以瞰大城。先是赵胜屯西城，此堡砦西城也。见濠浅，盛暑中督军浚濠，人苦之。既浚，胜决新塘水注焉。嘉定八年，崔与之修城濠。至绍定四年，甫十余年，而濠河又塞。及是刘全不能进。胜又浚市河，人尤谓不急。全至，开水门纳贾舟千余艘，纳之于市河也。活者数千人，粮货不与焉。全悉出众至湾头，立砦据运河之冲，使胡义将先锋驻平山堂，伺三城机便。是时，堡砦城未包平山堂也。全攻城东门不利。全由湾头攻大城东门也。贼将张友呼请见葵，隔濠立马相劳苦。葵切责之。全弯弓抽矢向葵而去。张璘、戴友龙、王铨、张青以天长制勇三军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请援，范、葵亲出堡砦西门，列阵待之，全不敢动。璘等乃入城。全率步兵五千余攻堡砦西门，赵胜出兵，战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击却之。贼引兵二万向西门，李虎、赵必胜、张璘、崔福力战，自巳至申，全乃归。必胜、王鉴、于俊击走之。襄兵万人至真州上坝，统制张达、监军张大连不设备，鱼贯而行。全哨马帅田四击之为数截，死者五千，达、大连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统领张青力战，城中不知也。全凶焰益振，复引轻骑犯州城南门，且欲破堰泄濠水。统制陈达率劲弩射之，范、葵出军迎击，乃去。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献计，悉众及驱乡农合数十万，列砦围三城，先是或攻大城，或攻堡砦，频不利，至是始列筑长围也。粮援俱绝。范、葵命诸门各出兵劫砦，举火为期，夜半纵兵冲击，歼贼甚众。自是贼一意长围，以久持困官军，不复薄城。全张盖奏乐平山堂，布置筑围，指挥闲暇。范、葵令亲兵牵制，亲帅将士出堡砦西。全分兵麇战，自辰至未，杀伤相当。

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围城堑，范、葵遣诸将出城东门掩击，全走土城，此即李全所列之砦也。官兵蹶之，蹂溺甚众。乙未，李虎出南门，杨义出东门，王鉴出西门，崔福出北门，此出大城之四门也。各径扼贼围，开土城数处。夜，贼复合所开城。丁酉，赵胜遣统制陆昌、孙举立桥堡砦于北门，贼分道来战，胜击退之。范陈于西门，贼闭垒不出，葵曰：“贼俟我收兵而出尔。”乃伏骑破垣门，收步卒，诱之。贼兵数千果趋濠侧，虎力战，城上矢石雨注，贼退。有顷，贼别队自东北驰至，范、葵挥步骑夹浮桥、吊桥并出，为三迭阵

以待之，贼与大战。别遣马步五百出贼背，而葵帅轻兵横冲之，三道夹击，用范所制长枪，果大利。贼败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余，向城西门乍进乍退，以诱扬州兵。复驱壮兵填濠¹、培鹿角。范、葵遣骑将出夹城东西牵制之，此即郭棣所筑之甬道，崔与之易土为甃之夹城也。亲出州城西门，分二道以进。贼望风溃。乃募勇力赍薪礮，焚其楼橹。十余贼自平山堂麾骑下救，道遇于浚军而归。时正月望，城中放灯张乐，姑示整暇。全见之，亦往海陵载妓女，张灯平山堂。范、葵夜议诘朝所向。葵曰：“东向利，不如出东门。”范曰：“西出尝不利，贼必见易，因其所易而图之，必胜。不如出西堡砦门。”壬寅，全置酒高会平山堂，有候卒识其枪垂双拂为号，以报。范喜谓葵曰：“此贼勇而轻，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锐而西，取官军素为贼所易者，张其旗帜。全望见，喜谓宣差曰：“看我扫南军。”官军见贼突围而前，亦不知其为全也。范麾军并进，葵亲搏战，诸军争奋。贼始疑非前日军，欲走入土城，李虎军已塞其瓮门。全窘，从数十骑北走。葵帅诸将以制勇、宁淮军蹙之，贼趋新塘。即小新塘也。新塘自决水后，淖深数尺，会久晴，浮战尘如燥壤，全骑陷淖不能拔。制勇军奋长枪三十余，乱刺之。全曰：“无杀我，我乃头目。”先是令诸阵士众，获头目，无得争以为献。故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马、器甲，并杀三十余人。乙巳，安用引五百骑径南门趋湾头，诸将欲追。范惧有伏兵，先分兵烧围城楼橹，夜半火光烛天，命东南诸门皆出兵，范、葵提精兵进，贼大溃。丙午黎明，葵追及于湾头，又破之。别将追至大仪，不及。

夫李全与葵、范相持，兵力甚盛，而卒为葵、范所破，以三城得地势故也。元兵攻李庭芝，亦列筑长围，而三城卒不易下。厥后明人取扬州，改宋大城筑西南隅守之，而所谓堡砦城、夹城者，遂废，遽失地势。兹故详叙三城始末，以备览观焉。

《宋史·河渠志》：“光宗绍熙五年，淮东提举陈损之言：‘高邮、楚州之间，陂湖渺漫，菱葑弥满，宜创立堤堰，以为潴泄，庶几水不至于泛滥，旱不至于干涸。乞兴筑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此扬州运河邵伯以北湖东有堤之始。宝应刘氏台斗谓“此即今之运河官堤”，是也。

1 《宋史·叛臣·李全传》作“增濠面”。

案,此即今之运河官堤也。知为湖东堤者,以设堰皆在堤东,以为潴泄,故知为东堤也。月河成,始以东堤为西堤,而别筑东堤。云“乞兴筑扬州江都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是江都县始创建东堤,皆土堤也。《明神宗实录》科臣常居敬再上河工十二事,一砌邵伯湖以免岁修。盖邵伯湖一浅、二浅等处,正当波涛冲击,排桩镶板何能抵御?应尽包石以捍其锐。至万历十七年,潘季驯修建邵伯石堤一道,长一千二百八十丈,补石堤六百十三丈。《南河全考》:“天启三年九月,修筑露筋庙湖口石堤长一百六十丈,俱从水中垒土砌堤,工程艰巨。至四年十一月工完。先是,邵伯湖游浪,一遇西风大作,鼓浪拍堤,行舟往往触石覆溺。徐国盛先于二月呈详,行委高、江二处河官,运土实基,外砌砖石,内用桩板,堤外复栽菱柳,以御惊涛。”此皆东堤也。

张鹏翮《河防志》:康熙三十八年,上命岁贡马泰传谕于成龙曰:“朕自淮安一路详阅河道,测算高邮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高邮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见平等,应将高邮以上当湖堤岸修筑坚固,高邮以下河之东堤亦应修筑坚固,至于邵伯地方固无当湖堤岸,而河湖合为一矣,不必修筑堤岸,听其流行。”是年五月初一等日,陡起西风,将高邮城北陆漫闸西堤一带土工打通,以致东堤新工浪汕残缺,至护城通湖各口东堤亦被浪汕坍塌。又高邮城南车逻镇起,至江都露筋闸止,及三沟闸至邵伯止,原无西堤,其东堤新工土浪汕入里二、三、四、五尺不等,芜城墩迤南一带,东堤未完之处,亦皆漫水。是邵伯以北但有东堤,而无西堤也。

《南河成案》:乾隆五十二年,大学士阿桂奏:“三沟闸迤下添建西堤一事。李奉翰因此两年湖水盛涨,该处湖河相连,车逻南坝既未便轻启,而运河东岸堤工亦在在卑薄,邵伯一带民居稠密,一遇风浪,尤觉堪虞。是以请于三沟闸迤下,添筑西堤十五里,使西堤有所挡护。今臣到彼会同察看,现在邵伯对岸滩面全已涸露,是该处地势本高,在水小之年,固无须堤工拦束,若湖水涨发,自当使之畅泄,方不为患。伏思湖水本以渐而长,邵伯以下归江之路不远,水势本可随长随消。然遇异涨则消少长多,尚至拍岸盈堤。兹若添建西堤拦截,湖水必至缩高,工愈窄,而力愈猛,西堤一有疏失,东堤亦难保守,恐溃决尚不止此。应将创建西堤之处,竟行停止。”按,扬粮西岸向留有通湖各港,并未一律建筑长堤,其有间段建筑石工。详载《运河两岸工程》篇。

《明史·河渠志》：“陈瑄请浚仪真、瓜洲河道，以通江湖，开白塔河以达大江。”《郡国利病书》：“永乐七年，开扬州白塔河。”此扬州开白塔河转漕之始。

案，永乐七年，陈瑄开白塔河，寻废。《明史·陈祚传》：“祚以御史按福建回还，奏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苏松舟楫多从往来，请开浚。从之。转漕称便。”《宣宗实录》：“宣德六年八月，浚白塔河。先是御史陈祚言，白塔河宜开浚，置闸。又侍郎赵新言，宜陵白塔河及仪真旧江口钥匙河、黄泥滩、清江闸俱宜修浚。上遣官与陈瑄议可否。自是奏闻开浚。先开白塔河，置闸。九月，武进县言：‘漕运及官民船由本县孟渎河出，溯水行三百里，始达瓜洲坝，往往为风浪漂没。县旧有新河四十里，出江正对泰兴县新河，入至泰州坝一百二十余里，至扬子湾出运河，比今白塔河尤为利便。第岁久泥淤，乞加修浚。’上命陈瑄及侍郎周忱审计，皆以为宜浚。八年，工竣。”《方輿纪要》：“英宗正统四年，都督武兴议以白塔河泄水，奏闭之，仍从瓜洲过坝。”《郡国利病书》：“周忱等奏：白塔河有四闸，可于其中大桥闸筑坝，候运河水泛则开闸行舟，水落则仍闭塞。”《南河全考》：“景帝景泰三年正月，御史练纲言：‘江南漕舟俱由江阴夏口并孟渎河出大江，溯流入瓜洲，往往风水失利。今江南岸有南新河，北岸有北新河，在泰兴正对。江北又有白塔河，在江都县，与江南孟渎河参差相对，若由此横渡江面甚近，但北新河、白塔河淤塞，俱应疏浚。宣德间，曾于白塔河置闸。潮涨入闸，则沙土积塞；湖落启闸，则运河水泄。今可易闸为坝。’成化十二年，总督李裕等奏：‘新开扬州白塔河，潮水往来，恐久而淤浅，宜下所事与瓜洲、仪真等河，皆三年一浚。’”

王隼《重修白塔河记》曰：“维扬郡治东北两舍许，宜陵镇侧，有河名白塔，古运河支流，以南属于江、北达于淮者也。宣德壬子，平江伯陈公瑄脩浚旧道，建新开、大桥、潘家、江口四闸，以蓄泄水，以便江南漕运。历岁滋久，中多壅阏，舟既不通，闸亦随毁。乃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昇以为言，下其事于总督漕运都御史李公裕，以询于众，得修河事，以属郭君而总其成焉。郭君于是召集旁近兵民二万人，疏旧河二十里，筑东西捍水堤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闸，其大桥、新开闸之故存者，咸修复之。又增建土坝三。夏月潮涨则由闸，冬月水涸则由坝。又建减水闸五，以防泛滥；浅

铺五,以备疏濬。至于莅事有厅,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检司,凡有益于河者,无不为之。经始于丁酉十二年。三月,以是年六月毕工。斯河既成,则江南漕舟出孟渚者,可径投断腰洪入夹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达扬境。脱不测之渊以即安流,忘盗窃之虞而游乐土。蒸徒欢呼,无事转挽,篙工舵师,枕卧而治,其为省费又奚啻数万而已也哉!”

《武宗实录》:“正德二年六月,复开白塔河及大桥、潘家、通江四闸。先是,漕运总督都御史洪钟言,苏松运舟,由下港口并孟渚河溯大江,以达于瓜洲,远涉二百八十余里,往往覆于风浪。唯孟渚对江有夹河,可抵白塔河口,旧设四闸,经四十里至宜陵镇,再折而北,即抵扬州运河,于舟行甚便。请开浚如旧。至是成。”《扬州府志》:“嘉靖三十年,郡守吴桂芳开浚故道,置巡检司,属两淮运司,以防私漕。而漕道竟不由是河入矣。”

按,白塔河之开,所以通浙东西之漕也。然嘉靖以前,旋开旋塞。《明史·河渠志》:自镇江里河开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径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险远,舍而不由矣。万历以后,反藉此河以泄水。《神宗实录》:“万历八年,潘季驯疏称:‘以减水闸言之,除高、宝、江都新旧增置闸座可以宣泄者无庸别议外,然减水闸仅可以泄寻常盈溢之水。至伏秋淫潦,天长、六合诸山骤发之水,共注于湖,止凭瓜、仪二闸宣泄不及。查扬州湾头东有运盐河一道,内由芒稻、白塔二河直达大江,势甚通便,年久淤浅。先年侍郎王恕曾议挑浚,计长三百四十里,道路辽远,工费不貲。且议者谓,私贩船只偷度难防,遂致中寝。不知泄水之期,每年止是五、六、七、八等月吃紧,若从坝口密布桩栅,就令白塔巡司守防,自可禁绝,其余各月任从筑坝,实为两利而无害也。’”《南河成案》:“雍正五年,总督范时绎等议奏:‘运盐河南岸董家沟、白塔沟、董家油坊、潘家堰四处,系泄运河入江之口岸,向设土坝、水栅,防匪通流。因年久损坏,不但阻碍河流,更多私贩出入。今于董家沟估建湾坝一座,白塔河估建石涵洞一座,即便蓄泄,兼可防奸。’乾隆八年,大学士等议:‘泰州河内旧有秦塘港、白塔河、百汊河三路旁趋入江,因防私盐往来,筑坝堵塞,今应将土坝改建闸门,以时启闭,并挑通河路,既可防范私贩,复可多泄涨水,似属两利之道。’”是白塔河又为泄水之道矣。

《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一年十二月,置仪真河港三闸。先是工部郎中郭昇言,仪真县罗泗桥旧有通江河港,上至里河,几四里许,潮大之时内

外水势相等。此港可置三闸，乘潮先启临江闸，船随潮而进，潮平乃启中二闸放之。如此，不惟舟船便利，而里河水势亦即疏泄，不待决口重费。诏与督漕都御史会议，不果。至是，异复陈开闸之利，工部覆奏允行。”此仪真外河建闸不用车盘之始，即今之闸河也。

按，宋之漕道，略仿刘晏转般之法。《仪征县志》云：“宋转般仓在宁江门西，宁江门，宋仪真县南门也。天圣七年，置发运司主之。明邱浚奏疏云：‘宋朝岁置漕于真、楚、泗三州，转运至京，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粟，载于真、楚、泗转般之仓。江船之人，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必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为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日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今日江湖之船，各运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也如此。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观琼山所论，足见宋人转般之善。

然宋人转般之法，行之亦不能久。《宋史·食货志》云：“谭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一以备中都缓急，二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船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坏，遂至中都粮储不继，转般仓不可不复。转运判官向子諲奏，转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于真；两浙有米，可糴于扬；宿、亳有米，可糴于泗。坐视六路丰歉，有不登处，则以钱折。发运使得以斡旋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可宽民力。”盖是时转般之法久废，故稹等为此言。

仪真有堰河，《郡国利病书》云：“旧传在宋翼城外，与莲花池通，今文山祠前河水阔处。”《方輿纪要》云：“县东南二里，旧有江口堰，即宋之真阳堰。天圣二年，修水闸易堰，人以为利。”《仪真县志》：“真宗乾兴间，左监门卫大将军陶鉴掌水利于真州，始易堰为通江木闸二。”是置闸于堰河也。天圣间，始易堰为闸。鉴至真州，则在乾兴。

宋胡宿《通江木闸记》云：“先是水漕之所经，颇厌牛埭之弗便。谓盘坝也。江形¹习下，河势倨高，斗绝一方，壁立九仞。每岁木华秋脱，天根夕见。

1 “形”，原作“影”，今据《万历扬州府志》改。

七泽收潦，当涸水之有初；万里连槁，自上流而并至。将乘高堰之险，必俟灵潮之来。浅涸貽忧，引挽甚苦，守卒达旦而不寐，严鼓冬夜而有声。人相告劳，官不暇给。乾兴中，侍禁陶侯鉴寅奉辟命，掌临岸局，盘结必剖，精干有余，将划革于旧方，特起发于新意。按历长河之曲，行营长江之濬。经始二闸之谋，关白一台之长。扼其别浦，建为外闸，砉美石以甃其下，筑强堤以御其冲。横木周施，双柱特起，深如睡骊之窟，状若登龙之津。引方舰¹而往来，随平潮而上下。巨防既备，盘涡内盈。珠岸浸而不枯，犀舟引而无滞。用力浸少，成功益多。即其北偏，别为内闸。《仪征县志》：“西曰内闸，北曰外闸。”内、外二字互误。凿河开澳，制水立防。瞰下泽而转深，截横流而中断。月魄所向，潮势随大，上连潮渠，平若置塾，湍无以悍其激，地不能露其险。木门呀开，羽楫飞渡，不由旧地，便即中河。憧憧斯来，沾沾斯喜。商旅息滞淫之叹，公私无怵迫之劳。岁省之费甚多，邦储之运益办。自天圣纪号三年之冬，庀徒皆作。越明年孟夏，僦工大毕。材用所给，取于城守之余；力役所资，辍于篙工之暇。”

沈括《笔谈》云：“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²陶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副使，表行之，始为真州闸。岁省冗卒五百人，杂费二百五十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易堰为闸之后，漕运称便者近百年。徽宗时，漕河浅涩。《宋史·河渠志》：“宣和二年，以真、扬等州运河浅涩，委陈亨伯措置。宣和三年春，诏发运使赵亿以车亩水运河，限三月中³纲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纲运会集要口，以运河浅涩，故不能速发。按，南岸有泄水斗门八座，去江不满一里。欲开斗门，河身去江十丈，又筑软坝，引江湖入河，然后倍用人工车亩以助运水。从之。”《向子谨传》：子谨言：“运河高江淮数丈，发运使曾孝蕴严三日一启之制，复作归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达之法，走茶盐之利。且应奉权幸，朝夕经由，或启或闭，不暇归水。”此运河之所以浅涩也。

《仪真县志》：“宋嘉泰元年，郡守张颀以木闸岁久而腐，乃易以石闸二。其西通江涛曰潮闸，东曰腰闸，相望百九十余丈。吏部尚书张伯垓记云：

1 “舰”，原本作“鉴”，今据《万历扬州府志》改。

2 “禁”，原本作“郎”，今据《梦溪笔谈》改。

3 “十”，《宋史·河渠志》作“三十”。

水莫大于海，而江实次之，源发于岷，澎湃奔放，万里东注。仪真实当其下流，至是与海相为吐吞，骇波洪澜，汹涌尤甚。不为之防，则襄原野，漂室庐，农桑之业尽废，其为害甚巨。古尝筑堰以捍水怒。然遇有旱干、水溢，江不能注之河，河不能泄之江，复病其窒而不通。乾兴中，陶侯鉴始去堰而置闸焉。于是，江河相入，舟楫无阻，人皆以为利。闸木为之，阅岁久，日以腐朽。潮涨于外，颓决罔测；水滞于内，走泄弗留。补罅直漏，从事一切，不暇为远虑。携李张侯颀作丞兹郡，目其敝而叹无其力，赍志久之。庆元六年，分符戾止，颀而喜曰：吾其遂所欲为乎？镇抚之暇，经理钱谷，损略燕饷，罢不急而吝所出，郡计以饶。期年政成，发帑庾之羨而经营之。谓不如石之寿，乃凿他山之坚，悉更其旧。门之广二丈，高丈有六尺，复为腰闸，相望一百九十五丈，规模高广，大略如之。始于嘉泰九月，成于明年孟冬。”按，张颀所建之闸，即陶鉴建闸之地。鉴所建之闸，西曰“外闸”，北曰“内闸”。颀所建之闸，西曰“潮闸”，东曰“腰闸”。潮闸即外闸，腰闸即内闸。《县志·宋真州图》腰闸在潮闸东北。胡宿记谓北曰内闸，《县志》谓东曰腰闸，或言北，或言东，非有殊也。易其名，非易其地也。

宋所建仅有二闸。《郡国利病书》云：“洪武十六年，兵部尚书单安仁请因宋张颀石闸故址，重建清江闸一，广惠腰闸一，南门潮闸一。”《仪真县志》云：“清江闸，广惠桥腰闸，南门里潮闸。明洪武十六年，兵部尚书单安仁奏开河道，乃于县治正南三里城外，即宋守张颀闸基重建三闸，以蓄泄水利，分行漕舟，盖宋故道也。”《县志》：“清江桥即闸桥，在新巷西。广惠桥即今仓桥。宋之初筑城也，周不过五里，后复作东西两翼城以卫之。明则合两翼城而重筑焉。张槩曰，今临江四闸既大行，故清江、广惠二闸浸不复用，南门里闸余犹及见，板桥其上，今实以土，民居其旁，并水关塞之。”按，《利病书》及《仪真县志》俱云，洪武中所建三闸，因宋张颀石闸故址重建，亦未言宋有三闸也。《宋史·河渠志》“淳熙十四年，熊飞言真州上、下二闸亦复损坏”，是宋时仪真止建二闸。《明会典》谓宋时仪真尝建三闸，误。

《郡国利病书》：仪真有五坝，县南一里曰一坝，稍南曰二坝，又南曰三坝，迤东一里曰四坝、五坝，各疏支渠数十步，与外闸河相表里。《仪征县志》：“明洪武十六年，兵部尚书单安仁筑土坝，皆以数名，各疏支渠以达通江大河。凡荆、湖、江、浙诸路官民舟，及漕饷进京者，悉抵坝下，遇水涸闭闸，则舟于坝上辘轳过之。后四闸之利遂弃不复用。”则是洪武中既建三

闸，复立五坝，三闸因宋张颢石闸故址重建，五坝则系另筑。五坝与闸河相表里。《明会典》谓宋时仪真尝建三闸，洪武中即其地建为坝者，亦误。

总观明代漕运，不用宋之转般，而行直达之法。瓜州运河惟行砖木之船，其粮运之船皆由仪真，而又分数道入运。《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致仕兵部尚书单安仁言，大江入黄泥滩口，过仪真县南坝入运。自南坝至朴树湾，约三十里，宜浚以通往来舟楫。其湖广、江西等处运粮船，可由大江黄泥滩口入运河，过淮安坝，以达凤阳及迤北州县。其两淮盐运船，可由扬子桥过县南坝，此即扬子桥通深港之河也。入黄泥滩出江，以达京师。明初都江宁。其浙江等处运粮船，可从下江入深港，过扬子桥至运河，过淮安坝以达凤阳。凡运砖木之船，皆自瓜州过堰，不相混杂。如是，则官船无风水之虞，民船无停滞之患。其江都县深港，亦宜考其故道，而疏浚之。十四年十一月，浚扬州府官河，自扬子桥至黄泥滩，凡九千四百三十六丈。十五年十二月，浚扬州仪真河，九千一百二十丈。”《太宗实录》：“永乐二年，浚仪真县清江坝下水港。”《河渠志》：景帝景泰五年十月，工部奏：“近闻仪真、瓜州二坝，每遇冬春，水缩胶浅难行，宜于二坝下各置闸蓄水。”从之。此谓坝下之闸，非洪武所建之三闸。是时，洪武所建之三闸，每形浅滞，漕船过仪真，皆车盘过坝。

成化十一年，郭昇别开闸河，建四闸。吏部左侍郎钱溥记云：“仪真面江背淮，为一都会。凡南京供应江西、川、湖¹、云、贵等处粮货，及并海诸番贡献，悉从江车坝²入淮，以达京师，其各船至坝，经旬需次，起若凌空，投若堕井，财废船坏，不可胜算。惟罗泗桥旧有通江河港，距里河仅四里许，宜开通置闸，乘潮启闭，以便往来，船可免患。于是给军民夫五千，浚通河面，阔十二丈，下阔五丈，高一丈，撤罗泗桥，石为闸身及两翅，共长二十二丈，中通济闸长一十八丈，响水闸长二十二丈，各高一丈三尺，里河口闸长十二丈。其闸底两旁，各用油灰、麻丝舱缝，牢不可坏。《记》言四闸，而《实录》言三闸者，不数里河口闸也。其兴工于成化十年甲午二月，而讫于次年六月。是月涓吉开闸，其船鳞次矢往，无复盘费损坏之虞，而军民欢震若雷。其奈市户胶于坝利，往往啗管河官，兴言鼓惑，意在塞隳。郭君乃复条陈置闸有五利以闻：其一，船昔至坝，虽遇水平，其粮货亦雇挑堆囤，过则复挑，其费不

1 “湖”，原本作“广”，今据《道光仪征县志》改。

2 “坝”，原本作“盘”，今据《道光仪征县志》改。

一。今乘潮罔费。其二，昔各坝设法日不过百船，一遇风雨又不及半。今开闸即过，岂下千数？其三，昔船过必损，须办灰麻备舱。今泛安流，无虑。其四，往年遇旱，甚至掘坝接潮，以救粮运。今开闸以济。其五，往年里河水溢决岸倒坝，修费桩草，动辄千万。今遇涨开泄，不伤田稼。以此五利，可利天下。岂浮言泄水过盐之足虑哉！宜禁革，以厉将来。上可其奏。得夏潮开运，冬涸封闭，以为常。”

《孝宗实录》：弘治元年八月丁巳，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奏：“扬州仪真地方罗泗桥旧有通江港，可开闸放船。成化间，巡河工部郎中郭昇奏，浚通河面，置二闸，此指里河口闸、响水闸。潮满则开，潮退则闭，船只经过，无复盘费损伤之患。时有奸豪侵占纤路，于沿河水次起盖浮铺为买卖者，恐斯闸一开，必致拆改，往往以河水易泄为辞，欲堕其成。昇因力辨浮议，条陈五利，冀以行之久远。而司漕运者误听奸词，擅行筑塞，致令往来船艘仍前受害。近坝居民谓为得计，就于临河纤路起盖文天祥祠宇，欲使后来不敢轻易改拆，而守备指挥亦于闸上擅自盖亭，索取财物。乞依前修浚开放，及将奸豪侵占纤路所盖铺屋祠宇俱为拆改，则奸弊可革，便利可兴。”工部覆奏，命巡抚官会同总兵官从公勘议，以闻。

吏部尚书王輿《复闸记》云：“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复议置闸，首东关，次响水，次中闸，以达于罗泗桥，凡为闸四，以通舟楫，一时称为便利。既而，达官要人旁午杂沓，启闭无节，河流遂耗，而闸复废焉。弘治初元，今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蒋公琮，舟经其地，疏言于上，请复闸制。事下各¹官，议久未决。阅岁再期，始遣内官监少监党君恕、御用监监丞李君景、屯田司郎中施君恕，往度形势，延问耆老，参酌群言，归于定论。其论曰：‘建闸非私智，因车坝之病民；废闸非偏见，虑漕渠之泄水。废置两端，各有所见。惟在夏秋江涨，则启闸以通潮；冬春潦尽，则闭闸以蓄水。闸坝并行而互用之，庶无遗利。’此论既定，始戒党君、施君集材庀工，因旧中闸而充大之，以为新闻。中闸即通济闸。上高一丈三尺，中广二丈，袤四丈，列板二重，两翼各长八丈有奇，下斲石基数级，高五尺有五寸。先是响水闸去首闸才百步许，水势冲激，舟行多败，今撤去之。而东关、罗泗则仍其旧。始事于辛亥十月六日，弘治四年。讫工于十一月八日。”

1 “各”，原本作“冬”，今据《道光仪征县志》改。

未几，而通济闸又废。弘治十八年重修，兵部侍郎、邑人黄瓚《复建通济闸记》曰：“肇事于弘治乙丑春正月朏，未四阅月，讫工。闸高一丈五尺，南北堤燕尾共长三十一丈。甃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衬石千七百四十九丈。虽闸址¹仍旧，而规制加壮。”

未几，而闸又不用。正德十三年重修，翰林院编修、邑人景暘《修闸记事碑》曰：“仪真之为坝者五，为闸者四，并设兼用，事在《县志》。自弘治以来，莅其事者虑权势由闸之便，擅启难禁，以泄水利。于是令舟咸由坝，必事转般，富者利居停之费，贫者利负担之直。苟一变易，毁言日至。而闸愈不用，久之人昧其故。而闸之设，殆近于虚矣。比年以来，漕运迟滞，督促之使方尔旁午，江河水溢横溃四出。正德戊寅春，工部主事杨君汝璉分司于真。始至，循行闸坝，召邑父老询废置之故，审利害之宜，而复参之同事者，曰：‘吾有以处之矣。’乃亟修诸闸之崩损及器什之朽败者，各立亭其侧，以便休息。然役夫启上闭下，俟水缓而进舟。舟人不费²牵挽，坦然中流，无异平水。当夏秋景长，日可千艘，而漕运无阻矣。又虑内河泄耗，乃候潮至，洞启诸闸以受灌注，既平而闭之，计其所受，足偿所泄。又舟咸由闸往来，搬运之费，有司供亿之需，十省八九，而人咸称便矣。”此四闸兴废之始末也。是时，又复响水闸。

四闸之外，又有拦潮闸。《郡国利病书》：弘治十四年二月，建拦潮闸。总督、都御史张敷华《题为添设拦潮闸座便益粮运事》：“据南京工部主事邹韶呈称，初见仪真设有罗泗桥等闸三座，是时响水闸已废，故云三闸。旧例，夏秋江涨则启闸以纳潮，冬月潮尽则闭闸以蓄水，固为便益。但方春粮运上京，闭闸过坝，则利归塌房，穷军受疲。冬粮船回还过坝，船多损折。况水涸冰冻，浅阻河道，经月不得尽绝。是闸便于夏秋，不便于春冬。然以春冬不可开闸者，以上河为有限之水，而下江无抵坝之潮。考访图志，仪真东北二十里，汉建安中凿有陈公塘，筑堤造碇，蓄聚山水，灌济运河。近年以来，碇座废弛，多被军民占为田产，以致水道不通。赖有高邮、宝应、邵伯湖水支分接续。递年冬月，回空粮船到来，必须大江口关王庙前打筑土坝，开沟放水，方得车绞，船只过毕，未免拆卸，一年一次，劳民伤财，不能经久常便。为今之计，合将关王庙前土坝基址置造石闸一座，上接三坝、四坝、

1 “址”，原本作“地”，今据《道光仪征县志》改。

2 “费”，原本作“废”，今据《道光仪征县志》改。

五坝，至罗泗桥闸口，下通黄泥港口并直河口，俱通扬子大江。每年春月，潮信速来速去时候，如赴京重载粮米到来，乘潮放进，将此闸下板关闭，水满则开罗泗桥等闸打放，省免塌房、挑担脚力之费。若冬月，回空船到来，正直潮涸之时，将关王庙前一闸下板堰闭后，开罗泗桥等闸，放下待潮来相接，方开关王庙前闸，放出大江。纵使春冬水涸，闸不可开，若得关王庙前一闸关闭，则潮水积聚，赴京抵挑盘，免被阁浅。回空之日，亦得藉水绞车过坝，不致虚费土坝桩木。一闸之添，四时之便。其造闸石桩之类，挑浚河港项下，见存余剩雇工银两，取给于斯，亦甚为便。据扬州府同知叶元等会勘，官民甚便，粮运有益，应合准令添设。且浚河余银积有二千余两，尽穀资造，不费官库财物。量题附近人夫，择日起工，如法砌造。”自江至此闸，计长二百丈，匾曰“江北第一闸”。

大学士杨一清记云：“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仪真新建拦潮闸成，便漕事也。距经始之期，才四阅月耳。监察御史冯君允中谓，闸启闭宜有定规。乃会巡河郎中刘君浩议，当河溢潮涨，则四闸昼夜启勿闭，弘治四年，施恕废响水闸。此之四闸，谓新建之拦潮闸与里河口、通济、罗泗为四也。《县志》正德十三年，复建响水闸，仪真乃有五闸。后人或不数里河口闸，而以响水、通济、罗泗、拦潮为四闸。如江势平、河水未溢，则以潮之长落为启闭。放舟、潴水，两无所失。至冬寒水枯落，则闭闸勿启，檄有司遵行之。是岁，江河会通，舟无留行，扬旂伐鼓，通数百艘于饮食谈笑之顷。视车坝之劳，固有不待较者。比秋，霖潦浹旬，湖水大涨，得以时泄，不横决为堤堰害，亦惟是闸赖焉。”

先是，成化十一年，郭昇所建之四闸，其一曰里河口闸，一名东关闸，去响水闸百步许。二十三年，工部主事夏英更东关浮桥为东关闸。《仪真县志》云：“郭昇所建四闸，其首闸曰东关闸。自夏英更东关浮桥为闸，因有两东关闸。”《郡国利病书》以夏英所建之东关闸即里河口闸，非也。

《利病书》又云：东关闸坐落城以东、响水以西，北振漕河之上流，南通五坝之江脉，凡舟之自河而下、由江而上者，悉于是乎统会之，旧名莲花池，兹其地也，浮桥一座，以时启闭。翰林院检讨庄昶记云：仪真东关闸，工部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以上命来督。仪真，京师襟喉之地，转输漕运之所必由，朝覲商贾之所必涉。有京师，不能无仪真也。然仪真五坝，又非取给于东关不可。五坝盈，则蓄东关以待其涸；五坝涸，则泄东关以济其急。有五坝，又不能无东关也。是五坝者，用于仪真；东关者，用于五坝也。又

有新河湾，万历五年，知县况于梧于上江口迤西地，名邓家窝，相去地计长二百七十丈，开挑成河。于梧以冬春之时，粮船由四闸者守闸待潮，船无湾泊之处。上、下江虽有二口进闸，然以咫尺之地，数尺之水，舟可以泳行，不可以停泊。是闸外之艘十一，而江上之艘十九。风涛时作，卒难退避。今议开新河，则大江水自邓家窝入冷家湾，达新济桥，蹈钥匙河，会上江口奶奶庙，抵九龙庙河。而下江口水亦流入，交会于闸口，迢递十余里，可容二千余艘鱼贯进泊，渐次入闸，庶几避险道，就安流，而风涛不足虞矣。河成，名曰“屯船坞”。

《郡国利病书》以此策为万年之利。然自挑新河之后，铜山源诸水悉从此出，与县不相顾。邑人谓户口人文之日就衰，实由于此。且屯住路远，漕舟不便入河，仍泊江口。年久废弃，依旧淤塞。蒋廷章有“东西两界水”说。《雍正府志》云：“况于梧开新河后，铜山源诸水悉从此出。顺治庚子，知县童钦承于冷家湾筑堤，遏水东注，后堤复冲决。康熙七年，知县胡崇伦挑浚下流，自龙门桥至麻石桥一带淤河成渠，而上流之堤亦增高，东西两界水还故道。”

又有新坝河，在东十里新城。《县志》云：“明景泰五年，工部主事郑灵开，寻湮。崇祯七年江口沙涨，总河刘荣嗣、总漕杨一鹤议开通江漕河，以避江沙。始议自王家沟至萧公庙止，计地二十余里，部以费重难之。改议挑浚此河，建闸通江，水势湍迅，舟辄坏，今仍塞。国朝初，转漕瓜洲，知县马章玉重浚闸河，内河通行无滞焉。”

张鹏翮《河防志》：康熙二十八年，总河王新命疏称：“仪真县四闸蒙皇上圣明洞照，加意运道、民生，行令修理。查新河口之北新洲，系江心长成之沙，今欲挑挖成河。从来未经试验之事，可否挑成，难以预必。即挑成后，果否不致淤长，尤难逆料。且粮船皆由一闸行走，谓瓜洲闸。未见阻滞。所有一切重运，似应仍照历年由瓜洲闸入运河。其仪真开洲挑河并修理四闸，俱应暂停。”工部议以各省漕船尽由瓜洲一闸行走，势必顶阻，以致迟误，亦未可定。应请敕下总河、总漕、两江总督，会勘定议具奏。旋据两江总督会同河漕总督疏称：“仪真闸外江口北新洲一带，俱系干涸，而北新洲之外又有沙漫洲，过水不过二捺余，横亘二三百丈，难以筑坝。若自沙漫洲尾从北新洲腹内向东北斜开引河，以通四闸，不能保无坍淤，似应仍挑北新洲旧河身，直逼四闸，一切粮船令循北新洲尾，转入新河口，可以通行。”报可。三十年，县令马章玉挑浚深广。潘祈庆《修浚通江闸河内河记》云：

“万历中，新洲渐起，自青山迄旧江口，沙漫洲日以侵长，漕艘又为所遏，外江既不可泊¹，内闸亦不易入，遂转漕瓜洲，多数十里风涛之患，而盐艘之屯于沙漫洲者，冬月淀涸，堪虞。邑侯马公怒然忧之，于是陈白上官，奏请疏濬。可其奏，发帑金以鳩工。公日夜勤瘁，躬自督理，由江口开浚以至四闸，悉为更建，遴良材，砻美石，筑之甃之，既坚既好。凡向之溃岸溢沙²，无不整除就理。不逾年，而工告竣。公图之犹未已，盖由响水闸入内河，河身素高，漕艘艰进，盐艘亦滞。岁例有捞浅之役，而岁捞岁梗，卒以疲民。爰首倡募捐，不用单里民夫，亲课畚鍤，厚给工糈，踊跃从事，子来恐后。时日未淹，内河复浚³。”

《南河成案》：乾隆元年八月，奉上谕：“朕闻扬州府仪征县江口至江都、甘泉二县所辖三汊河一道，共计六十余里，为通江达淮要津。向例三年大挑一次，捞浚一次，共需银一万六百两，皆商三、民七分派捐输。经管里正不无苛索滋扰，而承修各官复层层侵扣，以致捞浅、挑浚有名无实，无益于工程，有累于百姓。嗣后，著将商民派捐之项永行停止，亦不必拘定三年之限。如遇应浚之年，著盐政委员确估，实力挑浚所需工费，即于盐运司库一半充公项下动支，毋得虚冒侵肥，草率塞责。”九年，总河白钟山奏：“响水、拦潮二闸于雍正十三年修理。至通济、罗泗二闸自康熙五十五年修补之后，迄今已届三十年，潮汐往来，冲刷日久。两闸金门闸墙多有倒卸，闸底石块冲跌坑塘，关石等桩朽坏，应作速修整，以资启闭。”三十一年，总河李宏疏称：“仪征县通济、罗泗二闸，因二十九年江水异涨冲击，现今两闸金门倒卸。又拦潮等三闸，桥梁朽坏，急应筑坝拆修，共估需料物、夫工银九千六百六十二两零。”下部议行。嘉庆四年，河督康基田奏：“查响水、拦潮两闸，均尚完整。惟通济、罗泗二闸，自乾隆三十一年拆修后，历年既久，又兼来源激湍，潮汐冲击，实属难资启闭。估计连上下筑坝，共需工料银八千三百九十余两。”嘉庆十一年，河督徐端奏：“仪征境内有五里闸河一道，中设响水、通济、罗泗、拦潮四闸。该河自乾隆三十一年兴挑以来，阅今三十余载，日渐淤垫，水不畅行。其响水闸亦系乾隆四十三年修理后，日久损坏，勘估应需河工土方银一万九百六十四两零，需闸工银

1 “泊”，原本作“漕”，今据《道光仪征县志》改。

2 “沙”，原本作“河”，今据《道光仪征县志》改。

3 “浚”，原本作“浚”，今据《道光仪征县志》改。

三千五百三十二两六钱，循例在于运库减半余平项下给发。”

《江防厅册》：“三岔河至仪征江口，昔为大江上游重空漕船要津。乾隆四十年后，河渐浅涩，漕船皆由瓜洲进口，此河惟为淮南盐船经由之道矣。”按，明代重运，皆由仪征。中叶以后，始由瓜洲。国朝乾隆以后，粮运船由瓜洲，惟盐船由仪真。然近年，仪征运河淤浅已甚，夏时犹不可以行舟，盐船亦间由瓜洲行走。虽从事挑浚，亦复无济。是不可不详细履勘矣。

《明会典》：“瓜州江口旧建土坝，江北粮船回空¹，撤坝以出。而江南重船反令盘坝，搬剥艰难，风涛守候。隆庆六年题准，自时家洲以达花园港，开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闸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车盘之苦。”此扬州瓜洲废坝为闸之始。

按，《宋史·曾孝蕴传》：“绍圣中，管干发运司巢余事建言：扬之瓜洲等处，易堰为闸，以便漕运、商贾。既成，公私便之。”是宋时瓜洲运河已易堰为闸。后以闸启闭不时，水易走泄，复改为坝。

《宋史·河渠志》：宣和二年，向子諲请“于瓜洲河口作一坝，以复龙舟堰”。绍兴四年，诏扬州诸堰并“令守臣开决焚毁，务令不通敌舟”。子諲所筑之坝，想亦开决。故漕河旋即淤浅。五年，诏淮南宣抚募人开浚瓜洲至淮口运河浅涩处，而瓜洲复立闸。《河渠志》：孝宗淳熙十四年，“扬州守臣熊飞言：‘扬州运河惟藉瓜洲、真州两闸淤积。今河水走泄，缘瓜洲上、中二闸久不修治。独潮闸一座，转运提盐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势冲激，易致损坏。请令有司葺治，以防走泄。’从之。”是宋瓜洲有三闸矣。

明初，于瓜洲立十坝。《郡国利病书》云：“瓜洲十坝俱在本镇。漕河高江水数尺，各坝为河限，使不入于江。漕河至此分为三支，如瓜字形，中一支阻堤隔江，东一支通江名曰东港，西一支通江名曰西港。内中一支入东西二港，筑坝随南北为坝。东西二港以通江潮之来往，各坝以限漕河之水。”《扬州府志》：“由中一支入东港，有二支：第一支筑坝二，北曰八坝，南曰九坝；第二支筑坝一，曰十坝。由中一支入西港，有四支：第一支筑坝三，北曰七坝，中曰六坝，南曰五坝；第二支筑坝二，北曰四坝，南曰三坝；

1 “回空”，《明会典》原作“空回”。

第三支筑坝二，北曰二坝，南曰一坝；第四支筑坝一，曰盐坝。成化六年，工部主事吴英移置十坝于坝东一里许外，曰盐坝。明初，掣盐于此，后徙仪真，遂废。”《英宗实录》：正统八年三月，“浚瓜洲坝东港”。洪武间，瓜洲坝有东西港。永乐间，废东港为厂，以贮材木。正统初，议浚未就。至是武兴请修复，从之。

《景帝实录》：景泰五年，“工部奏开仪真、瓜洲二坝，每遇冬春，水缩胶浅难行，宜于二坝下各置闸蓄水。从之。”《孝宗实录》：弘治十年，“总漕都御史李蕙请于瓜洲新坝至仓坝，一坝至四坝港口，仪真钥匙河及歇马亭各建一闸，以便粮运。工部覆奏，谓三坝边临大江，潮长则坝低水高固易于车放，潮落则坝高水低殊不为便。莫若于江口总港内各建一闸，潮平之时下板蓄水，令与坝平。从之。”按，此皆于坝外置闸，非废坝为闸也。

《南河全考》：“嘉靖六年，漕运都御史高友玘于瓜洲西江嘴置瓜洲闸，时监工者不慎，工人受赂，筑不如法，居人倡泄水之说，闸竟不用。”《世宗实录》：嘉靖十九年，“运粮千户李显请令瓜洲陈家湾增一闸，若瓜洲坝冲决，则下陈家湾闸。”《穆宗实录》：隆庆五年，“给事中张博请改瓜洲土坝为闸，以便漕舟。工部覆言，兹议勘行已久，而有司莫为奏报，必徇私牟利之徒倡言阻挠，当事者惮于改作，故议久不决。宜督河道、漕运诸臣，刻期会勘以闻。”《南河全考》：“隆庆六年，侍郎万恭更请建瓜洲闸，自时家洲以达于花园港，开渠长六里有奇。其年冬，闸成，一名广惠，一名通惠。”《扬州府志》广惠闸一名头闸，通惠闸一名四闸，俱在瓜洲镇。而《神宗实录》云：“万历元年正月，河道侍郎万恭奏创建瓜洲二闸，工竣。”盖闸成于隆庆六年冬，而奏报于万历元年春也。

《郡国利病书》载恭建闸疏云：“题为瓜闸告成，速济新运事。据南河工部郎中吴自新、管漕参政潘允瑞、扬州府知府贾应元会勘，得瓜洲花园港、猪市二处，皆可通江。但猪市临江最近，河水走泄，中无盘旋之势，不可虑。花园港至时家洲，相去六里，河身宛转，水不直下，再将河道开辟，以便停泊，相应于此创建二座，具呈详允。随督率扬州府知府贾应元、同知陈可大等各督役、催工，采石、运料，浚开河渠，分投任事，群力毕集。于隆庆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兴工，至本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闸、河渠俱告完。合行呈报。臣惟国家漕运四百万石，而过瓜洲坝者独二百万石。百七十年挑掣车盘，军民劳苦，船泊江岸，累患风涛，湖水弥漫，堤岸冲决，科道诸臣屡经条

议，建闸竟成道谋。仰荷先皇圣谟独断，先皇指穆宗。成二百年未成之功；庙堂主持，决五十年未决之论。一时在工诸臣，或议于始，或成于终，惟早运以为期，乘冬融以敏事。不百日而二闸之功屹屹，逾六里而新河之水滔滔。吴、浙方舟之粟，直达于湾；高、宝巨浸之流，建筑而下。是时瓜、仪二闸已藉资于湖水。既免挑盘雇剥之苦，又无风波险流之虞。新河所占虽失之民田，运头偿还又得之铺店。粮运方竣，商舶由之。是时商舶与粮船不能并行也。远近喧腾，上下感激。再照仪真之闸抽分船税，河道大工，全赖于此。今建瓜闸，办料雇夫费及万金，悉取诸官中而用之，全不累民，工得速就。今瓜闸既成，相应比照仪真事例，使昔之由坝者许之由闸，一体抽分，则仪真无走船、走税之虞，瓜洲得修河、修闸之利。在商船，就安而去险，欢呼乐从；在编氓，取盈以济虚，分毫无累。其瓜闸船税，就令仪真主事带管，该闸应设闸官、闸夫，即以本镇原有闸坝官夫改用，不必另行铨选、编签。此尤全利而至便者也。疏入，下工部覆。上如所请。”

《治水筌蹄》万恭作。云：“瓜仪滨江，闸外春运，江潮未盛，潮上则通，潮落则滞。司河者为浚渠焉，愈深愈滞，盖潮带漕水同落故也。余止浚渠，独令闸外与江相接之所置坝，盖以留旧潮而接新潮故也。万历元年八月，筑闭瓜洲闸，罢过闸船税。议者以闸开水数为泄，每岁运船及白粮船过时，度可三月而尽，于是仅开三周月。运船过讫，即塞之。遂罢开闸船税。”

《明会典》：“万历四年，于瓜洲开港坞，以泊运船。”《神宗实录》：“巡按御史陈世宝条陈，开瓜洲河港坞、屯船坞。挑浚深阔，使船之先入者屯聚于内；又于盐坝之东，开一曲港，与新闸外港相合，使船之后至者续泊于内，以免金山挂江之险。部覆允行。”《江防厅册》：“康熙五十五年三月，总河赵世显奏：‘瓜洲自四闸起至江口止，计长二百九十七丈，总名花园港，地方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无所。应于四闸之旁、运河北岸，开挑月河一道，以为屯船之地。’经部议行。”

《扬州府志》：“瓜洲闸河在城南四十里，由瓜洲通惠、广惠二闸至江口。康熙五十四年，因江流北徙，将广惠闸堵闭，另浚绕城河通漕。后因花园港坍塌，绕城河运口难以行漕，雍正六年闭绕城河，仍开闸河，船由闸河行走。乾隆十一年，将广惠闸堵闭，仍开由闸上之青莲庵旧越河行走。原设闸官一员，二十一年移驻丹徒，专管横越。二闸裁存闸夫十二名，交瓜洲巡检董率。”《府志》又云：“瓜洲月河在广惠闸之上。雍正八年因闸河水无关蓄，

自青莲港起至尤家碾止，开月河一道，长三百六十七丈。九年，又于瓜洲西南正人洲，另开引河一道，长六百四十一丈。五公滩开支河，长三百六丈。夹口内筑贴心坝一道，长一百五十丈五尺。又，南北两头接筑拦水土坝。”《续行水金鉴》云：“瓜洲旧有广惠、通惠二闸，今《府志》止叙有堵闭广惠闸，其通惠闸或坍，或拆，未载。查该闸坐落花园港江风山月亭之侧，康熙五十四年江流北徙，坍塌入江。”

《明史·河渠志》：“万历二十五年四月，江都运河南门二里桥一带，水势直泻，为盐漕梗。巡盐御史杨光训请檄扬州知府郭光复，开自二里桥河口起入，西折而东，从姚家沟以入旧河，名宝带新河。”此即扬州城南运河之新河湾也。

按，《郡国利病书》云：“新河在城南二里。万历二十五年，巡盐御史杨光训题请发费七千缗，檄扬州知府郭光复开浚，自南门二里桥入，西向折而南，又折而东，周回共六七里，从姚家沟入旧官河。”与《明史·河渠志》合。《利病书》所云郭光复所开之新河，即《河渠志》所云郭光复所开之宝带新河也。《扬州府志》：“宝带河在南门外、文峰寺北，万历二十年知府郭光复浚。三十三年，知府朱锦续成，以挽河之直流也。”又云：“新河在城南二里，明万历二十五年知府郭光复开浚，自南门二里桥入，西向折而南，又折而东，周回共六七里，从姚家沟入旧官河。”则分宝带河与新河为二矣，与《河渠志》不合。

又按，《世宗实录》：嘉靖十九年九月，运粮千户李显疏筑运河三事。其二谓：“北自淮安，南至瓜、仪，水势上下相去丈许，惟赖瓜、仪二坝关防。先年，坝决水冲，河道淤浅，宜令瓜洲陈家湾、仪真新城地方，并扬子桥、扬州东关各增一闸。若瓜洲坝冲决则下陈家湾闸，仪真坝冲决则下新城闸，闭水不及则下扬子桥闸，再不及则下东关闸，以留水利。”上命工部议行。《郡国利病书》：“隆庆六年，万恭奏三汊河水势，大趋瓜洲，未免夺仪真河流，以致浅阻，又经牌委贾应元于三汊河创建吊桥一座，东流水势，务令平分。”《利病书》又云：“江都南有十一浅：曰新庙浅、浪荡湖浅、头沟浅、宋家浅、柳青湖浅、东西湾浅、花家园浅、李家庄浅、姚家潭浅、吉祥庄浅、江家庄浅。每浅各置老人、浅长各一名，夫役四十名，岁桩木四百株，草四万余

束，凡有挑浚，专责前项浅老人役为之。万历二十三年，奉工部裁革，共用浅夫二百一十四名。”浅夫之设，昔以挑浚，今以修堤。盖时事变迁，水有浩缩也。然自浅夫既裁之后，止务高堤，不务浚河，故运河时有淤浅。《南河全考》：“万历四十五年十月，江都三汊河淤三百二十三丈。郎中徐待聘严督挑浚。”万恭《治水筌蹄》云：“百余年来，不为浚浅之易，而为高堤之难，其亦未之思夫！”

《南河全考》：“万历二十八年正月，总督河漕尚书刘东星檄郎中顾云凤、署道事扬州府知府杨洵，督夫开挑邵伯越河，长一十八里、阔一十余丈，建南北金门、石闸二座，又建减水石闸一座。迄今官民船只永避湖险。”此邵伯有月河，运船不复由湖之始。

按，《郡国利病书》云，宣宗宣德四年八月，御史陈祚言：“扬州府邵伯闸坝旧设官一员，民夫二百三十人，置盘车挽过舟船。今高邮湖堤及仪真、瓜洲坝岸高固，河水积满，舟经邵伯，皆自平流，闸坝官夫尽为虚设。而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凡直隶、苏、松、常州及浙江诸郡，公私舟楫以孟河至瓜洲，江涛险恶，多从白塔河往来。然河既浅狭，且有不平之处，若遇少水，未免艰阻。如以闸坝官及夫移于白塔河，稍加疏浚，又置闸积水，以通浙江、苏、松之舟，实为利便。”上命行在工部勘实，果利便，则从之。

《英宗实录》：正统二年正月，省扬州府邵伯镇闸坝官吏，并江都县守塘夫。先是，扬州府奏：“邵伯镇二闸、一坝各设官吏、人夫，以防高邮湖水泛滥。今湖水既平，乞裁其半。又江都、仪真二县，旧有雷公上、下、勾城、陈公四塘，旧设夫三百三十五人守之。今运河转输不绝，塘水宜泄入河，夫可尽罢。”事下巡抚高宏核实。宏奏：“塘水无源，若尽泄之，则涸矣。”按，东晋于邵伯置埭，历唐及宋皆沿其制，以水不平流故也。明初，犹盘坝过船。迨平江伯引淮通漕，自是淮水入湖，邵伯水皆平流。故司事者谓闸坝无所用，此运河之大变革也。淮既入湖，而湖遂险。

《郡国利病书》云：“邵伯湖故无越河，其险如高、宝湖堤。万历初，督河科臣请之，有旨允行。而分导工大，此举未遑。二十八年，总河漕尚书刘公东星申前画，明年邵伯越河亦成。自唐、宋通运以来，沿河策凡屡变，然蓄水惟恐不足。至国初，犹未甚远，故于瓜、仪则复拦潮通江诸闸，于通、

泰、泰兴、海门则修江海诸堰，于高、宝则仿平津之法。而兴化为粳稻区，乃百余年独苦水害，环三百里巨浸以漫衍于腹心，其受无涯，其归无所，遏上流而无所洄滞，导下流而无所输写，若病蛊然。失今不治，势将日深，昔害一而利什，今利什而害百，不可同年语矣。”顾氏在明季时已为此论，则是邵伯一带水势已常患冲决矣。

张鹏翮《河防志》：康熙三十八年十月，总河于成龙奏：“邵伯更楼决口一工，其堤旧有涵洞，堤内原有河形。在平日堤工完整，每岁水发之时，西岸一片汪洋，东岸甚属危险，是以今岁水涨，即致漫决。即堵筑完固，亦难坚守。今臣等亲诣酌量，不若就此决口之下，将旧引河疏挑宽深。至于河东筑做土堤，束水南下，以固东西两岸。”上可其奏。成龙复奏：“督同道厅亲勘，决口迤东被水冲久，河底太深，难以越过，即使水内筑堤，工程亦难骤起。今议将决口西岸绕挑越河筑堤，并打拦河坝，使由月河改行。而现在之决口，日后自必挂口。另议，堵筑不特省费，亦可以济运道之急。”部臣议覆报可。康熙四十一年，始堵邵伯更楼。

《扬州府志》：“邵伯月河在府城北四十五里，万历二十八年于运河东筑月堤，引水行舟，以避湖险。”此即刘东星所筑之月河也，在邵伯镇北。《志》又云：“新月河在邵伯镇南，旧有南坝更楼，居民稠密，商贾辐辏之所。康熙三十八年洪水冲决更楼，官堤民屋，倏成巨浸。事闻，命都御史寿鼐、侍郎于成龙，堵塞决堤。复开月河一道，自仓巷口西向，折而南，至大王庙止。筑南北二坝，镇以铁牛。”此即于成龙所开之月河也。

《河渠纪闻》：“乾隆七年，河督高斌面奉圣训，将邵伯以下入江之路酌增。请于金湾滚坝下东西湾地方，建滚水坝二，坝下深挑引河。复增挑仙女庙金湾对过之越河，扬河厅闸金湾对过越河，长一千丈。乾隆八年开挑宽深，河越金湾闸坝、东西湾滚坝至八搭铺入运河，以避开坝行船被掣之虞。”《南河成案》：道光十一年四月，总督陶澍等奏：“前已将瓦窑铺、东湾、西湾、金湾、凤凰等桥坝启放，泄水尚畅，惟溜势横趋，下游粮船到此，行走倍难。”五月，陶澍等奏：“扬粮厅之旧盐河内，普贤墩至观音庵，应俟水落后改挑河一道，即以所挑之土另筑西堤，以避瓦窑铺至六闸七处吸溜之险。”

十一月，河督张井奏：“臣数年来，力主开辟归江之说，如开瓦窑铺新河，及去年冬展挑东西湾、凤凰桥各路，原思多一分归江之路，即少一分为

害之水。无如行漕减涨，时涉两歧，遂有顾彼失此之患。其尤可畏者，如本年三月内正当重运盛行，忽值洪湖水势长至一丈九尺五寸，不得不启山盱坝河，不得不先放归江各路。然仅开放数处，已觉军船挽运维艰，因商为签桩、搭桥、设关、加纤之法，截流横渡，办理既为棘手，所费亦复不貲。臣于彼时，即与道将厅营悉心熟商，拟于扬粮厅邵伯镇迤下，运河西岸外，自普贤墩起，至观音庵止，估挑月河一道，以备空重船只避险趲行。曾于五月内附奏，并声明应候水消，分别确估在案。兹于回空事毕，臣复亲至其地察看情形，极为便顺。惟须于新估越河之西，再筑纤堤一道，并将旧西岸纤堤一律加帮宽厚，即以挑河之土筑做，亦属一举两得。此道越河如得即早办成，则遇水小之年，各坝不放重、空两运往还，仍令照旧行走。倘遇三沟闸志桩长至九尺以外，不论何时，即将归江之金湾以下各处桥坝，相度机宜，次第启放，以期畅达归江。其时军船入境，即由新挑越河行走，西堤仅可行纤，既不致吸溜损船，兼免绕湖行走，其便一也。下有掣消之路，而上无积涨之虞，不特高、宝等处湖身可以早为腾让，即山盱河坝亦从此应放即放，不必守候重运全完，其便二也。归江之路既已早放，运河水势不致涨满，则归海之高邮四坝及扬粮之昭关坝，亦即得守且守，以保下河田禾，而上河亦有丰收之望，其便三也。向放归江各坝，水深溜激，每貽行旅之忧，今不论何项船只，均可改由越河绕道，其便四也。臣于勘定后，即委明干之员，并往查估，约需银四万两。”按，此疏虽有四便之说，其实专虞军船掣溜耳。

十二年三月，张井奏：“臣于上年冬底，请将该厅西岸普贤墩一带，估挑月河一道，并筑纤堤，以利济川，当即确切查估，封钉信桩，派员趲办，责成道厅梭织查催，以杜偷底垫崖之弊。兹据各该员禀报完工。臣于查料事毕，即自清江浦起程，前往逐段躬亲查量长宽，悉照原估高深，每分俱比原估加挑一尺及八九寸不等。界坝腮土亦俱启除净尽。其挑河所出之土方，即于越河之西，估筑纤堤一道，并将西岸旧纤堤酌量加帮。一律全完，锥试坚实，尚无草率偷减。当即启放过水，水深七八尺不等，形势极为畅顺。现在重运军船，即由越河行走，绕避各坝桥口门吸溜之险。”

按，万历间，刘东星所开之月河，专避湖险。康熙间所挑之月河，以东岸决口绕挑月河。至乾隆、道光所开之月河，专避军船被掣之虞，与昔之情形又异矣。方刘东星之未开月河也，知县张宁议曰：“昔年论漕河之险者，先高、宝，次邵伯，而今之水大者莫如邵伯，最难守者亦莫如邵伯。盖高、宝

昔固称险，障之则有西堤，而内河成，则湖分于外，人由夹河中行，不知有湖矣。今邵伯一带，堤与水邻，绝无外障，以故水乘风势，其催堤若蹴垤耳。况估舟值迅风疾雨，多荡费沦身，月且屡见，是不可不急为处分也。今之议者有二：一曰障之。使北自露筋，南抵马家渡，旧堤以东另筑一堤。此以旧东堤为西堤，另筑一东堤也。又自马家渡而南，至八搭铺旧堤以西，另筑一堤。此仍以旧堤为东堤，另筑一西堤也。各接旧堤，中作二闸，成一夹河，并如高、宝之制，费不过六七万金，而湖堤可保无事。一曰疏之。便今议疏漕者皆言，自高庙由扬州至瓜渚，皆开阔数十丈，今高庙至瓜洲河道皆狭窄。此淮水入江之正路。然高庙、瓦窑铺民舍多逼官河，其屋居卑朽，即拆毁不足惜，第扬城东关折而南，阡阡联属，且转运之盐场在焉，一经迁易，不无废业之叹。不若一意开金湾，即三四十丈不为阔也。盖三十余里入江，此势之最捷而泄水最易者也。舍此二议，而欲图便易之说，止有每岁带修石工一百丈。名为带修，而漕河西岸有露草处所，择有心计者委之，多栽芦苇、野树，则可以障风破浪，而泥渣渐次淤垫，东堤亦恃以无恐矣。”是时，邵伯南北皆由湖运。《明史·河渠志》邵伯湖长十八里，刘东星所筑之月河亦长十八里，于是邵伯以北不复由湖。至乾隆八年所筑之月河，越金湾闸东西湾滚坝，至八搭铺入运，于是邵伯以南不复由湖，始符张氏之前议矣。万历二十二年，金湾建闸开河，亦卒符张氏之议。

夫运河自筑重堤之后，粮船皆由内河行走，不复由湖，诚计之便者也。然有时不得已而由湖。嘉庆十一年，甘泉汛荷花塘漫溢，总督铁保奏：“扬州二三帮重运经临，因口门吸溜，上水过急，由湖内沿河行走，计程十余里，水深六七尺不等，业俱平安过竣。”道光十一年，高邮汛马棚湾决口，总督陶澍奏：“回空船只指日南来，不容稍事停待，自以循旧绕湖为正办。湖中水势尚深，足资浮送，且绕湖路程仅止十二里，先经派委革职留工之通判陶斌玉、孙厚坤、守备王拱寿等，会同漕臣委员守备牛斗南，令其专办回空绕湖事宜，设法签桩排船，节节维系，虽有风暴，亦可无虞。所有由运入湖之大营房对过，及由湖入运之邵家港等处，刷堤抽沟，早经分投发办，计空运未到之先，均可完竣无误。”是皆因决口未堵，不得不绕湖行走矣。

附录二

郭子章《仪瓜工部分司志》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

洪武十六年，建仪真五坝及清江闸、广惠桥腰闸、南门潮闸。

盖自伯禹疏川导滞，居水丰物，于是有陂唐污庠以鍾其美，今之隄坝水门是也。若曰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隄防壅塞之文，亦见其固矣。邗沟故南北冲渠，水势邪直，填淤反壤之害，自其宜也。周汉来唯是为务，深从便宜以相极难。大抵江承河下流，河高湍悍，苟不準高下，下无外闸，上无坝堰，何以使水绝壤断，功施不穷哉？任土作贡，扬州则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当是时，江淮未通，诸贡赋沿江入海，沿海入淮，自淮入泗，而因以达河。迄春秋时，吴始穿邗沟，则扬之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汉以淮南封诸王，吴王濞开邗沟，则通运于海陵。是时贾谊言汉以淮南为奉地，然未漕江淮。正始四年，邓艾言于司马懿，开广漕渠，大便利。东南有事，兴众汎舟，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可避水害。后魏自徐、扬内附，是后经略于兹，不废转运，中州百姓，咸被其劳。至隋大业元年，引河通于淮海，广开邗沟，则自山阳至扬子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入江以便转输，而行幸作矣。唐因之，置巡院发运使于扬子，属淮南道，而江南租庸皆由扬子入水门以渡淮入汴。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帝访以漕事，耀卿条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僱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今汉隋漕路，濒河仓廩，遗迹可寻，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贞元四年，李泌言于德宗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其地属徐州。”是时刘晏领东都诸道，法益详密，江南之运积扬州不入汴，不从渭中入太仓者，惟渭河漕不涸，岁转粟无升斗溺者。自晏后江淮米至渭桥寢减矣。先是，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辄复湮塞。淮南节度使杜亚乃濬渠蜀国，疏句城胡爱敬陂，起隄贡城以通大舟。河益庠，水下走淮，夏则舟不得前。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防不足，猥盛则洩之。发运使严三日一启之禁，始作归水澳河，时有惜水如金之谚。杜亚、王播诸人引陂穿渠以灌河，皆可以行舟，然漕亦少矣。宋太宗朝，淮南转运使乔惟岳以建安军创斗门二，于西河筑三堰以通漕船，设悬门积水，潮平乃泄之真州。乾兴中，左监门卫大将军陶鉴掌真州水利，始易堰为通江木闸二。天禧间，范仲淹领江淮发运使，以真州江大折，水波所游荡险甚，乃率水工凿长芦西河以避其患。鲁宗道为发运使，通浚真扬漕河，乃发三堰。徽宗崇宁元年，诏江南开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镇口至泗之淮口。宣和二年，真扬漕河涸，车挽吠水以济运舟，岁漕多梗，寻诏中使按视，欲濬运河与江淮概平。会方腊寇两浙，内侍童贯议为海运陆辇。内寺谭桢议于泗之盱眙凿渠出宣化镇口。向子諲曰：“运河高江淮数丈，自真至淮且数百里，民力为难。宜于淮之带子港筑坝一，以复怀子河故道；于瓜州河筑坝一，以复龙舟堰；于海陵河口筑坝一，以复茱萸待贤堰。使真州诸塘之水，不为他河股引而分。”措置使陈亨伯行其议，由是滞挽皆通。六年，发运使卢宗原建议于州西五十里开靖安河八十里，通江径易以

避黄天荡之险，国家殫其利。又于江壖凿渠，由何家穴筑石堰，自黄沙潭以达于州。孝宗淳熙十年，知州事左昌时开大横河以便江舟舫泊。宁宗庆元五年，知州吴洪于董家渡至黄池山对境开新河二十里，州人称便矣。元大德十年，浚真扬漕河。泰定元年，珠金沙河淤堙，诏发民丁浚之。明兴，设工部都水司官，掌天下陂池川渎之政令。洪武九年，甃湖隄以捍风涛。十六年，兵部尚书单安仁请浚开河道，于仪真城南重建五坝，清江、惠桥、南门里潮诸闸，以畜洩河水。成祖迁都金台，讲求河政，日益详密。岁漕东南米四百万石皆由江入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泝密、泗，迎流而过漳、御，至直沽，泝白河抵潞，以达于京师。命大臣总理河事，亦云重矣。顾说者以漕河之患与北虏埒，以此言便宜者甚众，然方略疏阔，莫得其要领。盖今之河道，非昔河道，昔所患在河南、山东，今则移之徐、邳、淮、扬；昔所患惟河，今则并淮患之；昔所理惟河，今并淮理之。官有定守而势无常，事相关而权不合，其当更易变置明甚。犹然泥建设之旧，忽通变之宜，执拘挛之谈，责平成之券，何以异乎按商絃以索羽调，言适于越而辕乃北之也？欲求必效，难矣！适漕臣有开草湾濬海口之役，于溢者有容，壅者有归，似为有得。诂意河身之垫，已非一日，及其开也，水势如铁，则泥沙愈甚，所谓“善渠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非诬也。乃并引五港口、云梯关二道以入海，而淮为河阨，沙壅如隄，水无所从出，尽倾注山阳、高、宝间，而清河口故道无复全淮之涓滴，此可预睹也。于是有请开老黄河故道，使河自为河，淮自为淮，各有经行，曲为接济者。有欲引河从崔镇入渔沟，取平望河以入海者。有谓河决崔头势已尽东行，不复西向，当由通济闸外马头巡检司别穿一渠，令漕舟入成子河、谷庄湖，出孙家湾，会黄河于崔镇之上，而中建一闸，以时其蓄洩者。有谓引河由三议镇出鱼沟，至大河口，与淮水会者。数家之论，互有短长，宜详考验，皆可豫见。顾渔沟去海二百余里，地形参差而土疏恶，即费巨万万，功难必成。出孙家湾会黄河为近，第河身日垫，内地或卑，壤接泗州，祖陵在焉，草荡湖洼，牵连百里，无一冈阜之隔，而开渠置闸，引之相通，万一木石不支，黄流内注，势若瓴建，莫可前遮，其为国家之忧，不止于淮扬之鱼鳖已。夫河辟北虏，远之不暇，可招之使来邪？或者从盱眙之龟山蛇浦口，经宝应天长县界，至六合瓜埠出江，隋唐以来行之，河迹尚存，但地当祖陵朝冈，迄今东放淮南瀉不宜，即形家之说，无足尽信，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或谓原隰江壖连瓜埠，穿瓜埠渠，水自充足，北行抵六合，引六合入天长，由天长出新沟、七里湖入高宝，于祖陵朝冈阔远，此渠一成，道理便宜，尤称径易。转运多而以其余溉，百姓殫其利，瓜、仪二坝闸可亡事事，此亦一说也。又有为复诸塘之说者，当汉陈元龙开塘，唐李袭誉筑句城塘暨北山茅家山塘，本用以溉，然水污畜，亦可济瓜仪运舟，今旧迹俱在，而佃民耕艺输赋有定额，卒难急复，姑存其说俟考焉。

作瓜洲土坝。旧志瓜州车船土坝十条，洪武间，平江伯陈瑄开筑。

永乐五年，诏平江伯陈瑄督濬仪真运河。

七年开扬州白塔河，寻废。白塔河亦平江伯开也。河自仪正东至扬七十余里，自扬东南至白塔河十五里许，盖古运河也。

成化三年，定濬仪、瓜二港之例。先是，仪真坝下黄泥滩、直河口二港，瓜洲坝下东、西二港，江潮往来，通沙填淤，潮不登坝，船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涸之时，发军民人夫挑濬一次。

十年春二月，撤罗泗桥，建通江通济、响水、里河口四闸。六月，四闸成，寻废。吏部左侍郎钱溥记曰：“事有出于昔人之所难而成于今人之独易者，在力辨浮议之非，坚持公道之正，故能利今而益后。若提河工部郎中郭君升奏扬州、仪真置造罗泗等闸，下总督漕运兼巡抚都御史李公裕议而成之是也。仪真面江背淮，为一都会，凡南京供应江西、川、广、云、贵等处粮货及并海诸番贡献，悉从江车坝入淮以达京师。其各船至坝，经旬需次，起若凌空，投若入井，财废船坏，不可胜算。唯罗泗桥旧有通江河港，距里河仅四里许，宜开通置闸，乘潮启闭，以便往来，船可免患。于是都宪公檄知府周君源会勘皆宜，访及故老亦便，遂不惑群议，俾从厥事，给军民夫五千，濬通河面阔十二丈，下阔五丈，高一丈，撤罗泗桥石为闸身及两翅，共长二十二丈，中通济闸长一十八丈，响水闸长二十二丈，各高一丈二尺，里河口闸长十二丈，其闸底两旁各用油灰蔴丝捻缝，牢不可坏。其兴工于成化十年甲午二月，而讫于其年六月。是月涓吉开闸，其船鳞次矢往，无复盘费损坏之虞，而军民驩震若雷。其奈市户胶于坝利，往往啗管河官兴言鼓惑，意在塞隳。郭君乃复条陈置闸有五利以闻：‘其一，船昔至坝，虽遇水平，其粮货亦雇挑堆囤，过则复挑，其费不一，今乘潮罔费；其二，昔各坝设法日不过百船，一遇风雨，又不及半，今开闸即过，岂下千数；其三，昔船过必损，须办灰麻备舱，今泛安流亡虑；其四，往年遇旱，甚至掘坝接潮以救粮运，今闸开以济；其五，往年里河水溢，决岸倒坝，修费桩草动辄千万，今遇涨开洩，不伤田稼。以此五利，可利天下，岂浮言洩水过盐之足虑哉？宜禁革以厉将来。’上可其奏，得夏潮开运，冬涸封闭以为常。府倅鲍克宽由地官主事来，恐泯其兴造岁月，乃伐石遣史过金陵请记。昔晋谢安镇广陵筑埭，北人思如召公，名召伯埭。唐李吉甫节镇淮南，筑平津堰。宋吴遵路转运淮南，于真等州置斗门十九。是皆有功于扬，然止蓄洩如坝，不免旱涝溃决之患，岂若郭君置闸启闭以时，不亦昔人所难者，而能不惮其所难而成之为独易乎？然非都宪公舍己从义，力扶公道，则郭君何以成利民卫穡之闳休伟绩哉？皆可记也，故书。”

二十一年，塞通江闸。

二十二年，开通江闸，复罗泗桥，改名曰济民。自拦潮至此计长二百八十三丈，厅三间，北向闸板九块，蔴绳十八条，铁环十八个，空地二尺五寸，守闸夫六十八名，闸耳等用如拦潮闸之高下长短，详钱侍郎溥《记》中。主事夏英记曰：“仪真县治东南隅五里许，旧有桥曰罗泗桥，桥上有港，抵漕河二里余。港两岸多民田，田以潮灌，潮以桥入。成化壬辰，郎中郭升建议废桥置闸，名曰通江闸。比因权贵者不顾漕水盈缩，舟一舫闸，辄欲开放，遂使水利走泄。而军士困于漕运启闭不时，而民田困于旱暵。乙巳，少司空杜公奉命理河道，访知其弊，用闸坚筑以土，虽可以御权贵之势，而潮以不通，民之田愈困焉。丙午春三月，予以部牒来司仪真，不数日民有包濬若岁旱，乃率数十人诣予，告请开闸通潮以济田。询之卫

县，俱难其请。越数日，告者又至，辞甚切。予遂躬诣其地为之区画，乃率包濬等至前吁曰：‘汝辈能各出所资以自理乎？’举稽颡应曰：‘某有田数亩，以半鬻而为费，则半可获，否则并数亩而俱丧矣。’乃计其费而以田之多寡为出，择其中公勤者三四人掌其事，命耆老陈荣者总督之，予日稽其成功。乃于是闸去其所筑之土以通潮，潮通则田有灌溉之益矣。闸上置板而树以亭，亭树则人无擅开之念矣。一日予视厅事，见有蓬头跣足者十数辈荷锄执钬跪拜于前曰：‘我辈得生矣！’问其故，则曰：‘田得潮水而来谢。’予曰：‘是不过因汝辈所利而利之，于我何与而以谢为？’麾之而去。桥将成，告者曰，欲得一榆木横置闸口，以防舟楫伤桥之患。其木遍求缺市，一夜潮起，闸内有木，旦视之，即榆木也。时闸下之舟首尾相衔，不知此木从何而入。众皆以为某之积诚所致。始工于是年夏六月，毕工于冬十有一月。因其桥有利于民，易其名曰济民。”

二十三年，建东关闸。东关闸，即里河口闸也。坐落城以东，响水以西，北扼漕河之上流，南通五坝之江脉。凡舟之自河而下、由江而上者，悉于是乎统会之。旧名莲花池，兹其地也。浮桥一座，以时启闭，仪真县审编桥夫二名。翰林院检讨定山庄泉记曰：“仪真东关闸，工部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以上命来督仪真，谓仪真，京师喉襟之地，转输漕运之所必由，朝覲商贾之所必涉，有京师，不能无仪真也。然仪真五坝，又非取给于东关不可。五坝盈，则蓄东关以待其涸；五坝涸，则洩东关以济其急。有五坝，又不能无东关也。是五坝者用于仪真，东关者用于五坝也。公之汲汲于此，岂为仪真计哉？京师计也，天下计也。公之用心朝廷，可谓至矣。公既闸，人有谓公于某者曰：‘仪真五坝之地，一洼沼也，以京师之大，赖其力于此寻丈之济，岂不可深虑哉？然欲为京师计，使仪真五坝不费余力而国用自充，岂有难者？昔虞文靖公《送祠天妃二使者》，谓国家之东，萑苇之泽，滨海而南者，广袤相乘，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数百里。使东南之人隄圩而田之，给牛种农具为之屯种，宽其赋之入，可省江南漕运之半，而仪真五坝之力，当亦不可费也。余谓仪真距急水河之地，高下不下数丈，使塞瓜埠，决六合野浦桥之淤塞，乃自急水河以达于仪真，长江大河，风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御？而仪真五坝，又将可以并省矣。公之所以为朝廷计者，乃不于此而于彼，何哉？’某曰：‘不然，子将以己之所涉者以料公也，公岂不知乎此哉？某以病废，所谓国家滨海而南之地，足迹未尝一至，不知果可以屯田否也，又不知虞文靖公之说行于古者而亦可以行于今也？使其可行从前之说，则屯田之入但可以省夫江南漕运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坝之力哉？从后之说，其策虽无可议，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争，使果如是，则江空水落之时而视夏潦弥漫之日，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有不同，而五坝又可废哉？而东关之闸不可废也。盖公之学有本末，故其政有缓急，缓者效大而用力常难，急者效速而用力常易。公知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后其难。而若所谓以急水河达于仪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娄君元善已上闻矣。元善之论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说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可。以某观之，公可辞乎？使公不以为难而又极其力焉，则国用尚何不充之有？公殆将以是三者次第行之。而谓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则善与人同，不求

不伎者，又岂无一道乎？知急水河之论，仪真之水未可遽达，使并五坝而遽废之，则往来京师者以救于目前。闸东关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说，以天下之事能无齟齬，使急水河之举苟有不善，则为迂谈，何以取信于上？成急水河者，屯田地也。此裁成左右之精经纶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独知之，而某窃窥见之者，公必居其一于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皆结绳，使皆野鹿则已，如欲酬酢乎其他，则计之大者亦无以过于此也。而若公者，尚可为之訾哉？’是役也，巡抚都宪李公、周公寔可其谋，管河御史姜公、郎中曹公寔赞其成，守备都指挥昌公寔同其事，而管理则有指挥张旺、知县陈吉、千户郭真、县丞谢宾、主簿李俊、刘兴、典史史述，而奔走执事，吏则丘纪，老人则潘宣、钟镇、俞梯、陈沧，而吉则尤为勤事者也。公求记，某于公非汎爱者，遂与公以商榷天下事如此，公其以某为迂阔否哉？公名英，世家吉水，育才其字云。”

弘治十四年二月，建拦潮闸。总漕都御史张题为添设拦潮闸座，便益粮运事。据南京工部主事邹韶呈：“照得本职奉本部委来仪、瓜二厂收放砖料，兼管河道闸坝。切见仪真设有罗泗桥等闸三座，旧例夏秋江涨，则启闸以纳潮，冬月潦尽，则闭闸以蓄水，固为便益。但方春粮运上京，闭闸过坝，则利归塌房，穷军受疲；冬粮船回还过坝，船多损折。况水涸水冻，浅阻河道，经月不得尽绝，是闸便于夏秋，不便于春冬。然以春冬不可开闸者，以上河为有限之水，而下江无抵坝之潮。考访《图志》，仪真东北二十里，汉建安中凿有陈公塘，筑堤造碇，蓄聚山水，灌济运河。近年以来，碇座废弛，多被军民占为田产，以致水道不通，赖有高邮、宝应、邵伯湖水支分接续。递年冬月回空粮船到来，必须大江口关王庙前打筑土坝，开沟放水，方得车绞船只，过毕未免拆卸，一年一次，劳民伤财，不能经久常便。为今之计，合将关王庙前土坝基址置造石闸一座，上接三坝、四坝、五坝至罗泗桥闸口，下通黄泥港口并直河口，俱通扬子大江。每年春月潮信速来速去时候，如赴京重载粮米到来，乘潮放进，将此闸下板关闭。水满则开罗泗桥等闸打放，省免塌房挑担脚力之费。若冬月回空船到来，正值潮涸之时，将关王庙前一闸下板堰闭，后开罗泗桥等闸放下，待潮来相接，方开关王庙前闸放出大江。纵使春冬水涸，闸不可开。若得关王庙前一闸关闭，则潮水积聚，赴京粮船得以抵挑盘，免被搁浅；回空之日，亦得藉水绞车过坝，不致虚费土坝桩木人力。一闸之添，四时之便。其造闸石桩之类，挑濬河港项下见存余剩雇工银两，取给于斯，亦甚为便。人夫于附近府卫州县起取。桩草缆银照旧收贮，以便每年修闸之用，一劳永逸。”据扬州府同知叶元呈：“照得南北军民船只运粮载货，俱从仪真各坝车放，关王庙鸡心嘴乃各坝会流之所，设造流潮一闸，其实便益军民。即今挑濬河道工程已完，见有余剩工食银二千余两，趁时选委廉干官员督造前闸。事干便益粮运重务，已经行据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都督同知郭鉉，议得仪真闸坝上高下卑，潮大时月，水与坝闸相平，往来船只易于车放。冬月潮小，江水不接，势颇陡峻，回空粮船不无守候迟悞。今主事邹韶等各呈，要于关王庙鸡心嘴闸坝会流去处，设闸留潮放船一节，既已会勘，官民甚便，粮运有益，应合准令添设。且濬河余银积有二千余两，尽穀资造，不费官库财物。”除行直隶扬州府转行委官同知叶元，就于原

报挑河余银内查照估定料数动支，委官分投领资买办，并将该用大石，着令直隶徐州掌印官公同收买，量派顺便军民船只，带至造闸处所交收，雇倩匠作，量起附近人夫，择日起工，如法砌造，具本顺差舍赛礼亲资，谨其题知，竟如议建。

吏部尚书杨一清记曰：“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仪真县新建拦潮闸成，便漕事也。仪真为漕河，自前代已然。我国家定都北方，岁漕东南粟以供京师，多此焉道，盖喉襟最要地也。顾漕河之水至是当入江，高卑势殊，河易泄且涸。宋嘉定间，守臣建白置三闸为蓄水计，寻废。再废，再举。国家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筑而坝之。舟下上必车坝乃达，不尽剥载，则不敢以举，力稍不济，舟辄坏。由是仪真之地，舸舰云委，贩鬻喧阗，罔利之徒萍聚而蚁附，居货食功，成坝是便，闸不复讲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升建议置闸，为东关，为响水，为中闸，为罗泗桥，以通于江，一时称便。独妨罔利者，煽为泄水之说，任耳者和之，闸遂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君恕相所宜，复东关、罗泗二闸，废响水，拓中闸而新之，舟复通利焉。然江滨无闸，潮无所滞，上闸既启，注不可遏，于是复起泄水之议。漕运总戎郭公鉉尝欲增置滨江拦潮闸，或谓江滨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公敷华奉勅为巡抚总漕事，有以拦潮之策献者，公访于众，扬州府同知叶君元进曰：‘元尝承檄董濬及江滨，深七尺，土黄壤无沙，闸必可置。’公曰：‘然。’遂具疏以闻。既得旨，乃会郭公檄叶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谨，会藉程物，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属仪真主簿谢聪董工役，耆民许晟辈七人分董之。度地势，定造闸之规：高一丈八尺，广二丈八尺，袤三丈，翼两东西亘加袤之二。爰琢爰斲，犬牙相入，磨礲铲碾，厓削底平，又叠石数重以固其涯，松桩栝比以固其底。凡用物以段计者，石八千九百九十；以株计者，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计，楠板四百九十；以斤计，铁二千九百八十，麻一千六百七十，篾六百七十，桐油一百；以担计，石灰二千一百三十，糯米四百八十，秫三十三。诸佣售所取直，得先年濬河羨余银千两有奇，不责办有司，故工巨而官不知费。方役之兴，监察御史冯君中行河至，顾瞻称善，为之指画，俾急图厥成。巡河郎中刘君浩继至，偕工部主事邹君韶亦督劝。群僚向风，百工子来，故事集而人不告劳，距经始之期纔四阅月耳。冯君谓闸启闭宜有定规，乃会刘君议，当河溢潮涨，则四闸昼夜启勿闭；如江势平，河水未溢，则以潮之长落为启闭。放舟滞水，两无所失。至冬寒水枯落，则闸闭勿启，传檄有司遵行之。是岁，江河会通，舟无留行，扬旗伐鼓，数千百艘于饮食谈笑之顷，视车坝之劳，固有不待较者。比秋霖潦浹旬，潮水大涨，则以时泄，不横决为堤堰害，亦惟是闸赖焉。所省漕士之费，岁当若何？民船贾舶所省又当若何？以岁继岁，吁，其不可量已。于乎！天下无难为之事，顾为之何如耳。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决，《书》曰‘功崇惟志，惟克果断’是也。安常习怠者不能为，瞻前顾后者不敢为。若是，夫孰与有为者？昔虞文靖公尝言：‘善为政者，当为其所不可不为，而不敢擅为其所不得为与轻为其所不必为，斯可矣。’是闸为漕运计，为天下计，在公诚不可不为者。然非志之崇，则曰曷仍旧贯；非力之断，则曰曷为敛怨。欲其果于有为，难矣！不然，自有闸议以来，凡历数政，终以异议者众，莫适任责，故亟举亟罢，

迄无成功。公始至而即图之，谋定而身任之，择人而委之劳，群咻众闕，屹不为变，其志与断有过人者，不于是乎征耶？然我每见世之仕者有所举动，辄为异议所沮，其同事者谓功不已出，从而媒孽之，唯恐弗甚焉。况奉行其下又无良有司，虚文取办，徒劳无益，以增兹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隳厥成者多矣。公兴是役，冯君诸贤既赞其决于上，又为之规议以图其永于下，未尝有所沮挠，而奉以周旋。又有若叶君，心计目揣，举无遗力，经营结搆，无一弗当。异者暂费而大蠲，百十年来所当为而未及为者，一旦从容为之，腾口之徒，屏息不敢复出一语，是虽公之忠信所孚，风声所动，而诸君协谋宣力，其功顾可诬哉？故并书之石告来者，俾嗣守之，勿复惑于浮言以隳前人之功也。张公名敷华，江西安福县人。”

十八年春正月，复建通济闸。兵部侍郎黄瓚记曰：“仪真县城东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君升疏言于朝，置闸曰临江，曰通济，曰响水，曰里河口，而通济当其中。方其置闸也，閭阎狙佞之家狃于坝利，往往浮言喧腾，谓有洩水过盐之患，若无事于置闸然者。及闸成，仅踰两纪，而通济遂废。盖置之既不协于其心，则废之适堕其计，虽有訏谋远识知其不可废者，亦漫无谏正，听其废焉而已矣。夫通济之所以不可废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时而遽退。船之群次于闸也，衔舳接触，无虑二三百数。以无虑二三百之船而当倏退之潮，苟无通济纾汇潴蓄，有以逗其势，遏其冲，将使跬步隔于千里，顷刻淹于旦暮，前响水而弗及，后临江而已远，其不貽浅涸损坏之患也者几希。癸亥之厄可鉴也。故临江诸闸不可无，而通济尤不可无。尤不可无，则尤不可废也。废之者，私智也；纵其废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变，曷见其的？于是南京工部分司署员外郎事何君白于总督漕运兼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公，公黻其议，檄通判扬州府事韩侯、知仪真县事马侯协力起废，而主簿唐侯暹，义官许成、夏麟、耆民柳瓚、夏宾、盛清、臧恕、张伦共莅厥事。肇事于弘治乙丑正月朏，未四阅月讫工。虽闸址仍旧，而規制加壮。适提河工部郎中张君至，捐吉启闸，飞艘舞舰，与潮下上，烝徒称便，无复浅涸损坏之溷其虑。马侯以余县人也，请书前贤置闸之难，后人废闸之易，而复之者之有光于置之者焉，且俾嗣今修饬，毋鹜私効尤，貽患于无穷。余谓柳子有言：‘贤者之兴，而愚者之废。废而复之为是，习而循之为非。恒人且犹知之，不足列也。然而复其事，必由乎贤者。’斯今之所以复通济之意乎？欧阳子有言：‘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怠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斯今之所以鑱石昭后之意乎？张公名缙，字朝用，阳曲人。成化己丑进士，历总台宪，式惠淮土，寻入为工部右侍郎。何君名屋，建昌人。张君名玮，吴人。韩侯名琚，河南人。马侯名论，辽阳人。”

正德十三年，复建响水闸。

嘉靖五年，建瓜口闸。瓜洲通江上闸一座，成化年间添造。通江下闸一座，宋徽宗修建，花园石岗，轴轳于淮汴，尉迟公监造。减水石碓一座，弘治年间添造，瓜洲闸一座，嘉靖五年漕运参将张奎奏准添造。

六年四月，诏每岁以春三月开仪真闸。嘉靖六年四月，钦奉诏书，内一款：“粮运船只

经由仪真、瓜洲二坝，盘剥雇脚，所费不貲。仪真设有拦潮闸座，春三月以后潮长之时可以通航。近年工部委官偏听脚夫、店家之言，指以泄水为由，不肯开放。管河官查照建闸初意，上河水小，自难开闸，若潮长河溢，军粮、民粮、官民船只一体循次开放，无故阻当者罪之。钦此。”

论曰：肃皇帝诏限以三月开仪真闸座，甚合天道，诞章恢恢，岂不大哉！在万世所尊守，詎容留焉。后漕臣乃为疏请开闸，率以冬杪春初，以避夏月淮洪之涨，诚为上计，然冬月楚舟溯扬子间有焉。隆庆以前，不得记之矣。万历四年十二月，飓风作，江西、湖广运船薄仪真江口，沉溺者三十余艘，坏民舟不可胜计。今年正月元日，所坏溺运船至四十有四，皆以冬月来闸河水浅，运舟不能进，而江壖一带邪直，无湾港可藏舟故也。每计苏浙之舟从瓜闸入，全楚之舟从仪闸入，不得相溷以杜争端，善矣。顾当初春时舳舻鳞凑，一遇风涛，全楚之舟坏于江口，由舟多路少故也。无如为之限列：苏浙之舟以十二月至，度正月过讫；全楚舟以二月至，度三月过讫。如遇水盈，从二闸俱入，仪浅则从瓜入，瓜浅则从仪入，何至停泊大江，为风涛摧击乎？且也，扬子江间惟北风最烈，季冬运船入江，正当其锋，少避之以俟春深，则南风必多，闸水必盈。俱以四月过淮，则淮涨率在五月，可无虑也。若今况仪真有开坝薄舟之策，策果行，又万年利也。为附于篇。

仪真县知县况于梧陈议运漕一事，关国大计。县控扼大江，为南北咽喉。地最下，水势易涸，故自江口抵东关，建闸四座，蓄水通艘。惟夏秋江潮独盛，通闸可行。冬春潮落，必蓄济而后舟楫可通。往岁江西、湖广并南京等处兑运粮米计叁千余艘，每以四月渡江，正潮盛时，随到进闸，无俟停止。迄今改运冬春之交，江潮正落，运艘辐辏，至必停泊江干，挨帮候进。每日夜承潮至，开一闸，进一度，随闭闸以俟前闸之开，缓则潮落而不及进。计一月朔望前后，潮颇盛大，一日一夜可进百余艘，其他日虽拾数艘，亦必挑盘殆轻而后能入。此群艘鳞集外江，逗遛经月，而风涛之患所不免也。备查万历肆年拾贰月内，风坏运船叁拾余号。今年正月初一日，风坏肆拾余号。上亏国课，下毙旗军。缘以湾泊无所，狂风易摧，某历览沿江处所，可开成河，便于湾泊进闸，足避风涛之险，有裨漕务者，谨条陈陆事：一曰开新河以便进泊。上、下江虽有二口进闸，然以咫尺之地，数尺之水，舟可以泳行，不可以停泊。是闸外之艘拾壹，而江上之艘拾玖，风涛时作，卒难退避。今查得上江迤西地名邓家窝至冷家湾，相去地计长贰百柒拾丈，合用开挑成河，径阔十丈，两堤岸各贰丈，底阔陆丈，长与阔共计贰千壹百陆拾丈，约银叁千肆百余两。于中民田陆拾三亩，相干开没，查照原价每亩肆两，共合给价银贰百伍拾贰两，以还各主另置。额粮例难蠲除，仍分派概县替纳。则田虽废，不至于损民；粮虽摊，不至于害众。此一劳永利之道也。一曰因旧港以加沦拓。查得邓家窝水既入冷家湾，则自冷家湾起至新济桥止，係流水小涧，计长柒百伍拾陆丈，用挑河心阔陆丈，长与阔共计肆千伍百叁拾陆丈，约共用工银壹千捌百壹拾肆两肆钱。自新济桥至钥匙河口止，亦係涧流，长叁百壹拾丈伍尺，用挑河心阔陆丈，长与阔共计壹千捌百陆拾叁丈，约用工银伍百贰拾壹两陆钱肆分。钥匙河口与奶奶庙河合流，自奶奶庙起至九龙庙

止，长肆百壹拾丈，水虽通江，亦多淤浅，仍用挑河心阔陆丈，长与阔共贰千肆百陆拾丈，约共用工银肆百玖拾贰两。自下江口起至拦潮闸止，计壹百肆拾丈，久未捞浚，壅滞日积，合用挑河心陆丈，长与阔共捌百肆拾丈，挑深伍尺，计肆千贰百丈，共用工银壹百陆拾捌两。已上肆处，通该工银贰千玖百玖拾陆两肆分。如是，则大江水自邓家窝入冷家湾，达新济桥，蹈钥匙河，会上江口奶奶庙，抵九龙庙河。而下江口水亦流入，交会于闸口，迢递拾余里，可容贰千余艘，鱼贯进泊，渐次入闸，庶几避险道，泛安流，而风涛不足虞矣。一曰设板桥以利攸往。邓家窝一带既挑，则新济港为运艘必由之处，而石桥间阻，殊为不便。合将前桥中圈拆开，仍设板木拖桥壹座，船到掣去，船过搭行，上不妨商民之往来，下不阻运艘之出入。一曰去淤塞以遄漕行。看得拦潮闸起至东关，响水闸止一路漕河，并各闸底久未捞浚，日甚淤滞。又看得东关起以及梅家沟、梁家湾、太子沟至石人头止，计长肆拾伍里，隆庆肆年虽经修浚，今复寔淤，通流水深不过贰尺余。至于梅家沟约壹里许，太子沟约半里许，水不过踰尺，淤浅尤甚。但查合用工费不下叁千余两，而数千艘赖以永济，亦非小补。一曰修旧闸底以免盘剥。闸板宜高，用以障水而不洩。闸底宜低，便于进艘而无碍。看得响水闸外潮鲜至，内流愈涩，船艘经过，必须挑盘罄空方可挽拽而进。缘以闸底高昂，水不满尺五，无惑乎度越之艰也。且逐一挑盘，前艘既滞，后艘益壅，不惟糜费军需，抑且稽迟运务。合无将本闸拆开，重加浚凿，闸底深下贰尺，砖石板木添新换旧，量加修理，其工价亦俟临时修举估用，庶蓄济深，艘行无阻，下便商民，上益军国，其利溥矣。一曰建新石闸以裕蓄济。湖水至叁汉河口分流，一去瓜洲，一来仪真。瓜地下，水去峻急；仪地稍平，流来迂缓。备查东南运艘，由瓜闸进；西南运艘，由仪闸进。瓜闸一开，水易奔赴，不惟仪闸之流枯涩，而扬子桥一带河身亦致浅涸，艘行至彼，辐辏鳞叠，又成壅阻。揆厥所由，盖水直洩于瓜故尔。合无将叁汉河通瓜洲口上建石闸一座，粮艘至则开此闸以导其入；粮艘过则随闭此闸以待其停蓄，则水不泛行，流可长逝，纵群艘纷至，而行道九达，又岂有排挤不前之患也？

隆庆四年七月，始榷仪真船税。隆庆四年七月初六日，总河右副都御史翁为设处钱粮以济工程事，疏略曰：“漕河之工，在宝应，则当开越河以避湖险；在瓜洲，则当建闸座以通漕船；在清河，则当疏鱼沟以杀河势；在丰沛，则当筑华山以遏横流。臣又欲在徐、邳、滕、峰之间，开凿新河以远河横之患，通计所费约数十万金，而堪动钱粮则百无一二。顾成大事者不惜费，图永逸者不辞劳，敢谓钱粮难继，不思区处乎？臣查得淮安设有东坝者，平江伯陈瑄恐新庄闸口淤塞，即令粮运与官民船只车坝往来，未尝曰民船由坝，官船由闸也。正德年间，奸民射利，曲禀漕司，于靖江浦别建仁义坝一座，乌沙河又建方家闸一座，市井虽遂车盘之利，而商旅受困矣。去年漕河既阻，盘剥愈难，烦费益多，商旅益困，每央士夫嘱放，辄费银七八两。乃知黄水坏漕，皆从新坝漫入，是设新坝之害也。通济闸内外每每淤澱，是不通船之害也。臣今先挑东坝，以便车挽。又于新坝之上，筑有大堤，以防决溢。若明著条例，除夏月粮船盛行，商船民座俱不许由闸外，其余月分，梁头一丈六尺以上者，税银五两；一丈四尺以上者，税银三两；一丈以上者，税银一两；由仪真闸者，递减税之。民座船虽有

私批，一体征税。听管闸主事监督准、扬二府查收。一丈以下者，俱令由闸。大约一年可报数万辆，且商船利涉，户部钞税愈多。若以洩水为言，则江潮淮水皆从外河进入，湖水患其太盈。臣所亲视，商旅愿出于途，在此举也。”疏奏，下工部覆议，上如部议，遂定船税。翁公名大立，浙江余姚县人，今官南京兵部尚书。

六年八月，建瓜洲二闸。始榷瓜洲过闸船税。总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万题：“为恭报瓜闸告成，速济新运事。据南河工部郎中吴自新、管漕参政潘允端、扬州府知府贾应元会勘得瓜洲花园港、猪市二处皆可通江，但猪市临江最近，河水直洩，中无盘旋之势，不无可虑。花园港至时家洲相去六里，河身宛转，水不直下，再将河道开辟，以便停泊。相应于此创建二座。具呈详允。随督率扬州府知府贾应元、同知陈大可等各督役催工，采石运料，濬河开渠，分投任事，群力毕集，于隆庆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兴工，至本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闸河渠俱告完，理合呈报。臣惟国家漕运四百万石，而过瓜洲坝者独二百万石。百七十年挑掣车盘，军民劳苦，船泊江岸，累患风涛，湖水弥漫，隄岸冲决，科道诸臣屡经条议建闸，竟成道谋。仰荷我先皇圣谟独断，成二百年未成之功；庙堂主持，决五十年不决之论。一时在工诸臣，或议于始，或成于终。惟早运以为期，乘冬融以敏事，不百日而二闸之功屹屹，踰六里而新河之水滔滔。吴浙方舟之粟，直达于湾；高宝巨浸，建瓴而下。既免挑盘雇剥之苦，又无风波险流之虞。新河所占，虽失之民田；运隄偿还，又得之铺店。粮运方竣，商舶由之，远近喧腾，上下感激。此成我皇上万世之图，军民百姓之利也。先是，臣等虑恐江北瓜洲之闸既已速建，而江南京口之闸不能早开，未免滞运，已经案委潘允端将苏、松、常、镇一带河道大加开濬。又虑瓜、仪分水三汊河，水势大趋瓜洲，未免分夺仪真河流，以致浅阻，又经牌委贾应元于三汊河创建吊桥一座，东流水势务令平分，是从浙江以至张家湾，水路三千余里，冬间亦可直达，即吴浙之运，十一二月亦可开帮。自此与江西、湖广征发相同，皆由新皇御极，地道变迁，血脉贯通。臣等目击其盛，惟有感荷福泽而已。再照仪真之闸抽分船税，河道大工，全赖于此。今建瓜闸，办料雇夫，费及万金，悉取诸宫中而用之，全不累民，工得速就。今瓜闸既成，相应比照仪真事例，使昔之由坝者许之由闸，一体抽分，则仪真无走船走税之虞，瓜洲得修河修闸之利。在商舶就安而去险，欢呼乐从；在编氓取盈以济虚，分毫无累。其瓜闸船税，就令仪真主事带管。该闸应设闸官、闸夫，即以本镇原有闸坝官夫改用，不必另行铨选编金，此尤全利而至便者也。伏乞勅下该部，覆议施行，国计幸甚，河漕幸甚，民生幸甚！”疏入，下工部覆议，上如所请。

九月，革瓜洲添设关税。论曰：罢瓜关税，善矣！然以仪东关视之，犹所谓甲乙陂也。在原题俱所未载，在诏书俱所宜裁。论税者乃一彼一此，是言二五而不及十，政之平宣者若是与？或曰，詹弋阳请之而不果，徐宣城革之而未竟，子何不遂竟之？嗟乎！难言矣。

万历元年八月，筑闭瓜洲闸，罢过闸船税。议者以闸开水数为洩，每岁运船及白粮船过时，度可三月而尽，于是仅开三周月，运船过讫，即塞之，遂罢过闸船税。

正统八年三月癸未，濬瓜洲坝东港。洪武间，瓜洲坝有东、西二港。永乐间，废东港坝

为厂以貯材木。正统初，廷臣议徙木濬港，未果。至是督漕总兵官都督佥事武兴言坝废港塞，惟舟往来迟延，且舣泊大江有风涛之虞，请俟秋成于镇江、扬州二府僉夫七千余人修复。从之。

“漕運史視角下的江南”工作坊

通訊錄

姓名	單位	郵箱
科大衛	香港中文大學	davidf@arts.cuhk.edu.hk
賀喜	香港中文大學	hsslittle@hotmail.com
趙世瑜	北京大學	twizsy1959@hotmail.com
鄭振滿	廈門大學	zhengzhenman@gmail.com
胡鐵球	浙江師範大學	htqiu_1969@163.com
趙思淵	上海交通大學	ti48@163.com
周健	華東師範大學	zhoujian2013@vip.sina.com
張笑川	蘇州科技學院	zhangxchuan@126.com
劉志偉	中山大學	hsslzw@mail.sysu.edu.cn
吳滔	中山大學	wut@mail.sysu.edu.cn
謝湜	中山大學	hssxs@139.com
于薇	中山大學	23825121@qq.com
潘明濤	中山大學	lanzhitanxi@163.com
金子靈	中山大學	jkworkmail@163.com
阮寶玉	中山大學	ruantubao@163.com
張程娟	中山大學	hsszcj@139.com
張葉	中山大學	670539323@qq.com
易嘉碧	中山大學	915954302@qq.com
陳文妍	香港中文大學	wenyan.chan@yahoo.com.hk
凌艷	香港中文大學	lingxiaoceng@foxmail.com
程美寶	中山大學	hsscmb@139.com
張侃	廈門大學	zhangkan210@163.com